

第二連

維任諾夫著

第　二　連

（保加利亞）維任諾夫著

北　棠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Павел Вежинов

ВТОРА РОТА

据保加利亞作家出版社 1953 年出版的"維任諾夫中篇小說集"(П. Вежинов. Повести, Български Писател, 1953) 譯出。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4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618　字數 88,00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5　插頁 2

195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5000 册

定價(6) 0.44 元

在綠桌子上寬大的托盤里擺着早点：匈牙利的黄干酪、黄油、烤面包和橄欖。菩提樹茶① 的扑鼻香味充滿了窄小的房間。团長在一片薄面包上仔細地塗着黄油，同时把自己那双短腿舒服地伸到桌子底下。热茶的蒸气燻热了他的眼鏡，使他那紅潤的臉变得更紅了。屋角里的土耳其式的火爐的火光也照紅了他的兩頰，擦得亮亮的鋁制茶壺正在火爐上冒蒸气，盖子在跳动。

有人輕輕敲門。沒有等回答就走进来一个副官，立正后恭恭敬敬地报告：

“有一位軍官在外面等着，上校先生！”

“什么軍官？”上校不滿意地問。

“一位什么上尉……剛从保加利亞来……派到我們团里来的。”

团長气呼呼地从眼鏡上面看着他。

“他就不能等一会兒嗎？”他不滿意地嘮叨說。“你的这位軍官可真性急透了，在人家吃早点的时候也要来。”

---

① 保加利亞人習慣用菩提樹叶冲茶。

"他早已等了半点鐘了，上校先生。"

"你看！"团長惊訝地說，"剛一到就跑来求見，这样勤快性急的人应当馬上送到第二連去。"

"什么第二連？"副官恭敬地但并不感兴趣地問。

"我們有一个……这样的連……"

"怎么样？上校先生，讓他再在外边等一会兒嗎？"

上校不胜惋惜地看了看沒有吃完的早点。

"好，讓他进来吧！"他把手一揮說，"可是不要忙……至少也得讓我穿上皮靴……"

上校吃力地哼着、喘着气，終于穿上了自己的柔軟而舒适的皮靴，他的臉由于弯腰和肌肉緊張而变得更紅了。他吃力地在椅子上直起腰来，摘下了眼鏡，塞到抽屜里。去掉眼鏡，他的臉看起来更加嚴肅、更加有軍人气概了。

一会兒以后，响起了敲門声，跟着走进来了一位陌生的軍官。瘦瘦的、矮个子，約莫三十五歲光景，長着一副黑黑的、坚毅的、嚴肅的面孔。他的表情不活潑也不开朗，他那一双被睫毛遮住的黑眼睛投出安詳而稍帶冷淡的目光，使上校立刻覚得不好意思了，他是因为屋子里的暖气、丰盛的早点，甚至是因为他自己松弛的、脂肪过多的身軀而不好意思的。軍官向前走兩步，敬了礼，并自我介紹說："上校先生，迪莫·格奧尔基耶

夫·曼奈夫上尉来見您，我被任命担任您所領导的团里某連連長的职务。”

“請坐，上尉，”团長說，一边稍微眯細了眼睛看着他，接着又加上了一句，“您和曼奈夫上校沒有什么关系嗎？”

在上尉的目光中頓时掠过不滿的神色。

“完全沒有关系，上校先生。”

团長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皺了皺眉。曼奈夫上校虽然是旧軍队里的軍官，但現在正在指揮着一个师。

“請坐，請坐，”他有点干巴巴地說，“請把任命狀給我吧……”

团長很快地審閱了一下証件，接着抬起眼睛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軍官。他穿着一件全新的、还顯得不大貼身的軍大衣，肩上略微聳起；脚上是一双粗糙的、坚硬的、不合脚的靴子。团長从他的外表什么也看不出来，于是朝他的手望了望：看起来是最普通的——可能是教員的或者是职員的手，事实上他一点也不像这种人。至少——从他的举止看来，他像一种在他上面沒有很多上級的人。

“請听着，上尉，”上校說，“我將要把斯拉夫切夫少校那个营里的第二連交給您。不瞞您說，它并不是一个好連队。我把它交給您，是因为知道您是个勤奋的軍官，相信您会把它搞好的。”

“謝謝您的信任，上校先生。”

团長从他的声音或臉上都看不出他到底是乐意这种奉承呢，还是感到不滿。

“祝您工作順利。”上校一面說着，一面把手伸过去。

“謝謝，上校先生。”

曼奈夫上尉情緒低落地、沮丧地走到院子里。他剛从那悶热的香噴噴的房間走出来，清新寒冷的空气立刻扑到他的臉上。天空高朗而明淨，太陽光閃爍在鄉村屋頂的白雪上。上尉在院子中間停了下来，随便地看着哥特式教堂的高大的、像鉛筆似的鐘楼。不知道为什么——他感到心里很乱、很不安。第二連！这个第二連是什么样子？不，一定得去找副团長商量一下。曼奈夫上尉向四周看了一下，叫住一个拿了一碗茶在大街上走的战士。

“喂，小伙子，副团長住在哪里？”

战士站住了，把茶碗放在雪上，然后他望着街的尽头，用手指着說：

“看，就是那座房子，上尉先生，在街角上——黄色的……就是在房簷下掛着辣椒的那座房子，看見了嗎？”

“看見了，看見了。”上尉笑笑說。

“在那兒……你一到那兒，上尉先生，就会看見院

子里停着一輛他的小摩托車，一輛綠色的……很漂亮的摩托車！”

“好，好，”上尉打断他的話說，“謝謝……”

战士滿意地微笑着，拿起了冒着热气的軍用碗。碗下边已經留下一圈融化了的雪。上尉猛然想起了一件事。

“等一下！”上尉又問，“他叫什么名字？”

“誰？副团長嗎？”

战士又一次放下軍用碗，很高兴地說：

“副团長叫阿塔納索夫……派特科·阿塔納索夫少校，上尉先生。他是普罗夫迪夫州拉赫曼利人。我也是那边的人，是土里亞人。上尉先生，副团長曾在那些地方打过游击。听說他在代尔曼卡曾經击斃了雄獅連連長阿波斯托洛夫上尉。我們的副团長很行，不是过去时代的人……”

曼奈夫上尉这次注意地傾听了战士的解釋。“他很行，他很行，”他想：“可是第二連不行。”

听过这样詳細的解釋以后，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那所房子。在房簷下掛着的一串紅辣椒下边，一位穿綠色軍用汗衫和馬褲的年青人正在那里嘩啦嘩啦地洗臉。上尉躊躇地站住了。肥皂沫使他看不到对方的臉，但是，那滿是肌肉和健壯的軀干，不知为什么使他联想起一位俯身工作的木匠。只有漂亮的軍官皮靴暗示着这人可能是

副团長。他嘩啦嘩啦地洗着臉、噴着水，最后又掬了几捧水，才伸手去拿毛巾。

“少校同志！”上尉沒有把握地叫道。

年青人抬起了头，几滴水从他濕漉漉的臉流到頸子上。他笑了笑，高兴地說：

“什么事？同志。”

“我是曼奈夫上尉，因公来找您。”

“請到里边来，同志，”副团長說，“来吧！外边很冷……”

屋子里很暖和，有烟，有一点燒焦木头的气味。桌子上乱堆着小册子、書和一大堆紙煙盒。書架上、窗台上甚至在地板上都有書。床上随便扔着軍上衣和黑白方格的土布襯衫。

“請坐，”副团長說，一边用力擦臉，“請拿开那把椅子上的書，坐下吧。”

他很快地穿上揉皺的襯衫和上衣，然后在床上坐下。他那含有笑意的、深黑色的眼睛友好地看着軍官。这时曼奈夫上尉才注意到副团長是个十分年青的人，他的开朗和友善的臉使得上尉立刻感覺到愉快和放心了。

“唔？”他問，“什么事？”

“說实在的，沒有很多事情，少校同志。我剛从保加利亞来，被任命到您的团里来工作。我剛才已經見过了团長，他把我派到斯拉夫切夫少校的营里……”

上尉沉默了一会兒，又侷促地接着說：

“团長派我到第二連……就为了这个想和您談談……”

笑容并沒有从副团長的臉上消失。

“是的，”他說，“我們应該談談这件事。讓我們先吃早点吧！看起来您还沒有吃过早点吧……”

“还沒有。”上尉表示同意說。

少校站起来，把黃牛皮紙包着的一塊黃干酪、橄欖和面包放到桌上，最后还拿来了一个圓鉄罐。

“这是哈尔瓦糖①，”他笑着說，“我們不能埋怨了，保加利亞并沒有把我們忘記。一个禮拜以前，我們收到了一个点心合作社工人寄給我們的一大包禮物，在我的小包里还有一封信和一双毛袜。我已經收到过好几双毛袜了……”

过了一会兒，副团長嚥了几口干面包以后問：

“您参軍以前做什么工作？”

“我是化学工程师，”上尉回答說，“在一个榨油厂工作……”

“哦，这很好！”少校点点头說，“我在中学时就喜欢化学。”

“化学是很好的一門科学，”上尉同意說，“特别

---

① 哈尔瓦糖是一种用花生或向日葵子制成的酥糖。

是像我所学的实用化学。我們工厂有設备很好的实驗室，工人們又都是挺好的小伙子。我和他們相处得也不錯。是个很好的工厂，但是过去一直是用最残酷的剝削方式来經营……”

副团長不声不响地仔細看着他。

“您加入什么党了嗎？”他問。

“是的，加入了工人党……”

“很久了嗎？”

“最近才入党，”上尉安詳地回答說，“但是我很早就跟工人們有了联系……”

“啊，这样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副团長如釋重負地回答說，“老实跟您說吧，我对第二連曾有过另外一种想法，現在旣然您是党員，我們可以一起商量一下了……”

“这个連队不大好，是不是？”

“十分不好……当我們离开斯来姆到匈牙利来，經过多瑙河的时候，这个連差一点暴动起来。那时我就想把它解散，但后来决定等一等，看过一段时候是不是能够整頓好。一直到現在还是那样。哪兒丢失了什么东西——第二連！哪兒有喝醉酒的——又是第二連！我經常听到关于它的各种各样事情。簡直伤透腦筋了。”

“可是您怎样解釋这种情况呢？”上尉問。

“啊！我不知道該怎么說好，……从副营長的报告

里什么問題也看不出来。据說軍官們不大好，这是可能的！您知道，我們这里的軍官大部分是旧人。当然囉，有正直的，但是也有另一种暗藏的犯罪分子。他們中間的一些人甚至有意識地搞破坏活动。也許在我們这里也有这种人，但是我不能完全肯定。”

“难道不能調換一下軍官嗎？”曼奈夫上尉小心地問。

副团長沉默了一会兒，然后不大高兴地說：

“我試过……但是您知道我只是副团長而不是团長。我的权力有限。我跟团長談到过这件事，他竭力反对。后来我才知道这里面也有师長的意見……他坚持不許調动軍官，所有的軍官都要維持在原来的职位上……”

“但是到現在为止誰在指揮第二連呢！”

“利切夫，”他說，“利切夫中尉……可惜得很，我沒有任何更多关于他的材料。我只知道他是个后备役軍官，而不是現役軍官。誰知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也許是一个不学無术的人。总之，我必須承認我对这个連队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一方面这是我的缺点，另方面是最近我在团部的工作非常忙，沒有时間跑到营里去，更不用說到連队去了……除了利切夫，那里还有一个軍官……等我想想……，中尉……中尉，唉，沒关系——他好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們这几个人湊在一起一定很有意思！”

“情况就是这样！”少校聳聳肩說，“您怎么想呢？是不是一定得解散？……”

“解散这个連队嗎？”上尉嚴肅地問，“不，無論如何决不……讓我再試試看。甚至于在化学上，您自己也知道——沒有不能还原的东西。在工厂工作时，我曾經从最坏的原料中榨出很好的油来。当然囉，一个人首先需要关心和热爱自己的工作。”

副团長往后一靠，松了口气說：

“但願这一次我們把事办好，但是仍然要小心！油和人並不完全是一回事。跟人打交道更复杂一些——需要健全的神經和更多的策略。当您遇到較大的阻碍时，請到我这里来，上尉同志，一定要来呀，兩个人在一起考慮問題，事情就会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副营長是怎样的人呢？”

少校几乎看不出地皺了皺眉。

“請直接来吧……关于副营長，我該怎么說呢——他不是一个坏小伙子。我們在一起打过游击，我記得他在游击队里就是一个沉默、不开朗和不好交际的人。說到勇敢——他是少有的，是个令人佩服的、坚强的共产党員。但是看起来好像不适于做干部工作，不适于做軍人……我回想起：我們一圍聚在爐火旁，就聊天，說笑，可是他却躲在一边，能一連站好几个鐘头不說一句話。”

副团長低下了头，他那年青的臉好像在不知不覺中变得憔悴和黯淡了。后来他把手一揮說：

“唉，但願会好起来……可是您……来吧，为什么您不吃早点呢……請吃点哈尔瓦糖……”

副团長掏出小刀来，慷慨地把糖切成許多相当大的塊兒，在吃过烤干酪以后，哈尔瓦糖也就很容易嚥下去了。① 两人談到祖国、談到苏軍前綫的消息、談到人民法庭、最后甚至于找到了共同的熟人。少校高兴起来了，屋子里又响起了他那年青的、嘹亮的笑声。曼奈夫上尉听到这笑声，使得他的最后的一些疑慮也消失了。害怕已經过去了，擺在面前的困难在激动着他，吸引着他，忽然他感到坐不住了——快一点去吧！快一点看看吧！

“恐怕我該走了吧！”他不安地說，“我怎样才能找到連队呢？”

“这不难……从这兒走过一条街就是供給站——經常有馬車到各营去。請您問一下战士們，他們就会告訴您……”

曼奈夫上尉站起来，扣上軍大衣的紐子。副团長把他从头到脚仔細地端詳了一下。

“您的靴子不行，”他說，一边在考慮什么，“您

① 哈尔瓦糖非常甜膩，不易下嚥，但是烤干酪更干澀难嚥。

穿着这样的靴子，很难在战士面前有威信……”

上尉难为情地看着他。

“这双是庫房里最好的了。”他回答說。

“等一等，讓我想想办法……我有一双很好的皮靴，我猜想您穿上也会合适……”

副团長从床底下找出一双漂亮的上等皮靴。他看了一下，撣了撣土，快活地說：

“这双靴子是我穿过的，可是还不坏……正相反，剛好穿軟些，正合脚。您不要客气，試一試……假如您能穿，我們就交換一下……”

上尉穿上新靴子就改样了，現在他已經不像剛穿上軍裝的新兵，而像部队里的軍官了。副团長把他一直送到大門口，緊緊地跟他握了握手。

“好，祝您順利！”他热情地說，“您有需要的时候，就到这兒来吧，不要忘記到这兒来……”

曼奈夫上尉匆匆往供給站走去。在一座黄色房子門前杂乱地停着十多輛馬車，等待裝貨。馬輕輕地喘着气，不时地搖晃着套在牠們頸上的帆布粮秣袋。战士們在馬匹中間走来走去，把馬被盖在牠們那热烘烘的潮濕的背上，亲暱地拍拍牠們。在馬車行列中散發着馬糞和發酵的干草的气味。

曼奈夫上尉朝着一羣正在高声吵嚷、爭論着問題的战士們走去。

“有沒有斯拉夫切夫少校营部的人？”他問。

“您要那一連的？上尉先生。”

“第二連的……”

一个豎起了領子、放下耳套、几乎看不見臉的战士，嚴肅地說：

“有，有，上尉先生！”

接着他轉向馬車，高声喊道：

“喂，第二連，有人找你們！”

在一排車的另一头有人不高兴地答道：

“請等一会兒，我現在有事。”

“讓他在那里吧，我去找他。”上尉說着就朝着那輛馬車走去了。

軍官开始在馬車中間鑽来鑽去。馬把头轉向他，那又黑又大的眼睛溫馴地望着他。虽然他从来沒有在乡下住过，但是馬和干草的溫暖的香味奇異地激动着他。他小心地伸出手去撫摸牠們那像絲絨般的溫暖的鼻孔。馬对着他的手掌喘气，不滿地搖晃着头。在第二連的馬車旁边，一个战士正在勒緊馬的皮帶，同时低声吹着一支模糊不清的曲子。他那弯着的后背，軍官好像在什么地方見过似的，吹着的曲子也是軍官所熟悉的。

“战士，你是第二連的嗎？”他問。

战士冷冷地看了看他，后来又盯住他望了一会兒，忽然臉上顯出了光彩。

"啊，工程师先生！"他喊道。

曼奈夫上尉立刻就想起他所熟悉的是什么人了。

"你是迪米特尔嗎？"

他非常激动；在离开祖国的地方遇見熟悉和亲近的人眞是件愉快的事情。虽然他几年以来每天在工厂机械部看見他，但是今天他才感覺到廸米特尔是个眞正亲近的朋友。他想要热情地跟他握握手、拍拍他的肩膀，但是他沒有这样做，他从来也沒有这样做过。只有他那双甚至于在副团長面前也沒失去矜态的、稍帶冷漠的眼睛，現在变得热情而友善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工程师先生。"战士很快活，他兴奋地急忙問。

"像大家所干的一样——战斗！"軍官笑着說，接着又驚訝地問："你眞的是第二連的嗎？你看多巧！"

"那你呢？工程师先生，你干嗎到第二連来？"他立刻拍拍自己的前額。"哎喲，你别是被派到我們这兒来的吧？"

"就是派到你們这兒来！好吧，你拉我走嗎？"

"你看，你看。他們可給你安排得不錯。"他說着，笑得嘴几乎咧到耳边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們走吧！再等一下，我把袋子收起来……"

当战士在車旁收拾的时候，曼奈夫上尉很感兴趣地

观察着他。到底是軍服把他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不像那个过去在工厂里的机械員——高高的、健壯的軀干，脸晒得黑黑的、袖口挽起来的小伙子了。現在軍服使他顯得很不自然、不灵活，甚至稍微令人感到有点可憐。他的軍大衣太短了，靴子又矮又寬，靴头像一只船似地向上翹着。他的一双机工的、粗硬的手可笑地伸在袖口外面。只有他的臉仍是老样子——依旧是黑黝黝的、瘦瘦的、嚴肅的。战士轉过身来。

“工程师先生，好了！”他笑着說，“上車吧……”

迪米特尔熟練地把車从一排馬車中間駕出来，走上了公路。車輛在踩得很結实的雪上滚动。太陽高高地懸掛在屋頂上方，雪慢慢在溶化。剛拐过弯对面就来了一輛卡車，战士急速地把車駕到一边。

“你什么时候学会赶馬車，赶得这么好？”等卡車过去以后曼奈夫上尉問。

“战爭使我們学会許多东西，”战士回答說，“开始的时候挺难，一会兒把馬籠头放歪了，一会兒又把皮帶搞錯了，可是最难的还是套繮繩。你知道我不会把該死的鉄环套到馬齿中去，总覺得牠会咬我的手指头。”

兩个人都笑起来了。迪米特尔拿出一盒弄皺了的烟，請上尉抽煙。

“你什么时候从保加利亞到这兒来的？”他問。

“昨晚才到……”

"啊，原来是最近……那么有什么新聞？"

"一切都很好……这兩天等着判决从前的部長和攝政呢……"

"不会把这批猪仔輕輕放过的！"迪米特尔咬牙切齿地說，"咱們的工厂怎么样了？約尔达基耶夫还躲着不見人嗎？"

曼奈夫上尉微笑了。約尔达基耶夫是工厂厂主。

"他已經开始露面了，"他說，"只是变得非常和藹，非常客气。他已經不像从前那样整天呆在办公室里了，有时也下来跟工人們在一起。有一天我居然在机械車間里碰見他——拍拍工人們的肩膀——同志長，同志短的！当然，工人們幷不喜欢这一套，他們皺皺眉头就想法溜走了。"

"混蛋总归还是混蛋！"迪米特尔唏嘘地說，"眞是才几天不見他也掛上紅条了①。"

"你怎么知道的呢？他簡直一点都不害臊。現在他还坚持要增加工人的工資，甚至正式向工厂委員会建議……"

迪米特尔生气地把紙烟扔了。

"他可想得好啊！这样他什么都不损失了，对不对……"

① 意即裝成進步的样子。

"工厂委員会当然拒絕了。我們不会讓工人的工資也跟着物价上漲，因为这样对我們不利。但是这件事产生了令人不愉快的影响，大多数人都生我們的气，几乎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厂主比工厂委員会还心疼工人。塔乔夫利用了这个机会到处說反对我們的話……"

"你們还留着这个厂主的走狗干什么？"

"征集他入伍了……还有在倉庫工作的兩个小伙子和尼科拉·曼多夫……"

"嘿，把他也征集了？那么現在誰是党書記？"

"斯托揚·代科夫……"

迪米特尔想了一会兒，然后犹豫地說：

"他不坏……不过我看他就是有点粗暴。"

"沒关系，会改正的。人担任了負責工作就变成另一个样子了……"

迪米特尔又沉默了。

"工程师同志，你看見我的老婆到工厂去了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問。

"你看我怎么会給忘了！我入伍前兩三天看見她帶着小孩到工厂来領你的工資，她跟我打了招呼并且告訴我說家里很好……"

迪米特尔的臉有点發紅，为了掩蓋自己的害羞，他用力地打了馬一鞭。車立刻跑快了，在不平的公路上顛簸着。馬車已經走出了村子。在他們面前伸展着平原，

雪盖满了整个大地，一層薄薄的冰被太陽光照得光彩夺目。只有稀稀落落地儿叢新的細小的樹林像一色雪白中的黑花边。冷風从空曠的田野上刮来，曼奈夫上尉牢牢地裹緊了大衣。他的紙烟被風吹熄了，只好把它丢掉。已經跑累了的馬又慢慢地走着，冒出一团团白色的哈气，很快就在嚴冬的冷空气中消失了。

"这里离前綫远嗎？"軍官問。

"有十五公里……可是連队离这兒要近一些，只有兩三公里。他們一定告訴你了，我們团是后备团……"

"对，我已經知道了。"上尉点了点头，然后嚴肅地說，"迪米特尔，現在你跟我說說这个第二連的情況吧！"

战士的臉馬上变得很焦慮，还好像有一点不好意思。

"工程师同志，說眞的，連队不怎么好。"他說，"我曾經三次入伍当后备兵，但是这样散漫的战士，我还从来沒有看見过。在整个前線也沒有像我們連这样的战士。我看这些战士……他們并不是很坏的小伙子，但是好像从保加利亞出發的时候就变坏了。我們連队是最后領到制服的，尽是些别人挑剩下的破衣服，給各个連队都發了水壺、羹匙、飯盒，可是我們却三个人用一个飯盒吃飯。皮大衣不够半个連队穿的，战士們用的軍用碗是沒有鍍过錫的破碗，用起来是会中毒的。起程时，

只随便發給我們一点干粮，但是沒有人管我們——我們兩天就吃完了。后来，到了行軍的末了，大家都餓极了，簡直只想到哪兒去偷……”

“怎么沒有人管你們？”上尉急躁地打断他的話說，“你們不是有連長嗎？”

“別提連長了！”迪米特尔憂鬱地說，“別的連長整天跑来跑去忙着領發下来的东西，可是我們的連長总是造名單、造名單，直到过期了，什么也沒給我們剩下。就是在这里，在前綫——也是那样。有慰劳品从保加利亞运来时，我們虽然最窮，可是什么也得不到，而別的連队都有份。簡直令人感到奇怪！而且我們也不像別人那样能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唉，你看，我很久沒有接到我老婆的信了，所以心里很惦記着她……”

曼奈夫上尉深思地看了看战士。

“你沒有想到过这种事情会不会是故意搞的？”

“我不信，”迪米特尔不滿地咕嚕說，“連長对战士們还不錯，护着他們……过多瑙河的时候战士們差一点暴动，他們要往回走。战士們說：‘您領我們到哪里去呢？我們还要把德国鬼子赶到哪里去呢！我們不是已經把他們赶出保加利亞了嗎？’假如不是連長照顧，我們全会完蛋了，但是他到上边——一直跑到他所認識的师長那里，事情才平息下来……”

“那么，照你說他是不称职了？”

“恐怕是这样……他不懂得怎么工作。”

“可是他在政治上怎样？他难道没有跟你們談談保加利亚的情况……談談战事的情况嗎？”

“沒有，”迪米特尔搖搖头說，“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想怎样更容易把差事混过去，跟所有的人都处得很好。所以他一点也不注意紀律……稀松平常地……”

“另外那个軍官呢？”

“他也像副連長一样……工程师同志，有什么办法呢……我們一开始就沒有遇到有良心的好軍官。这次但願你帮我們搞好……”

曼奈夫上尉沒有回答，若有所思地注視着汗淋淋的馬背。僅僅在一小时以前，他还迫不及待地想赶快看看連队、开始工作，可是現在他的心已經扭成一团了。战士講的那番簡單而又有些扫兴的話，使他知道了那么許多令人不愉快的、出乎預料的瑣事，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习慣于井井有条的实驗室和固定的用具——每个試管都有它自己固定的位置，每一种化学葯剂都有貼着标籤的瓶子。这些生活瑣事往往使他厭煩，使他不愉快。在副团長那里，他把新的工作想像成同他自己的性格是衝突的，在这項工作中需要机智和頑强的精神，可是現在他立刻發現他必須跟沒有鍍錫的軍用碗、丢失了的飯盒和破皮靴打交道。誰知道迪米特尔的議論是不是扯謊呢。也許他也受了坏的影响，也

許这些事情对他的头腦說来是过分复杂和混乱的，所以才說了上面的一番話。

他們很快就进了村子。陽光已經照得很强烈了，在背風的小巷里，雪开始溶化了。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这兒不久以前有过战斗。房子的牆上留下了槍彈和小口徑砲彈的新鮮痕跡——到处有倒塌的牆，拆空了的門洞、被剝了皮的樹，木头心还沒有变黑。在村子中間，一門被击毁了的高射砲在一边聳立着。爆炸使这門高射砲扭曲得很利害，它的零件也都扭弯了，好像有个巨人用沉重的拳头突然打了它一下似的。迪米特尔拉住了韁繩，馬車就在沒有圍牆的寬大的院子前停住了。

“工程师同志，我要在这兒卸車了。”他說，“連部就在对面。”他用皮鞭的尖头指着一座矮小的、搖搖欲倒的房子說，“不过我想中尉不一定在那兒……”

“你想法去把他找着，叫他立刻到我这兒来。”曼奈夫上尉說，他的声音里第一次帶有坚决的首長口吻。

“是，工程师同志。”

曼奈夫上尉从車上跳下来，微微一笑。

“我已經不是‘工程师同志’了”，他說，“我是你的連長。”

“是，上尉先生。”迪米特尔鄭重其事地回答。

連部的門沒有鎖上，可是里面却沒有人。窄小的房間冷冷清清，滿是塵土而且很乱。地上到处丢滿了香煙

头兒、紙煙盒和一塊塊沾了油的包东西的碎紙。从桌子上一層薄薄的塵土可以看出这張桌子已很久沒有用过了。在一張黃色紙板上有一个大墨水点，不知什么人用手指又把这塊墨水点抹成一个女人头的形狀。同样，女人的側像、各种姿势的裸体女芭蕾舞演員的像也以不太高明的描繪神像的技巧塗了滿紙。曼奈夫上尉皺了眉头看着这些画：誰能画这些画呢？他用眼睛到处找，發現在一个角上有簡短的草写簽名：利切夫。这就是他的趣味嗎？上尉仍然站着，拉开沒有上鎖的抽屜。里面很零乱地堆着揉皺的連队名單。曼奈夫把名單拿出来攤平了。造名單、造名單——他想起迪米特尔的話。看起来，就連这些名單也沒有眞正搞好。战士們的名字都写得很潦草，認不出来。其中有些名字被划去以后又修改了，紙上到处都是墨水点。

曼奈夫上尉走到窗前，若有所思地注視着骯髒的玻璃。在这一瞬間，他对自己的前任产生了一种說不出的憎視。他在这屋里所看到的一切，几乎使他感到是对他个人的侮辱。零乱的办公室、塵土、名單——这只可以用兩个理由来說明：这个人或者是个恬不知恥的人，或者是个根本不称职的軍官。假如他是个恬不知恥的人，这些画还說明他是个下流的傢伙；假如他是个不称职的軍官，这些乱塗乱抹的名單就說明他的不嚴肅。不管怎么样，这一点是清楚的：对付这兩种情况都必須用厉害

的办法，不能有半点讓步。他想：可是不讓步——并不是件容易事，一点也不容易呀！最可怕的就是長期所受的市民习慣的影响。在人們生活中常常由于礼节而讓步，有的时候又只是由于因循和要面子的緣故。但現在这样的讓步只能帶来新的危害。

曼奈夫上尉忽然吃了一惊。对面街上走来一个身材匀称、裝束整齐的軍官。他只穿着軍上衣，手插在軍褲的袋子里，冷得使他聳起了肩，沒有戴着軍队中所規定的便帽，而戴着一頂綳得很緊的軍官硬帽。他的臉上有些纖細的皺紋、很漂亮，看起来有点憂郁。他走得很急。他的迅速的动作、匆促的步伐和整齐的外表一点也沒有使上尉惊異，虽然这些并不符合像他根据迪米特尔的描述而想像出的、那样一个不称职的軍官的形象。等到走近了，他才注意到这位軍官的漂亮的臉原来是傲慢的、令人看了不起好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肯定这人就是利切夫中尉。

听到門口的脚步声，曼奈夫上尉轉过身来。那軍官走进来以后，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样兒。現在他旣不憂郁、也不傲慢了。他的臉使曼奈夫吃了一惊，流露出开朗而親热的笑容。

“您好，同事。”

“您好！”曼奈夫很敏捷地但不耐煩地回答。

“瞧，”他一下子就这样想，“开头就讓步了！他

是我的什么同事呢。必須立刻把他放在一个合适的地位。”上尉皺了皺眉。

“我是您这个連的新連長，”他干巴巴地說，“我叫曼奈夫。”

“是，是，我从战士們那兒听說您已經到了。”軍官还是那样开朗地笑着說，“咦，請坐，为什么您不坐下……”

“謝謝，”曼奈夫上尉抑制住自己的怒气低声地說。

但是上尉并沒有坐下。“怎么能坐在这个滿是塵土的椅子上呢，”他生气地想，“这里簡直不是办公室，而是猪圈！”

他忽然出声重复了一句：“这兒簡直不是办公室，而是猪圈！”

中尉惊訝地看着他，后来又很快克制了自己，帶着大方而友善的微笑說：

“我的通訊員……是个不中用的人……”

“可是你也并不是什么中用的人！”上尉怀着憤怒的心情想道，然后高声說：

“連部办公室必須保持整潔。今天我来了，明天也可能团長会來，那他会怎样想我們呢！”

“唉，同事，您也太操心了。”中尉用半天眞半劝告的口吻回答。裝作还不懂自己上級的激怒是为了什

么。

“什么同事？”上尉忽然憤怒地說，“在軍队里沒有这种称呼！您应該知道，我是講究紀律的。您还沒有向我介紹自己呢！”

中尉的臉刷地沈了下來。他过分使勁地幷上兩腿，敬禮，幷报告說：

“上尉先生，在您面前的是第二連副連長瓦西尔·利切夫中尉。”

上尉皺皺眉看了看他，說：

“請您不要再戴这頂不合規定的硬边軍帽。这兒所有的軍官都必須戴軍用便帽。”

利切夫中尉委屈地不作声了。

“明白了嗎？”連長尖銳地嚴厉地問。

“是，上尉先生……”

“請放下手吧……我要您立刻集合連队……”

“是，上尉先生……”

“还有一位軍官在哪里？”

“上尉先生，我完全不知道。”

“您有責任随时知道您的下級在什么地方。等他一來了，立刻請他來見我。”

“是，上尉先生……”

一直过了半小时連队才集合好。曼奈夫上尉走到連队面前，一眼就注意到战士們穿的多么破爛、滿身皺摺，

站得十分散漫。軍大衣很薄而且是穿旧了的，軍便帽皺得更厉害，其中許多人沒有皮帶，最重要的是——他們的靴子处于非常可憐的狀況：寬大、一只太短，另一只太長，不同的尺寸，破爛的鞋底和各种各样的靴面——有补过的、也有滿是皺摺的，还有很髒的。有些要靠他們自己作的事，也沒有做，沒有一个战士穿着擦得亮亮的皮靴。軍大衣很髒，尽是皺摺、沒有紐扣，几乎所有的人很久都沒有理髮和刮鬍子了。上尉看到战士們这副情景非常痛心。他想：事情很明顯、他們已对这种环境妥协了。对这位衣着整齐的軍官的新的憤怒立刻湧上曼奈夫的心头，利切夫正在傲慢地从旁指揮着队伍。

“連队，立——正！欢迎連長，向右看——齐！”

曼奈夫上尉注意到队伍排得不齐。他很生气，走到一端用眼睛打量着队伍，冷冷地說：

“中尉，請把队伍排齐！”

利切夫中尉的臉变蒼白了，这是在战士們面前第一次打击他的威信。他什么都沒說就轉过身去，厉声厉色地命令队伍排齐。連長重新走到連队前面，靜靜地端詳了相当时間——一个一个看过去，好像在研究他們。他所遇到的眼光——多半是冷漠無情的、無精打彩的、有一些人甚至故意采取敌視的眼光，只有偶而他發現純潔而天真的好奇眼光和蘊藏着希望的眼光。

“你們好，战士們！”他高声而淸晰地問。

回答他的是不乐意的和沒有精神的声音。連長沉默了一会兒，后來高声重复喊道：

“你們好，战士們！”

“祝您健康，上尉先生。”

这一次有个别的声音很响亮，但总的印象仍然是令人十分不愉快的。

“你們好，战士們！”他第三次問好，这时他已經生气了，不耐煩了。

他的声音好像打在連队的敌意和無情的黑暗的牆壁上，然而这次回答仍和从前一样。

“很坏！”不由自主地从他嘴里冒出这句話。

連队沒有回答，有一兩人講了些什么，但是这声音害羞地消失在全体战士的沉默中。最初連長很不安，但是后来很快就設法弥补了自己的失言。

“是，很坏，你們回答的很坏！”他开始說，“祖国白白为你們驕傲了。在保加利亞，不論是群众大会上、报紙上和演講中，到处都在談論着新的保加利亞战士的英雄主义、他們的艰苦精神和紀律性。全国都想着你們，为你們工作，他們向你們献出全部热爱和关怀，甚至于孩子們也整天在收集和准备慰劳品。这些全都是我几天以前親眼看到的。”

他忽然感到他自己的話对这些衣着襤褸和落后的战士們是多么缺乏說服力，于是他停止不講了。他們每个

人都可能对他說："誰也沒有想着我們，誰也沒有关心我們，什么慰劳品我們也沒有。"他的心已經碎了。

"同志們，"他激动地繼續說，"假如工作中存在着錯誤和缺点，你們不应該就此松勁，也不該絕望。我們將共同努力設法克服这些缺点。你們將得到你們应得的一切。"

他停了一会兒，然后开始用安詳的語調說：

"我是你們的新連長。我將要照顧你們，我要努力使你們得到你們应得的一切；但是我同时也要求你們每一个人都成为眞正的战士、称职的战士。明白了嗎？"

"是，上尉先生。"連队仍是这样不乐意地、毫無希望地回答。

"利切夫中尉，請解散連队。"連長一面說，一面轉过身去。

虽然他还沒有因为在战士們面前的失敗而絕望和發怒，但是他的心情很沉重。他懂得战士們的艰苦处境，但是仍不能明白为什么不好的物質条件竟能这样嚴重地打击了他們的情緒。他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利切夫中尉走到他跟前。

"您眞是太浪費自己的神經了，上尉先生。"他憂慮地說。

"什么神經？"

"据我看，您要求战士太过分了。現在是战爭时

期，待人接物应該溫和些。明天連队也許就要进入战斗，誰知道子彈会从哪兒飞来？”

“一个軍官沒有权利来这样考慮問題！”連長斬釘截鉄地打断他的話，“現在請您帶我到庫房去吧！”

庫房里沒有一个人。战士們到处乱跑了一陣，过了一会兒把連軍需官找来了——他是一位年輕、黃头髮、黃鬍子的中士，有一副紅紅的麻臉。他敏捷地打开了庫房門，讓路給兩位軍官。庫房是一間把窗戶釘死了的普通房子，在半暗中，上尉几乎分辨不出堆在屋角里的衣服和靴子，在靠近房門的地方，看見兩只微微发亮的、新的鍍錫軍用碗。房間里发散着新皮子和全新的毛織品的味道。連長向四周看了看，便在小桌旁坐下了。

“給我清單看看！”他說。

軍需官很快地走到小桌旁，从抽屜里拿出一个新的綠色紙夾必恭必敬地遞給連長。

“您看吧，上尉先生。”

連長仔細地看了看清單，随后抬起头来。

“就是說，”他慢慢地說，“庫房里現有二十套軍服，二十件大衣，二十五双靴子……还有什么……兩个軍用碗、軍便帽和六件皮襖……”

“是的，上尉先生。”中士說。

“……可是战士們穿得像乞丐！”連長把話說完。

“这些物資，”利切夫中尉滿有信心地側着身子向

他說，“未經营長批准是不許分发的。”

“可是您是不是向营長請示过批准呢！”上尉冷冷地問。

“物資是准备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用的，上尉先生。”

“难道現在还不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了嗎？战士們几乎光着脚在走路，穿着薄薄的大衣，都快冻僵了。”

中士恭恭敬敬地一語不发。利切夫中尉聳了聳肩。

“我們的国家很窮，上尉先生，我們应該节省……”

曼奈夫上尉覚得一股血湧上了自己的头，但是他克制住了，慢慢地說：

“我看到您是怎样热誠地关心国家的利益了！利切夫中尉。”

房間忽然变暗了——有人擋住了門口。連長抬起头来，看見一个金黃色头髮、胖胖的中尉，洋洋自得的臉上在淌着汗。他那一对明亮的眼睛友善地发着光輝。

“上尉先生，第一排排長涅伊科夫中尉来見您，”他喘着气报告說，然后跨着可笑的大步子走近上尉，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又說，“欢迎您来，上尉先生……”

“謝謝！”連長溫和而有分寸地回答，接着便不自然地沉默了。

涅伊科夫中尉环視了一下，看到他們三个人的臉很緊張、很激动，于是便不安地問：

"出了什么事情？"

沒有人回答他。連長轉向利切夫中尉說：

"就是这样，中尉先生。請您想一想我对您說的話……"

然后他合上了紙夾，站起身来轉向涅伊科夫。

"請您跟我来！"

連長首先走了出去，年輕的軍官也跟着出去了，在門口停下来，回头朝着屋子里的兩个人，用眼睛問：发生了什么事？利切夫中尉激怒地作了个手势叫他走。从黑暗的屋子里一出来，白雪映得他們兩眼欲眩，連長站住了。

"您整个上午到哪兒去了？"他嚴厉地問。

年輕的軍官慌張了。

"我洗澡去了，上尉先生。"他結結巴巴地說，"房东燒热了鍋爐，我趁便……"

連長皺着眉望望他那干燥的头髮。中尉明白了，臉紅了。

"您是哪兒的人？"过了一会兒，曼奈夫上尉問。

"我是普列文人，但是几年来一直在索非亞工作。"

"做什么工作？"

"我是銀行職員。"軍官帶有一点自我欣賞的味道回答。

"利切夫中尉过去是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上尉先生……"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您沒有問过他嗎？"

"我問过他，可是他不回答。并不是每个人都滿意自己的职業。"

在村子附近什么地方响起了軍号。中尉看了看自己的手錶喊道：

"咳，瞧瞧，都該吃午飯了！"

他的丰滿的臉上現出了兴奋的表情。

"上尉先生，讓我領您上食堂去吧！"他又說，"剛才我走过廚房，看到今天有好东西吃。我們应該快去。在前綫不像在后方，你要去晚了，就会馬上看到别人把好菜吃掉了！"

*　　*　　*

曼奈夫上尉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新住所，村子里漆黑一片，他在村子的街上耽誤了很長时間，在黑暗中摸着栅欄和大門，好久才找到自己的住所。他回到家，爐子已經熄灭了。窗上沒有防空用的遮光紙，他不敢开灯。慢慢地他摸到桌子旁边，疲倦地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上。用手蒙住眼睛，孤伶伶地坐了一会兒，零乱的思想湧上了心头，后来他抬起头来，注視着窗外。外面罩着黑黑的夜幕，只隱約看見那斑斑点点的积雪像無形的白影一样。軍官激动地站了起来，椅子在安静的房間里發出刺耳的

嘎吱声。他划了一根火柴，向四周看了一下：黄色的火光照亮了他周圍的一圈——光秃秃的桌子、火爐、下午才运到的箱子，在黑暗的角落里隐約地看見一只床。他走过去，把火柴举高了——战士已給他舖好床了，火苗燒到他的手指，他抖动了一下手。屋子里更加黑暗了，該睡了，明天再想吧！

可是白天留下的深刻印象驅走了疲劳，模糊的形象、事件，当时沒有引起注意的、記不淸的事，現在都一股腦地涌进他的腦子。一会兒想起今晚在軍官食堂里看見的令人討厭的利切夫那一帮人，一会兒又想起涅伊科夫中尉的抹滿肥油的下巴，一会兒又看見中士的諂諛的慇勤劲兒，可是其中最令人心痛的还是战士們的那种敌視冷淡的和無精打彩的面孔。他緊張地想：究竟是什么东西使連队处于这种不尋常的境地呢？这一切难道可以用战士們都光着脚、穿着破爛和吃不飽飯来解釋嗎？还在軍营中就已經訓練和教育他們：要經受得起軍队生活的艰苦和物資貧乏。几乎每天都告訴他們：在战爭中可能遭遇到各种情况，他們应該为了履行軍职而英勇地接受任何考驗。

他忽然覺得已經接近事情的实質了。噢，这个——就是这个，一定是这样的——也許这些战士們并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作战。也許他們还不明白現在他們是在哪兒，他們該做什么事？……一个人穿上軍装、被送到

前綫来，幷不等于他是一个战士。只有在他深刻了解到战爭的意义时，他才成为一个战士。那时像艰苦的环境和物資貧乏这一类的东西就不能摧毁他的意志了。是的，第二連的战士一定还沒有覺悟到他們是在作战。难道这不是造成他們的冷漠無情和無精打采以至于敌意的深刻原因嗎？

上尉倒在枕头上，輕輕地松了一口气。是这样，这一定就是眞实情况。屋子里好像亮了。屋子里的东西像許多模糊的黑点一样在黑暗中游动着——好像屋里不是漆黑一片，而是黑暗的河底，光亮几乎穿过深深的河水达到底端。他覺得，如果把視綫从某件东西上一移，这件东西就会馬上沉入在黑暗中，以后就很难再找到了。他抬眼看了看窗戶，又想：第二連的战士还不是战士，但是这是誰的罪过呢？首先是連長的罪过。利切夫那幅不愉快的面孔又出現在他眼前。他不称职嗎？是什么都可能，就不是不称职。很难想像一个不称职的人的思想会这样嚴謹、細緻和敏捷。他忽然想起了利切夫在未进連部办公室时的惊慌神色，后来立刻变为开朗而親暱的样子。这就是說他有兩面派的手法啊！但是什么使他驚慌，他要隐瞞什么？一个誠实的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呢？最糟糕的是对他什么都不了解——無論是他的过去，还是他現在的思想。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上尉感到自己有力量跟他搏斗。不管怎么說，他总是一个

人——那就可以了解他，处罰他，也可以用强力制止他。另一个問題就是連队，它是个被腐蝕和破坏了的連队。在連队中进行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至于为什么使这个連变成这样情况，一百个不同的人也許会認为有一百个不同的原因。可是怎样才能从側面了解他們呢？不，这样是不行的……这样是不行的……

疲倦忽然攫住了他，他感到要入睡了。他的腦中掠过最后几个想法：这样不行……从側面……一个人不行……一个人是沒有力量的……明天跟迪米特尔共同安排一下……

* * *

迪米特尔是第一个来开会的。虽然外面雪正在融化，連長的屋子却燒得很暖和。玻璃窗外掛着的冰柱被太陽照亮了，一大滴一大滴地淌着水，滴落在下面的水潭里。在鄰家的屋瓦上是一片明淨的藍天。曼奈夫上尉正在看报紙，后来抬起头，用詢問的眼光看着迪米特尔。

“他們馬上就来，上尉先生，”迪米特尔說，“我又提醒了他們一遍。”

曼奈夫上尉把报紙擱到一边。

“坐下吧，迪米特尔，”他漫不經心地对战士說，想了一会兒才問，“还有多少人要来？”

“还有四个人，上尉先生……”

"太少了！"連長想，"全連只有四个党員和盟員……不是太少了嗎？"他大声地說。

"我就知道这么多，上尉先生，可是我想沒有別人了……"

"他們該都是共产党員吧？"

"只有一个党員，上尉先生，就是阿列克西"，迪米特尔有点不好意思地喃喃低語，好像他对这事有罪过似的。"其余三个人是青年联盟盟員……"

"唉，总还算是組織起来了……可是这个党員怎么样，还行嗎？"

"他行！"迪米特尔瞧着旁边回答說。

曼奈夫上尉微笑了。

"恐怕你不怎么喜欢他，是不是？"

"怎么，他不坏啊，"迪米特尔不大乐意地說，"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好生气、性情暴躁，好像战士們不大欢喜他……"

"你說說关于他的事……"

迪米特尔犹豫了一下。

"他是索非亚人，上尉先生……大概比你年青一兩歲……是个技工，裝水管的工人，我看他是有知識的人，他一个人宣傳、一个人反对不合理的現象，好几次跟利切夫中尉吵得臉紅脖子粗……依我看可以信任他……就是有点暴躁……"

曼奈夫上尉不耐煩地擦擦前額。“有点暴躁……”他想，“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只要他是个認真的人而别人又能跟他一起工作就够了。”

“别人呢？”

“我老实跟你說吧，他們之中我最喜欢蔡諾……虽然他是从鄉下来的……可是我認为他是有朝气的小伙子……他不大喜欢介紹自己的事蹟，可是我从别的地方了解到他是个志願兵。曾随着第一軍在馬其頓作过战，在那兒还得了勳章。”

“他是什么时候入盟的？”

“你瞧……这我可不知道……連里有跟他同村的战士告訴过我关于他的历史。蔡諾的哥哥是个游击队員，在九月九日①前不久被殺死了。就是最近的报上还写到这件事，好像叫約茨科……他在游击队里的名字是鮑伊科……你也許在报上讀到过关于他的文章……”

“沒有，我不記得了。”上尉搖了搖头。

“那么說你沒讀到过……战士們說蔡諾很早就帮他哥哥工作了……一定从那时起就是盟員了。你看到他后，你就会喜欢他的。就是有一件事——他有点……孤僻……不大常跟战士們来往……不常找他們……我看他

---

①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是保加利亞人民从法西斯奴役下獲得解放的日子。

还不是孤僻，只不过是憂郁，看起来他哥哥的死給他的打击太大了。”

曼奈夫上尉沉思地看着战士，然后掏出小笔記本，写了很久。

“你再談談其余的兩个人！”

“我不知道跟你怎么說才好，上尉先生，”迪米特尔不滿地咕嚕着說，“我們不常碰在一起，我們的住处也相距很远，就是有空的时候，也不能見面。还有更坏的呢——我們五个党盟員分散地住在村子的五个角落里……”

上尉迅速地抬起了头。

“是你們自己找的住处嗎？”

“不是自己找的……是利切夫中尉分配的……”

曼奈夫上尉用怀疑的眼光長久地看着战士。迪米特尔开始时驚訝地瞪着他，然后一下子明白了連長在想什么，忽然脫口說：

“誰知道！”他咽了一口气說，“可能是故意这样做的。”

曼奈夫上尉往后靠了一下，但是他的視綫并沒有离开战士。

“你是个工人！”他慢慢地說，“你应該更有警惕性。有些事簡直就擺在你眼前，可是你却沒有看見。看起来你已經习慣于对你的上級不加怀疑了。这是不好

的，我們的軍队还不是真正的人民軍队。你应該用批判的眼光对所有的人，而不只是对自己的同級……”

有一个战士走进了院子，上尉不說了。

“那是誰？”他問。

“蔡諾，”迪米特尔情緒低落地說，“我原来想他会头一个来……”

“你說誰会最后来？”軍官好奇地問。

“誰？……准是班代拉。”

蔡諾进来了。是个个子不高的小伙子、寬寬的肩膀、大腦袋，跟他的身材不太相称的腦袋，穿着一身結实而干淨的軍裝，靴子也擦得很亮。

連長滿意地看了一眼他那由于前綫生活而爆皮的、健康而嚴肅的面孔。蔡諾默默地坐到桌子旁边，拿起一本什么小册子，开始慢慢翻閱。

“班代拉也来了，”迪米特尔說，“跟阿列克西一起……”

蔡諾仍旧看書，沒有抬起头来。

“你們看阿列克西的臉上黏了什么……”

曼奈夫上尉向窗外望着。兩个人个子一样高、一样黑瘦，正在穿过街道，都穿着磨破了的軍大衣。兩人中較年長的一个臉上用橡皮膏貼着一塊不小的紗布。上尉立刻認出他是阿列克西，并不是因为他臉上貼着紗布，而是因为看到他那憔悴的、泛着不健康的表情和易怒的

面孔。甚至現在他仍激动地擺着手，着急而生气地在講什么。另一个战士走在他后面一点，小心地繞过水坑，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来，他并沒有听他講話。他甚至輕輕地吹着口哨，不介意地張望着一座座房屋。他瘦瘦的、有一点駝背，在他那骯髒的軍帽下边，在前額上俏皮地垂着一束像是故意拉出来的紅头髮。

“你的綽号怎么来的？班代拉，”上尉等他們都坐下以后微笑着問他。

战士水汪汪的明亮眼睛閃着快乐的光芒。

“班代拉罗撒①！”他驕傲地說。

“噢，”上尉叫起来，“是从歌里来的……”

“正是从那首歌詞里来的，上尉先生，几年以前，我們粉刷了联邦大廈……”

“你是油漆工人嗎？”

“是油漆工人，上尉先生，是半个艺术家……一天早晨我空着肚子喝下几杯茴香燒酒，你知道喝醉酒的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順着梯子爬到四楼，扯开嗓子对着皇宮喊：‘班代拉罗撒，班代拉罗撒！’”

“好样的，”上尉当眞地感到很驚訝，又問，“后来呢？”

“后来——怎么？警察立刻跑过来，一个穿便衣的

① “班代拉罗撒”是意大利語，是一首歌的名字，意思是紅旗。

人在下面大声喊：‘馬上下来！’可是我对他喊道：‘要是你有胆量，你就上来！’可是他們开始搖梯子了，我自己也不記得什么时候被他們拖到人行道上。后来在警察局他們就因为这个班代拉罗撒……而罰了我很大一笔款。”

大家都笑了，只有蔡諾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别人，好像要說：“这有什么可笑的？”

“过去是艰苦的年代！”阿列克西搖搖头，忽然露出煙薰黃了的牙齿。“你是为了‘班代拉罗撒’，我是为了‘共同劳动的歌’①……可是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那时还在泥土里打滚呢……”

門外有人胆小地在敲門，接着斯托揚窘惑地走了进来，这就是他們所等的最后一个人。他的小臉紅得發热，甚至于連他那兩只少有的大耳朵也發紅了。

“对不起，”他喘着气結結巴巴地說，“我沒能立刻找到这所房子。”

“沒关系，沒关系！”上尉一边安慰他，一边好奇地望着他說，“我們还沒有开始呢……”

“坐在这兒吧！”阿列克西关怀地說，然后向上尉轉过身来抱歉地补充說，“他是斯托揚，上尉先生……

---

① “共同劳动的歌”是保加利亞工人們所喜爱的一首歌，它歌頌工人的劳动，一直到今天仍很流行。这里意思是說阿列克西很早就参加工人运动了。

斯托揚·托泰夫，我們很早就認識了，他过去是巴札尔吉克城的图書館管理員。”

“我們很需要图書館管理員。”連長大大方方地說。

斯托揚在自己的位子上安頓下来了，一綫陽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耳朵也照得好像兩支透明的紅灯罩。曼奈夫上尉低头看着桌子。

“同志們，”他說，臉上現出一付嚴厉的和上級的表情，“已經到我們开始工作的时候了……”

直到現在，蔡諾才抬起头来，聚精会神地、認眞地看了連長一眼。其它的人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动了一下。曼奈夫上尉看了一下小笔記本，安詳地、慢慢地开始說：

“同志們，我把你們召集了来，是为了要談几个目前对于我們非常重要的問題。正像你們所看到的，我只把你們，党員、盟員叫了来，这不是偶然的。我們所进行的战爭，首先是我們的战爭。希望你們不要誤解我的意思。事实上，它是人民的战爭，正像我們所說的，是衞国战爭。可是現在是我們領导人民，我們对人民負責。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們。假如在我們这个战綫上發生了什么事故，誰也不会說是那些將軍們無能，而会把整个罪过加到我們党盟員的身上。我們是第一个提出‘向柏林前进’的口号的，因此我們对这次进軍的胜利結局

負着最大的責任。將来总有一天，誰也不会記起那些旧軍队中的軍官和那些佩戴着繡金肩章和勳章的將軍，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战爭的灵魂和它的眞正領导者是我們。我們的党在战爭中的荣譽越大，对人民就越有利。”

曼奈夫上尉停了一下，看看他們是不是在听，是不是能接受。那个身材矮小、有点駝背的圖書館管理員正用亮晶晶的眼睛凝視着他，臉上又泛起一層羞澀的紅暈。在班代拉的表情中，流露着一种庄嚴的神色，他自豪地昂起了头，好像上尉对党所說的一切好話都是專門誇獎他的話。廸米特尔和阿列克西正在認眞地、担憂地听着。只有蔡諾低着头，兩腿分开，上尉看不到他的臉。

“当我往这里来的时候，”連長又接着說，“大家都告訴我：你現在是到最坏的一个連队去。我到这里才只有兩天，可是我已經相信：情況眞是这样。对于我們来說，再繼續容忍这样的情况是可恥的！如果說党負責整个战爭，那么我們至少一定要負責自己的連队。党盟員不只在自己的組織里是党盟員，在任何地方都应該是党盟員，特別是在这里。你們不要以为沒有人管我們。要是我們的連最坏，那我們也就是坏的党盟員了，因为我們沒有設法改变这个連。”

上尉自己生了气，說不出話了。他尽量使自己鎭靜

下来：拿起小筆記本翻閱着，并沒有在里面找什么，接着又把它放在一边。

“同志們！我們应該想想怎样来改变这种情况。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才把你們找来的——一同来尋找使連队走到这个地步的原因，然后再看看怎样互相帮助解决。你們是从这个連队一成立就在这里的。請你們談談你們看到了些什么不合理的現象，你們遇到过些什么障碍，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把你們想到的全都談出来吧……”

他不講了，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們。战士們也不作声——都在思考。連長看見阿列克西稍微皺了皺眉。“他会第一个发言的！”——曼奈夫上尉心里想，而别人也好像在等他先开头。

“唉，是战士們不成。”班代拉出人意料地說。“这样的战士哪里也沒有……”

上尉看了他一眼。

“不該把过錯推在战士身上。”上尉打断了他的話。“他們可以好也可以坏——全看条件……”

“是这样，是这样！”阿列克西插进来，生气地打量着班代拉。“上尉同志說得对。怎么能把我們跟别的連比呢，他們不像我們一样喝刷鍋水。就算是天使也会开始抱怨的。伙食太坏了，上尉同志。說是定量分配，可是我們吃的一个样，别的連队吃的是另一个样。在他

們那里，連茶也比我們的甜，肉也比我們这里煮得更經常——我不知道他們是臨时补買的呢，还是偷来的，还是……特别是最近，那种帶樟腦精味的鹽簡直更不像話了……”

“嗐，多么髒的东西呀！”班代拉把手一揮說。

“什么？什么鹽？”上尉沒有听淸楚。

“帶樟腦精味的，上尉同志……軍需处的人弄錯了，把鹽倒在裝过樟腦精的蔴袋里了。把这种鹽发給了三个連，别的兩个連都把鹽丢掉了——只有我們这个連还用它做飯，鹽已經有樟腦精的味道了，現在菜也有可怕的怪味——簡直就跟吃樟腦精一样。我們向連軍需官提意見，要求把鹽丢掉，他說不成，沒有指示不敢报廢。可是做出来的菜誰也不吃，領到后就把它扔掉了。很多人抱怨說，我們的小伙子偷匈牙利人的东西。可是整天餓着肚子又怎么能不偷呢。光吃麵包可活不了……”

“今天他們也是用这种鹽給你們做飯的嗎？”曼奈夫上尉皺着眉头問。

“今天也是，已經整整一个星期了……”

“我要教訓教訓这个畜牲！”上尉想着，他的臉已經气得发白了。

“利切夫中尉知道这事嗎？”

“当然知道！”迪米特尔冷漠地說。

“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别人也搭話了。

連長在小筆記本上記了一下，接着抬起头来。

“虽然你們跟别的連領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們吃的东西比别的連坏。这是什么緣故？”

“他們偷去了！”蔡諾簡單地說。

“誰偷去了？炊事員？連軍需官？”

“連軍需官，我不知道，可是炊事員是百分之百地偷东西。”阿列克西接着說。“光偷还不算，他把連发給我們的东西也沒有煮好，这样煮法我也会，甚至比他煮得更好……”

“他們不是炊事員。”迪米特尔对上尉說。“利切夫把自己的人安插在廚房里了。在連里有一个眞正的炊事員，他在多瑙河輪船上做过好几年飯。他願意在这里做飯，可是中尉沒有用他。”

“除了伙食以外还有什么？”

战士們又一語不发了。斯托揚紅了臉，結結巴巴地用一种不肯定的声音說：

“我也要說件事，上尉先生。是关于邮件的問題。从家里来的信和包裹到得很不正常。”

“你家里根本就沒有信給你！”班代拉意味深長地脫口說。阿列克西立刻发怒了。

“不要欺侮小伙子，听見沒有！你一开口就講不三不四的話。”

連長用鉛筆敲了几下桌子，后来就对斯托揚說：

“接着說下去，同志……”

“关于信的問題，沒有别的可說了……情况就是这样，經常接不到信，战士們都不安心。我想，信件問題对战士們的情緒是很重要的……在我們这里，不單是信件到得很迟，甚至还会遺失……我覺得，要是能換一个邮遞員……”

“誰是邮遞員？”

“是迪紹。”阿列克西說。“是一个索非亞的流氓……我总是認为：他和連長串通在一起搗鬼……”

“整个一套！”曼奈夫上尉想。“利切夫占据了各个重要的职位——連軍需官、炊事員、邮遞員……”

“还有什么呢？”他高声問。

班代拉不再咬手指甲，把手指在馬褲上擦干淨，委屈地說：

“不发給我們薪金，上尉先生……从我們到这里以后，还沒有領过半个盤鳩①……我們連給家里寄一張明信片的錢都沒有……”

“别提你那明信片吧！”——迪米特尔打断了他的話，“我們連買一小塊胰子洗个澡的錢都沒有……我們从保加利亞出發以后，他們就沒有發过胰子給我們……”

“别的連發胰子嗎？”

① 盤鳩是匈牙利的旧幣。

“当然，别的連什么都發……胰子，皮鞋油，刮鬍子用的刀片……”

立刻，每个人都想起一些事情：沒有理髮师，不經常領到紙烟，从保加利亞送来的慰劳品也分不到手。曼奈夫上尉耐心地听他們講，不时在小筆記本上写些什么，可是感到自己漸漸被一种無限的激怒包圍了。他抬起头来。蔡諾坐在椅子上，腰挺得筆直，上尉从他那皺着眉头的臉上看出，他也激怒了。

“别再說些鷄毛蒜皮了！”蔡諾急促地說。“还有許多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呢！”他激动地向連長說：“上尉先生，最糟的是連里根本沒有紀律。利切夫中尉不关心战士，也不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問題是在战士偷了东西时，不該为他辯护，而应当处分他們。战士們不給他行禮，他就裝着沒有看見。这是軍官嗎？战士們整天無所事事，心已經完全散了。一旦叫他們操練起来，你看看他們会多么緊張！按日程表規定，我們該有操練和战斗練习时間，可是誰也不来教練我們。明天就可能要参加战斗，可是战士們已經把最普通的东西都忘記了……我看到他們这样在村子里游游蕩蕩，心中实在生气。我在第一軍里呆过，可是这样的怪事还沒有看見过……我在这里簡直难过死了。”

他厭惡地一語不發了。

“嗯，这就有些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曼奈夫上尉

說。“但是这也沒有說明問題。沒有紀律！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沒有皮靴嗎？还是因为你們沒有領到香煙？……这些都不能算是使連弄到这个地步的眞正原因。苏联的战士曾遇到过更艰苦的环境……你們都听到过关于列宁格勒前綫的情况。已經被包圍兩年多了——你們覚得怎么样？战士在战壕里餓死累死，衣服都在他們身上腐爛了，可是仍然不放德国人进去……我們的情况远沒有这样坏……”

“是这样，上尉先生，”斯托揚在别人的身后面羞澀地說，“可是我們的战士不能跟苏联的战士相比。他們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成長起来的……法西斯主义毒害了我們的人民，使人变坏了，变得自私了，不关心政治……你怎么能希望这样的人有战士的覚悟呢……”

阿列克西自豪地看了自己的朋友一眼，好像要說：“你們看見沒有，这小伙子也会說話。尽管他是这样畏畏縮縮的。”

“正是这样！”上尉高兴地說，滿有兴趣地看了小伙子一眼。“可是，請你告訴我，同志，我們連里的战士和其他保加利亞連里的战士难道不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成長起来的嗎？……当然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成長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当然，你們所說的原因也不是沒有道理……我們要努力为我們連創造跟别的連一样的条件，但是你們想过沒有：这样一来我們

的連就会变好了？我看不会……战士們恐怕只会从餓肚子的廢物变成飽肚子的廢物——不会好多少！这就是像你們所想的，条件一样了——我們的战士吃的和穿的都跟別的連的战士一样。而按这位同志所說的，——他指着斯托揚說，——他們所受的教育也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会变得跟別的連的战士一样呢？”

他沉默了一会兒，一个一个地緊盯着他們。

“你們正是在这一点上錯了：他們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其它連的战士已經克服了九月九日以前所受的教育的殘余影响，而在这里，在前綫，受到了新的战士教育。第二連的战士就恰是沒有在这种新的精神下受到教育，而我从你們的發言中，也沒有看出你們懂得这点。只有蔡諾在表面上接近了这个眞理，但是連他似乎也忘記了：我們的紀律是自覺的紀律，不是用强力維持的紀律。这里根本就沒有过建立紀律的条件。問題的本質是战士的覺悟。我們的战士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进行战爭，更沒有意識到他們所进行的战爭是如何偉大。自从你們在一起以后，連里的战士根本沒有受到过一点战士的教育。你們的前連長利切夫中尉首先应对这件事負責。你們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不冒犯別人的不学無术的人……”

“他純粹是一个破坏者，上尉同志！”阿列克西激动地說。“我早就想到过……”

連長几乎是用生气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你想到过，可是沒有相信他是个这样的人！要是相信的話，你一开始就会把这事告訴我了。我看，这是非常明顯的事——利切夫中尉是一个有意識的破坏者……"

"这是眞話，同志們！"迪米特尔鄭重其事地、担心地肯定說。

其余的人都出神地默不作声。現在，当提出"破坏者"这个字以后，大家都感到一切事情是这样明确而簡單，都奇怪自己为什么过去一直沒有能發現他。連長看到蔡諾的臉色陰暗得可怕——他立刻知道蔡諾因为連队不好、被腐蝕、沒有紀律而多么痛恨利切夫中尉了。

"中尉故意使你們与世隔絕。他知道，这是可以影响連的最大的坏事。你們自己身为党盟員是比較安心的，因为你們知道苏联軍队是什么样的軍队，知道我們的党在祖国是个什么样的党。可是你們設想一下，如果你們处在一个对新事物沒有思想准备，甚至于对新事物一無所知的普通的單純的战士的境地，那該怎样？他看不到报紙，收不到經常的来信，得不到連長的关怀和鼓励，生活在迷霧中，处在一种經常的恐慌中——不知道在其它战綫和保加利亞都發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当他离开祖国的时候，正是新事物在發生，一切都在沸騰和变化的时候。現在他这样跟世界隔絕着，不知道家里的人

和家产都成什么样了，最重要的是，不知道我們这些党盟員怎么安排他的將来，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那个我們讓他去爭取的东西。你們怎么能要求这样的人成为一个好战士呢？即使他吃的穿的比誰都好，……我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只要看到美好的东西，它是善于了解这些东西的，并且能够保衛美好的东西，可是問題在于：有人正拚命把美好的东西藏起来不讓第二連看到……利切夫中尉是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的。”

“多卑鄙的傢伙！”班代拉气憤地喊。

“現在，也許你們已經明白了，”上尉繼續說，“你們向我控訴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他掏出小笔記本来，又說：“你們看！还在保加利亞时，他就沒有管發給你們衣服的事，虽然当时有这种可能。他也沒有注意領取其它生活必需品，像軍用碗、飯盒、鑰匙和許多其它重要的用具。在此地的庫房里也有足够的衣服可以分发給衣服最破爛的战士，可是并沒有这样做。不用眞正的炊事員，而把自己的人塞到廚房里去。樟腦精鹽的令人生气的事情也是故意做的，目的是引起大家的不滿，虽然他知道：一袋鹽比你們所丟掉的桒要便宜得多。尽管如此，一个人絞尽腦汁，仍能把这些事情解釋成無能，可是，难道这样巧妙地使你們五个党盟員分散安置在村子的五个角落里也是無能嗎？”

战士們感动地看着他——对于这件事，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过。

"你們看到了嗎，同志們，他知道誰能把他的計划打乱。如果我們再把沒有发的薪金、胰子、皮鞋油、刮鬍刀、紙煙跟所有上面說的合在一起，我們就可以看出，这些事情也不是偶然的。那么郵遞員呢？信件总是迟迟才到，而有些信件，像斯托揚所說的，甚至于遺失了。我們难道不能設想这是他故意迟送和銷毁这些信件的嗎？为的是在連里制造驚惶不安，不讓战士們知道这些——所以选了自己的人当郵遞員……"

"既然这样，上尉先生，"蔡諾激动地說，"为什么不想办法把他換掉？……"

曼奈夫上尉搖了搖头。

"事情不是这样容易的……对我們所知道的这些有关他的事情，他也許能够用什么办法来进行辯駁。我們必須找到一些确鑿的無可反駁的証据。在这方面，你們一定要帮助我……我从我自己这方面想办法，讓利切夫將来即使不能对我們有用，也至少不能对我們有害。至于涅伊科夫，我想，他并不是有意識地参加这些事情……"

"啊，决不会！"班代拉說。

"他只管搞到点东西吃。"阿列克西生气地說。

"不管是什么样的軍官，我們都有办法对付。"上尉继續說。"重要的是怎样把这个士气低落的連改变成

一个优秀的模范連。我們的第一个任务应該是赢得战士們的心，取得他們的信任。这是你們最能帮助我的地方。我們必須共同考慮目前应該做的工作……”

*　　*　　*

还在当天晚上就取得了第一个小小的成績。全連从隣村回来，曼奈夫上尉領他們到那里看了电影。天色昏暗，空气潮湿、寒冷。他們在一条連接兩村的松軟的路上行走，这条路穿过兩村之間的一座寬闊而稀疏的樹林。战士們穿着薄大衣冷得唏嘘作声，踏着半融化的雪，常常滑倒，他們在黑暗中互相碰撞着，高声咒駡着。班代拉走在路边上，在霧里分不清樹干和战士們暗黑的影子。在他看来好像人和樹都在走动，并且在黑暗中互相碰撞着。冰冷的泥雪很容易透过了他那已經破裂的鞋底，每走一步就在脚趾中間發出不愉快的吱吱声。小風鑽进了他的衣裳，在他沒有来得及用手把面前的樹枝撥到一旁时，那些低矮的樹枝立刻就打在他的臉上。战士們的怨言穿过濃霧傳到他的耳中，他心里也在低低地埋怨着。整个晚上都給弄糟了。班代拉知道：連長对电影原抱着很大的希望。他想用这种方法来丰富战士們的生活，提高他們的战斗情緒。但是，因为别人把开演的时間通知錯了，所以他們只看到影片的末尾，而在黑暗中的、在泥雪中的、在寒風刺骨的濃霧中的这段归途使他們感到極端惱火，現在他們正在咒駡着，說出一些双关的話，

这些話与其說是駡这倒霉的环境，还不如說是为了表示他們对連長的怨恨，不希望跟他接近，不願受他的領导。

班代拉忽然插到队伍中間。“唱歌！”他难过地决定了。

“我要开始唱歌！”可是他并不想唱。他感到惡心、沉重，那令人难过的冷战已經把他的嗓子塞住了，另外，战士們还在黑暗中撞他，駡他，踩他的皮鞋。他終于嗽了嗽沙啞的嗓子，鼓起力气，高声地、不愉快地开始唱了起來。

正當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飄着柔漫的輕紗……

这首愉快的歌忽然湧进了他的心窩，激动了他，于是他就开朗地、全心全意地唱了下去：

喀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他身旁的战士忽然安靜下来——与其說是听他的歌，还不如說是大吃了一驚。这种安靜鼓舞了班代拉，他認为这是大家欣賞他的歌，于是就唱得更高昂、更起劲。走在最后几排里的迪米特尔听到歌声，仔細听了一下，認出是班代拉的歌声以后，就急忙到前面去。过了一会兒，在昏暗的左右搖擺着的行列里响起了兩个人的声音。

勇敢保衛祖國的土地，

喀秋莎愛情佑護着他……

斯托揚、阿列克西和蔡諾也一个跟着一个地走到这兩个战士的身边。身材短小的图書館員首先和上去——他用細而不穩的声音唱，但是却把这首苏联歌詞唱得很准。而阿列克西跟其余的人一样，根本就和唱歌無緣，可是这次他也丢掉了平时一貫的酸相，开始随着他們唱出不太准确的歌詞，最后蔡諾也不熟練地假裝哼哼着。他从来还沒有唱过歌。只有在他感到特別幸福的时候，才偶尔在心中試着唱，可是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覚得自已唱得不对。

在他們周圍的战士，一个跟着一个开始和进来了。最初他們唱得很勉强，甚至不乐意，可是歌声漸漸把他們吸引住了，很快地就全体唱起来了——有的用保加利亞語唱，有的用极不准确的俄語唱。在黑暗中，从寂靜的樹林里，傳出了不整齐的，却是开朗而愉快的歌声。战士們忘掉了寒冷和濃霧，甚至于忘掉了他們还正在生着連長的气，現在都全神貫注地唱着歌。全連已經不是在泥濘的路上搖搖擺擺了，而是不顧雪和水窪，都按着歌的拍子前进着。

曼奈夫上尉在一旁兴奋地大步走着。“开始了！”他想。“慢慢地……用歌声、用好話、总会把战士們的心贏过来！無論如何，也要完成今天大家想出来的一切

事情。”

* * *

清晨，曼奈夫上尉突然来到連軍需官的房里。这位中士正在准备吃早点。桌子上除了最普通的战士吃的食物外，还擺着砂糖、黄油和香腸——这些都是在前綫很少見的东西。上尉停在屋子中間，皺着眉头看着桌子上的东西。

“您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东西？”他直率地問。

中士的慇懃的，刮得很仔細的臉脹紅了。

“家里人給我寄来的，上尉先生！”他敏捷地說，眨着金黃色的睫毛。

“連匈牙利香腸也是从家里寄来的嗎？”

“香腸是我在这里買的。”中士回答說，他臉上的表情是那样地誠实和坦白，使人不由自主地怀疑这种坦白。

上尉用眼睛打量了他一番。

“从你們到这里以后就沒有發过薪金，您哪兒会有錢呢？”

中士失措了。

“我把發的紙烟賣掉了，上尉先生……为什么您不坐下来啊？請吧……您請坐！”他敏捷地把椅子送过来。

“您知道不知道我現在是从廚房来的？您怎么竟会讓他們用这种鹽做菜？”

中士天眞地看了他一眼。

“請您不要裝出那样一副天眞相！鹽的报廢要由您来决定。”

“利切夫中尉不許报廢，上尉先生……”

“您听着！”軍官說，在他的話声里有一种令人战慄的音調。“看起来你們是互相推託……炊事員叫我到您这里来，您又把罪过推到利切夫中尉身上，他一定会讓我回到这里来。我已經不想再跟你們开玩笑了。您立刻把鹽报廢吧！不用等任何許可……还有一件事……連里有一个眞正的炊事員——格里果尔。您知道他，是嗎？”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炊事員，上尉先生。”中士用一种無限惊訝的語气說。

为了使自己不再生气，連長裝着沒有听見。

“您要立刻讓格里果尔来替換原来的炊事員，要由格里果尔自己选一个战士做他的助手……还有胰子呢？为什么到現在您还沒有發胰子？……”

“我剛想今天發，上尉先生……”

“好，那就算我是来提醒您的好了。”連長諷刺地說。“也把您所有的軍用碗和羹匙發了吧，把廚房里的飯盒也換上新的……”

“是，上尉先生……”

“現在，請您把庫房里所有的衣服都預备好。”上尉說，然后朝着屋門走去。

屋外，雪已經連續三天不停地在融化着。街上的水窪閃爍着太陽的光芒，可是在街的兩旁，在圍牆的陰影下，那齷齪的半融化的雪堆，不顧早春的来臨仍旧殘存着。在农家院子里，母鷄咕咕叫得令人耳朵都聾了，餵得飽飽的白鵝喧鬧地扑打着翅膀。在附近的圍牆里，有人在劈柴，斧头的砍击声响遍了整条街。忽然傳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上尉踮起脚尖，从圍牆上面看見一位老太太用力地在銅盆里給一头小白豬洗澡。受惊的小动物拚命想掙脫，扭动着腦袋，从他那塗滿膩子的鼻子和嘴中不断發出令人心碎的尖叫。上尉笑了。战爭是战爭，可是小豬还一定要洗澡。

在連部办公室前面的長凳子上坐着一个沒有刮鬍子，穿得非常破爛的战士。他背靠着牆，把兩只穿着破皮靴的脚伸到小路上，朝着太陽懶洋洋地瞇着眼。他那純樸的、天眞的、好心腸的面孔是泥褐色的，这是最辛苦的农民才有的顏色。他看見上尉以后，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心虛地等着。

“上尉先生……”

“你为什么不敬礼？”上尉打断了他的話。尽量作出嚴厉的样子。

战士立刻把手举到軍帽边上。

“战时还要敬礼嗎？”

“当然……怎么能不敬礼呢？”

“可是，中尉并不講究这些……有人給他敬礼，他連看都不看……”

上尉的眉头略微皺了一下。

“您是等我嗎？”他問。

战士侷促不安地把軍帽放正。

“哦——，我說上尉先生，我想向你控訴一件事，可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关心我……我对中尉也說过，可是他把我赶出去了……”

“說吧，什么事？”

“我不知道是誰想出来的，他們都叫我蛤蟆，上尉先生。”战士哭喪着脸說。“沒有人叫我里斯托，而全都叫我蛤蟆……蛤蟆……里斯托蛤蟆……我已經听煩了……我在这里还有同鄉，他們会在我們村子里傳开的……你能不能告訴他們讓我安靜一下？不然，要是眞有一天我忍受不了，我可就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来……”

“唉，你呀，里斯托，这样不能解决問題！”上尉笑着說，可是当他看到战士的嘴唇在抖动，兩眼充滿淚水时，便把笑容收斂了，同情地拍着他的肩膀。“不要着慌，我們要想办法……你今年多少歲？”

“三十。”里斯托哼着說，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骯髒的小毛巾，不好意思地用它擦了擦眼睛。

“唉呀，三十歲的男子汉还哭……你將成一个什么样的战士呢？我說里斯托？”

"我……"

一个念头很快地掠过了上尉的腦际。

"听着！"他說，"你願意当我的通訊員嗎？"

"誰——我？"战士不相信地看了他一眼，接着他那生着密密麻麻的鬍子的臉滿意地紅起来了，他急忙地說："啊，当你的——为什么不成？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我能干这些事。我从地里回家后，能和面，会做肉湯——什么都会……"

"你是光棍嗎？"

"什么——光棍！我結过婚了，还有孩子呢……就是因为我的老婆托多拉有些懶，所以我还是个穷光蛋……就是这样，在一个家里，要是女人不好好干……"

"你什么时候結婚的？"

"我的大女孩很快就要滿十三歲了……我們結婚的时候，我才十七歲，托多拉那时二十二歲……"

"好吧，你下午到我的房子里来見我……对于那件事，你不要着慌，我將努力帮你忙……"

曼奈夫上尉看見兩个軍官都在連部办公室里，感到很惊奇。曼奈夫进門的时候，湼伊科夫中尉热誠地向他敬礼，而利切夫只勉强地在自己的坐位上略微欠了一下身。屋子里已經打扫干淨了，爐子生得暖暖的，桌子上那張塗髒了的紙也已經換上新的了。上尉在跟战士談話以后的高漲情緒立刻就不見了。他不知道是什么使他

更生气——是利切夫的厚顏無恥的面孔呢，还是涅伊科夫的那种热心的样子，这付样子使他不能对涅切科夫采取他已决定采取的嚴厉态度。在談到一般的事情时，上尉还能隐藏住自己的怒气，可是当談到薪金时，他又提高了声調。

“你們对我說什么，你們已經采取步驟了！”他发火了。“战士們根本沒有領到任何薪金，这件事情充分說明……”

利切夫中尉想打断他的話。

“我不是已經向您解釋过了嗎，我沒有过錯……会計經常把发薪表退还給我……”

“那么看起来，是您沒有把发薪表造好……反正您是什么过錯都沒有的……能一連三个月还沒有准备出一份名册来，那怕只是个形式也好……”

“对不起，上尉先生，这不是我唯一的工作……”

“您所有的工作都是这样，中尉……您給战士們吃了整整一星期的樟腦精，这又怎么解釋呢？”

“什么樟腦精啊，請問？”利切夫輕率地屈身問。

“您自己知道我是指什么說的……指鹽……”

“噢，难道您也想关心战士們吃的鹽嗎？……这是連軍需官的事……”

曼奈夫上尉看了他一眼，沒說什么。

“我早就知道您会这样回答我。”他开玩笑地說。

“但是請您自己想想，連軍需官明明說，是您下令不許報廢这些鞋的。”

利切夫中尉怒得面色发白。

“当然嘍！”他抿着嘴唇說，“我不会掏自己的腰包去付鞋款……”

“跟您就不能嚴肅地講話！”連長把手一揮說。“剛說定了一件事，接着又換成另一件了……还是請您把全連召集来，在庫房前面站队吧……”

“为什么在庫房前面？”中尉怀疑地問。

“我要把您直到現在还沒有發的那些衣服發給战士們……”

利切夫中尉剛走到門口，忽然又停了下来，向后退了几步。

“前天不是对您說过了嗎？这些衣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儲备！……这些衣服沒有团部的命令是不能往下發的。”

“我不能在战士們沒有衣服穿的时候等待命令。”連長坚决地說。

“好吧，就讓他們站队！”利切夫冷淡地嘟囔着，“我可不負任何責任……”

利切夫出去了，用力关上門。曼奈夫上尉直到这时才想起湼伊科夫中尉也在这里，他一直在屋角的爐子旁边站着。

"上尉先生，为什么您不向团部請示批准？"涅伊科夫不安地問。

連長沒有立即回答他。

"因为，"他說，"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拖我一个月……可是事情,正像您所看見的,是不能再拖延了……"

"也許这会給您惹起些是非……"

"那可不知道。我已經不能再等了。"連長聳聳肩說。"可是請您听着，您也应該做一件事……現在我要把新衣服發給二十来个人……您首先要找一个洗澡的地方，不論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好讓他們在穿新衣服以前洗个干淨。另外，您还要找一个比較寬敞的地方，把它改成一个浴室。清楚了嗎？"

"是的，上尉先生。"軍官点着头說。

"到中午一切都要准备好……"

曼奈夫上尉看見全連已在庫房前面排好队了。他命令中士把东西拿出来，接着就面对战士們，从排头到排尾看了他們一遍。直到現在他才了解到他的任务是多么艰难。他感到，他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照顧到，因为这样一排起队来，所有的人看起来都是同样地襤褸，全穿着同样破爛的皮靴。这件原来他以为十分容易的工作，一共用了將近兩个小时。現在該發皮靴了。上尉慢慢地走过战士身边，注意看他們的脚。就这样，不看他們的臉，他把那些鞋穿得最破爛的人挑出来，輕輕

地做了个手势讓他們走出队伍。二十八，二十九……

“三十！”他大声地說出了最后一个数字。“不少了。皮靴只够二十五个人穿的……”

“現在从所挑出的三十个人中，一定要讓五个人回队。誰呢？”他焦急地想着。沒有一个人，那怕是一个人也好，能够不予照顧。上尉抬起头来面对着战士們，憂慮地用目光扫視着他們。当他在这些人之間望着斯托揚和班代拉的高兴的面孔时，他想：“这就是那些領不到皮靴的人。”

“你們那里——那兩个人出来！对！你和你……”

斯托揚的臉脹得通紅。班代拉起初不知是怎么回事，也不知怎么是好，后来很遺憾地看了斯托揚一眼；斯托揚也回看了他一眼。还多三个人！上尉在里斯托——蛤蟆的面前犹豫了一会兒，里斯托親暱地向他做了一个手势，后来上尉就走过去了。曼奈夫犹豫了許久之后，便在挑出来的人群中把最后三个战士叫出来，接着輕松地嘆了一口气。以下的事情就进行得快了，發軍大衣时，好像都沒有那么多人要了。暖和的太陽在天空發着光芒，殘雪在融化着——战士們也知道，新的，还沒有穿軟的軍大衣很难疊起来，放在背包上怪难看地凸出来，而且不容易攜帶。發褲子在队伍里引起一陣快乐的騷乱。骯髒的，好久沒有洗澡的战士們，以那样一种預想不到的，簡直是女性的貪婪心情，一股劲向着那綠色

的腆子塊湧去，好像不是在發劣等的粗腆子，而是在發整盒整盒的糖果一样。

“您看見沒有？”連長皺着眉头說。“眞是如飢似渴地需要腆子，請您看看！您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

中士看見利切夫站在一旁，便很謹愼地默不作声。上尉又对他說：

“請您注意在战士沒有洗澡和沒有換內衣以前，可不要讓他們穿新軍服。”

“明白了，上尉先生。”中尉赶忙立正說。

曼奈夫上尉故意路过战士們的廚房，为的是檢查一下新炊事員是否已經工作了。一个身材十分短小的战士正在冒着热气的菜鍋旁緊張地走来走去，他的臉看起来是累得那样愉快，是那样沉醉在飯菜的香气中，使上尉一看就知道他眞有兩手。炊事員看見自己的連長，便直起身来，手里拿着冒气的鍋蓋。曼奈夫上尉过去曾經几次看見过这个个子十分矮小的、干瘪得像劈柴一样的、在連內軍銜最低的战士，他当时还奇怪怎么会把这样一个小个子征到軍队里来。

“大家說你是一个好炊事員。”連長悄悄地說。“你的同志們都这样誇你……那么就讓我們来看看你怎样給全連做飯吧！……”

矮个子战士的臉滿意地发着光彩。

“做飯的材料有点差勁，上尉先生。”

“技巧就在这里——用这样的材料做出可口的菜来……这样才看得出誰是眞正的炊事員，誰現在还在学这門行業……”

“我是專門燒魚的，上尉先生……那是我最拿手的……你要什么样味的魚我都会給你做——你总能区别出味道来。即使是从养魚缸里撈出来的金魚——我也能做成菜……”

“那么战士們喝的肉湯会不会做？”

“决不会丢人，上尉先生……”

曼奈夫上尉親热地拍着小个子战士的肩膀，接着就吃午飯去了。因为沒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軍官食堂就占用了鄉村电影院的放映廳——那是一个狹窄的，有一股怪味为他認为多擦是不必要的。里斯托支起胳臂，接着又从椅子上站起来，用一副心中有愧的目光等待着。在他的右手里露出一塊掉渣的干麵包。

“早点吃得眞早啊，里斯托！”上尉笑着說。

“别提了，上尉先生，我今天挨了餓了……”

連長惊訝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你不喜欢今天的肉湯嗎？”

“我跟你說什么好呢？上尉先生。”战士羞澀地搔着头髮說。“他們把肉湯給我盛到碗里后，我立刻就倒掉了。我里斯托还沒有这么糊塗去喝樟腦精湯……”

“唉，你看！”

“可是問題在这里，上尉先生，今天的湯里幷沒有樟腦精。后来战士們說——湯实在是太棒了，这样的湯甚至于别的連都沒有做过……可是我不是把湯倒掉了嗎……我也不能再把湯从地上拾起来了……以前战士們也是这样把湯倒掉了，而这次他們都先嚐了一小口。我連一口都沒有嚐……”

“那就是說大家喜欢今天的湯？”連長高兴地問。

“怎么能不喜欢呢，上尉先生，大家都說——湯实在太棒了。新炊事員第一次做飯就顯露出自己的本事来了。这兒的長廳，地板已經腐朽，窗戶全都釘死了。銀幕的黑框还掛在牆上，而那塊白布，当然早就不見了，因为炊事員們把它縫成做飯用的圍裙了。屋子里面發散着濃厚的霉味、酸味和那种在前綫吃的油膩的、辛辣的菜味，上尉很快就把午飯吃完了。最使他不愉快的是利切夫的那一伙人，他們都是些头髮梳得亮光光的、不知在忙着什么的、十分囂張的年輕軍官，用着高傲的目光看着别桌的人。有时他感到，利切夫用目光把他指給他們看，然后，他們大家都笑了起来。过了很長的时候以后，他們才偶尔用冷漠的目光看着他，后来又重新在他們臉上慢慢顯出嘲弄人的微笑。他沒等到那索然無味的罐头李子果汁送来，就气憤地出去了。

可是他出来以后心情很快就平靜下去了。太陽在明

淨無云的天空光輝地照耀着，在晒干了的紅屋頂上冒着白色的水汽。兩个膚色紅潤、臉龐寬闊的匈牙利妇女在牆外高声講着听不懂的話。她們高声談話的声音使一隻公鷄惊惶地抬起牠那滿綴紅鷄冠的头，很快地咕咕叫起来。在他的住宅前面，他的新通訊員穿着新軍大衣正舒服地坐在那塊不干淨的擦鞋墊上等着他。在軍大衣的底边下面露着黃色的皮靴，顏色只塗到胛骨处，一定是因为鞋油不够，或者是因为这是窮人的运气，上尉先生，运气好容易臨到你头上，可是就因为你头腦簡單又把运气給扔得远远的。”

后来，里斯托在屋子里收拾东西时，忽然抬起头来，偷偷地看了連長一眼，悄悄地問：

“你眞的是共产党員嗎？上尉先生。……”

“干什么？”連長笑着說。“这不好嗎？”

“哼——，不，不……为什么不好呢？”战士不知所措地結巴地說。

他心不在焉地在屋子里干活，后来又走近連長的身旁，很信賴地对他小声說：

“我跟你說实話，上尉先生，我因为这个思想而吃过苦头……”

“你說吧！”連長笑着說。“你仔細講吧！”

“那是在一九三二年，我剛剛結过婚……正鬧什么选举，我就跟別人一起……我还記得我把什么选票帶到

布乔夫奇去，后来把我們扣在村政府地下室里。我們在那里呆了兩天，到第三天，誰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别的人送到城里去了，而把我拖上楼去見村長。这时，上尉先生，村長是一个强壯有力的漢子，他可以一拳打死一头小羊……最先他給了我兩个耳光，我的耳朵就鳴叫起来了，接着他喝道：‘你放棄共产主义不？’‘我放棄！’我喊。‘你要放棄，’他喊，‘不然就把你的骨头打成粉末。’送我出来时，又給了我兩个耳光，这就……后来我就不敢再搞政治了……”

过了一会兒，連郵遞員迪紹奉命来了。到現在为止，上尉在連里还沒有遇見过他，于是好奇地望着他。这个战士身材矮小，穿着軍官的皮靴，戴着歪在一边的軍帽。他的嘴唇發紫，兩眼不停地轉动着，好像就不能片刻把目光固定在一个地方。他的右眼皮搭落在眼睛上，看起来有些滿不在乎和高傲的样子。

“你听着，”上尉一边仍旧看他，一边慢慢地說，“战士們埋怨說信件到得很不正常……这是眞事嗎？”

“不是……这是眞的，上尉先生，可是我們有什么过錯呢……郵件是用大卡車穿过整个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运来的，所以才躭誤了。而在渡口又常常發生堵塞現象，有时軍队要一連几天地等着过河。”

“可是，有时信件根本就到不了战士們的手里，这你又怎么解釋呢？常常干脆就是遺失了……根本就沒有

了……"

"这我可不知道，上尉先生……有时，真的，是丢了……从保加利亚到这里路太远了，什么事都可能發生。一个星期以前，就有一輛邮政卡車翻到多瑙河里去了。連司机也沒有撈上来，信件也沒有……全完了……"

"好吧……就算卡車落到河里过一次，可是信件經常丢啊……"

"那我可不知道，上尉先生……我不相信会經常丢……"

"你在收到信件时，看不看信封——有誰的，沒誰的。"

"根本不看，上尉先生……我干嗎要看呢——我直接把信件放在皮包里……"

"說謊！"連長心想。"最無耻的說謊……"

"你把信件交給誰？"

"交給利切夫中尉……"

"是这样……他是立刻把信件發下去呢，还是在他那里积压着？"

"我不知道，上尉先生……我哪能看連長在做什么呢……"

"为什么从你嘴里說出的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上尉最后發火地說。"你在这里跟在派出所里受審問不同，我是作为你的連長善意地問你

的。”

战士沒有回答。他的眼睛仍旧不安地望着連長的面孔乱轉。

“我估計，”曼奈夫上尉接着說，“信件是在連部办公室的某个地方丢了或被偷去了。那里一定从来都不上鎖……”

“我根本不知道，上尉同志。”战士頑固地回答。

“哼，你又是不知道！別的連經常收到几种日报。为什么我們連到現在还从来沒有發过任何报紙？看起来，在所有的邮遞員中，你是唯一沒有收到过报紙的！”

邮遞員的那个搭落在眼睛上的眼皮更加垂下去了，他的臉也略微有些变色了。

“完全不是，上尉先生……有的时候我收到过……”

“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一星期几次？”

“有几次……”

上尉生气地看了邮遞員一眼。

“你在搗什么鬼？說准了！”

“一星期兩三次，上尉先生……”

“好吧，我会查出来……就算这样，战士到現在还从来沒有一次在收到信件的时候一起收到过任何报紙，这你怎么解釋呢？”

“我不知道，上尉先生……”

“够了，你可以走了！”上尉冷淡地說。“从今天起你就不是邮遞員了……你要把职务交給阿列克西……”

曼奈夫上尉沒有預料到他的最后几句話竟会使邮遞員这么大吃一驚。他驚詫地看了上尉一眼，無援無助地張开了嘴，又閉上了，最后，他手里緊握着滿是皺紋的軍帽，頑强地說：

“您为什么把我免职，上尉先生？我是憑良心工作的啊……”

曼奈夫上尉不再理睬他，低下头去开始在笔記本上写什么东西。战士犹豫不决地轉过身去，迟疑了一会兒，好像在找能为自己辯护的話似的，后来帶上軍帽，便悄悄地出去了。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在跟利切夫一起写好連的彙报后，曼奈夫上尉才深深相信剛才跟邮遞員所进行的談話是多么草率和根本沒有考慮周到啊。利切夫中尉鎭靜地、毫不惱怒地迎接着曼奈夫的进攻，慢慢地、深思熟慮地回答曼奈夫的問題，曼奈夫忽然覺得在他的兩眼的深处蘊藏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暗藏的嘲笑。他不否認第二連跟其他連一样也收到报紙。邮遞員的确是憑良心地把他收到的一切都交給他了，連長撤掉他的职务的决定是根本不公平的。

“那么您为什么不把报紙發給战士們呢？”曼奈夫問，他預感到事情有些不太妙。

“我当然把报紙發給他們了！”利切夫吃驚地揚起眉毛說。我給自己和涅伊科夫上尉留下一份，其余兩三份就分發給战士們了……”

“發給哪些战士？”連長皺着眉头問。

“当然是發給連里的战士了……”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那一定是因为您沒有很好地檢查，上尉先生。”利切夫說，連長又重新感到在利切夫的眼睛深处閃爍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嘲弄人的火焰……

“我怀疑您所說的話！”曼奈夫憤怒地說，接着他立刻明白了：这样憤怒不会有别的作用，只会使自己陷在孤立無援的境地。“您發給誰了！至少您可以告訴我几个名字啊！”

利切夫中尉靠向椅背，粗声粗气地嘆了口气。

“上尉先生，我要是不知道您的脾气，那我早就感到大大地受到污辱了。这些怀疑都是为了什么呀？我当然記不得把报紙發給誰了，可是您一問全連，您就会完全清楚……”

等到上尉很快地想到了从什么地方能找到对方的弱点时，利切夫躬身向前，如受暗伤地說：

“可是，上尉先生，請您問全連，請您原諒，不要只問那几个可能是……心怀怨恨和抱有惡意的人……”

曼奈夫上尉皺着眉头看了自己的副手一眼，并沒有答話。他对这一切都立刻清楚了——郵遞員預先通知了自己的庇护人，而利切夫中尉从自己这方面又采取了迅速的措施。假如明天向全連問关于报紙的事，有几个受到利切夫中尉囑咐的战士就眞的会回答說他們收到报紙了。还有比这个更容易更簡單的事嗎？尽管如此，整个这件事情还会有这样一个唯一的好处，就是至少可以知道在連里誰是利切夫的親信。連長差一点露出了笑容，低下头去看着彙报。無論如何这个好处也不算小——一点也不算小。

曼奈夫上尉走出連部办公室，很疲倦，头感到很沉重。已經是黑夜了，但是，那一輪明月还在屋頂上發着寒光，街道看起来非常明亮。有几个战士从他身边走过，在黑暗中認出他来以后，立刻向他敬了禮。他几乎驚奇地回过头来——昨天他們在白天还不敬禮呢，今天在黑暗中却敬禮了。这些是他的連里的战士——上尉不但从他們的吱吱發响的皮靴認出了他們，而且也从他們的軍大衣認出了他們。他笑了，輕盈地向前迈着步子。他忽然覺得这个深夜几乎已經是春夜了——凉爽而不寒冷，在黑色的天幕上点綴着許多明亮的星星，天幕下面是明亮的屋頂，窗戶的玻璃反照着月光，到处是修長的、黑色的陰影。从那或明或暗的远处，隐隐約約地听到偵察机輕輕的嗡嗡声，接着完全消失在深夜的寂靜

里，后来声音又加强了，好像一只夜鳥在自己的攫取目标上打轉，盯視着那寒冷的明亮的原野。在公路上轟轟地开过一輛沉重的大卡車，卡車的大灯在远处只發了一瞬間的亮光。一个只穿着內衣披着軍大衣的战士，从一間屋子里走出来，輕輕咳嗽着，好像还在睡夢中，蹣跚地穿过院子。后来，街道就完全沉寂下来了——在那被月光照亮的街道上，只剩下了黑影，在远处只剩下了那些枯樹的側像。

曼奈夫上尉滿意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宅。沒有几天，对这間窄小的四壁空空的小屋子，他已經感到非常熟悉，非常可爱了。在他的兒童时代，他曾几次在假期里跟他祖父一起住在一个巴尔干山下的小城里，从那时就留下来这个弱点——怕住四壁空空的、矮小的、抹了許多石灰的、發散着新油漆味道的、門几乎是四方的、舖着黃色的寬地板的小屋子。总的說来，他虽然喜欢跟人們接近，可是在夜里却爱好独自一人任性吸煙，讀随手抓来的書报，想他所要想的事情，不在乎是否有人在看着他的臉。可是，这天夜里，他疲倦了，决定要躺下安睡，不想再点那盞發臭味的、燻黑了的油灯了。在他脫上衣的时候，他偶然望了一下那被月亮照得微明的桌子，看見在桌上放着一个又窄又長的女人用的信封。一封信？还沒有人知道他的前綫地址，誰能給他写信呢？他向前走了几步，詫異地拿起信封来，立刻便从那些粗

大的、写得很不熟練的字跡認出是他妻子的一笔女孩子气的、还沒有定型的字。

等他把灯点上，他才驚奇地發現他的心跳得快了，激动起来了，不知怎么好了。眞的，在他度过了十年的平靜的、安稳的、正常的家庭生活后，还会这样激动实在使他感到有些奇怪。在这些年代里，他們也有不少次曾分开过一兩天或者是一星期，可是——多么奇怪啊，——他想——在那些短期的离别时間內，还从来沒有写过信呢。只是在他服預备役的几个月里，他給她写过一些明信片，而且也收到过同样的明信片，上面有几句写得很認眞的含蓄的話。現在忽然——是一封信！——而且还是在她还沒有知道他的地址时写的，这封信一定是託哪一个到自己部队来的軍官帶的。难道会發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嗎？他的手指迅速把信封撕开，他一眼就把整篇信都看了。沒有——沒有坏事，沒有可怕的事。她写道，她很好，很健康——除了稍有一点咳嗽以外，什么事都沒有。这几天她穿上了她的高統橡膠套鞋，可是——多么糟糕啊！——他們給她黏上了一副紅鞋底，現在他簡直不好意思穿了。吃的已經很不錯了——昨天收到她母親的一个邮包，里面有面粉、猪油、一点猪肉和一些其它的东西。这样，总的看来，她很好，他不必，一点也不必为她不安。

“我在沒有收到这封信时也未曾不安过！”他难过地

想，虽然他在信的字里行間好像看到那双紅底的高統橡膠套鞋的形象，但他仍旧繼續讀下去。这双套鞋还是在他們剛結婚不久穿过的，最近几年他連想都沒想过再給她買双新的。忽然，在信中的平靜語調里，蹦出一些奇怪的字和出乎意料的話："親愛的，我万分为你不安，我的一切恐懼都来自你那倔强的、不易改变的和不大开朗的性格。我早就知道，你只要一干起什么事来，就把全副精力都用上了，你是从来不会用这样的精力来照顧一个人的，而且在你沒有以最好的成績把它完成以前，你是不肯罢休的。只要你能做到，这也許是很好的，实在是很好的，可是在战爭中，这却是可怕的。最优秀的、最忠于自己职守的軍官常常为了自己的热誠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親愛的，我知道，要求你不要尽你的本份去忠于职守是卑鄙的事情，可是我請求你要更注意一些。要保护你自己，照顧你自己！你知道，我从来也沒有为任何事情請求过你，可是你能够想像到假如你不回来，我的生活就会陷入一个多么可怕的孤寂和黑暗的境界啊！因此，我急忙寄給你这封信——但願这封信不要在事情已經晚了的时候才到达你那里……"

他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开信紙，望着窗外沉思着。倔强的，不大开朗的性格！"我的性格眞是这样的嗎？"他詫異地想着。我眞的是把我的全副精力都献給了需要的每一件工作了嗎？他并不知道这个，而她知道！

他立刻感到，好像看見她了——十分消瘦，十分蒼白，也許甚至于比他还高一些，瘦瘦的匀称的双腿，長長的脖子，头垂在脖子上面，头髮并不是永远梳得很整齐。她怀念着他，而且了解他——可是他了解她嗎？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嗎？他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信箋上。

“还有，親爱的，”她繼續在信里写道，“我覚得，你对人的态度过于固执和嚴厉，不善于跟人們相处，不善于等待。在战爭中，这种性格几乎不是很有好处的。我很怕想到：你將要到处都会被無数冲突和怨恨包圍起来，而且就这样走上战場。你这样固执和冷淡，誰会想到你，誰会保护你啊？我知道，你会把这个称为原則性，但是善于灵活地对待人是跟原則性互相矛盾的嗎？你是不慣于而且討厭那些生活細节的，但是假如你不善于团結你的副手，我想，去管理那么多人对你来說就会十分困难了。”

沒有几行，信就忽然結束了，好像她自己也被那些在他們之間从来沒有写过的字嚇住了。他机械地把信放在衣袋里，开始慢慢地在屋子里徘徊。在他的許多不习慣的、混杂的想法中，那双紅膠底套鞋的形象越来越頻繁地出現在他的腦际，他有生第一次感到一种痛苦的、沉重的、眞正的內疚。当然，根本不是指的套鞋問題，而是指的：从很多年以前，他就沒有再仔細看过她——她和她的需要，她的思想和那些使她激动的感情。她好像

那双套鞋一样被遺忘了——她怎样生活过来的，她有什么心事？他想：事情永远是这样，跟我們最接近的东西，正是因为跟我們最接近，却好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也正因为在这整个一段时期內，她跟他是那样地接近，他已經早就不再看她了，早就把她忘記了，正像一个人不再从鏡子里看自己的面孔一样。她老了嗎？她变样了嗎？这些他連現在也不知道，而她知道关于他的事却多得多了——甚至于連他有倔强和不大开朗的性格，他对人的态度很固执，很嚴厉都知道。

他在窗前停下来。月亮已經隐藏在楊樹后面，街道現在也已經消失在沉靜的黑影中了。如果在这个后方，在某个匈牙利商店里看到一双好看的、女用套鞋該多么好呢！他一定会立刻把这双套鞋買来，用邮包寄去。当他想像到她在拿到这件出人意料的禮物时的那副吃惊的面孔和那双激动的眼睛时，他就黯然地笑了出来。她会比看到任何信和字都更能明白前綫的情况。

他在入睡以前很長一段时候，都在想着：他挨家跑了許多匈牙利商店，跟售貨員爭論了許久，并且說服售貨員們給他拿出那些屯积起来的貨物，后来縫好邮包，仔細認眞地写上姓名住址，親手交給了軍邮。只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即將冥想那遥远的索菲亞时，他才忽然想到，他甚至連她穿的鞋的尺寸都不知道。不知道尺寸！这是一个多么荒謬的障碍啊！他疲倦地合上了眼睛，后

来就慢慢地进入深沉的、不平靜的睡鄉。

*　*　*

处理戰士們的薪金整整用去了他兩天时間。最后，团部会計員，一个头髮梳得很整齐很光亮、臉上淨是疙瘩的部队职員——他無論什么时候都打嗑，總是用一个火柴桿剔着牙縫——無精打彩地把連部薪金表收拾起来，給他数了一大堆占領紙幣。上尉仔細地把紙幣收到自己的皮包里，好像一塊沉重的石头从他心里落下去了。到現在为止，在所有的实际困难中，这件事看起来是最杂乱，最难办的，可是，一切还是順利地解决了。他很慇懃地跟会計員告别，用輕快的步伐走在滿是泥濘的道路上。快到团参謀部时，团長忽然出現在他的面前。团長只穿着上衣，勳章和肩章端正地掛在上面，他耐心地，几乎是踮着脚尖在窄小的路上行走。上尉收斂了笑容，兩脚踩在泥里，給团長讓路，恭敬地給他敬了个禮。团長在走过他身旁时，忽然盯着他那近視的小眼。

"啊，是您啊！"他說着，鬍子上下跳动着。"第二連現在怎么样了？"

"不錯了，上校先生……"

"好，好！"上校点着头說。

可是团長并沒有走过去，仍旧看着他，但是却有些不知所措，好像还有什么話要說似的，可是又犹豫不

决。

“我很高兴，上尉，”团長又开始說，“第二連已經找到自己优秀而称职的連長了，可是从您这方面說，您也应該耐心和小心一些……請您記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要使我团里的軍官都能在互相了解和尊重的气氛中生活……”

“清楚了！”团長走过去以后，上尉想。利切夫中尉已經找到机会和办法去訴苦了。可是值得玩味的是去了解一下他究竟是向团長本人还是向师長訴苦的，根据上尉的了解，利切夫和师長是老相識。也許副团長知道更多的情况，他决定到副团長住所去，可是这回不凑巧，少校到軍部开会去了。很明顯，利切夫中尉并沒有沉睡，他在准备战斗，他一定正在上尉背后策謀着什么。曼奈夫上尉直到現在才詫異地意識到，在全連都在进步的热潮中，他忽視了自己的对手可能进行的防御行动。可是眞的，利切夫能采取什么防御办法呢？他的一种办法已經清楚了——以接近上級長官来威脅他，不公正地誹謗他，歪曲他为全連所做的一切福利事情，他一定已經把这一切都向团長或师長說了。还有什么？也許中尉派了什么人在跟踪他——窺測他和什么人接触，准备进行什么措施，以及下一次打击从哪里下手。这是完全自然的——沒有調查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可是他自己却沒有进行調查，一点也不知道他的对手的意图。利

切夫难道不会在什么地方給他个措手不及，冷不防地在他背上插一把尖刀嗎？

在供給站前只有兩輛馬車，正巧其中一輛要到他的連队駐紮的村子里去，战士不友好地望望他，嘀嘀咕咕地說什么車已經过重；后来他就忽然不見了，顯然是希望这位軍官放弃搭車的念头。曼奈夫上尉一点不生气地爬上了馬車，耐心地在車上等着战士。太陽舒适地晒暖了他的背，午后的薄霧在陽光中变成了金黃色，从平原上吹来不可捉摸的寒意，陽光像是停留在他的头髮里和毛鬃鬃的軍大衣面上。四周的街道杳無人跡，大地完全沈在寂靜中，只有一只公鷄从远处的院子里沙啞地啼叫起来。在他的一生中也曾遇到过这样湿潤的春天下午——在某个偏僻的小村子里的安宁的下午，那时他还是一个思想單純的好靜的人。在他綠色雨衣的口袋里裝着鋁制的小盒，盒里盛着魚餌。也有过这样的时候——那时沒有战爭、沒有尖銳頑强的斗爭——他安詳地坐在大車上，身后擱着背包和魚具，路也是潮潤的、樹被剛下过的一場雨淋湿了，空中飛过快速移动的碎云——很久了，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宛如隔世了。

那位战士終于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車开始动了。所經过的地方就是他上次怀着兴奋而緊張的心情第一次坐上迪米特尔的馬車到連队去时走过的地方。这里就是迪米特尔鞭打馬，給大卡車讓路的拐弯，这里是毁了又

赶修起来的小桥，再过去就是那一片刚刚發綠的田野，田野的远处被薄雾复盖着，呈現出淡灰色，被破坏了的公路兩旁的田野里殘留着燒焦了的草根，一片褐色。战士依然垂头丧气，不滿意自己的同伴，毫不憐惜地打着馬。像第一回一样，車在不平的路面上顚簸着。离上回虽然只过了一个星期，可是上尉覚得好像已經过了几个月——發生了那末多事情，他也做了那末多工作。“倔强的、不易改变的性格！”忽然掠过他的腦际。难道眞是不易改变的嗎？只过了一个星期，可是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已經善于处理瑣碎的事务——軍用碗、彙报、薪金、战士的菜湯——而这些并沒有使他感到是一种負担。“对人固执而嚴厉！”难道剛才他在战士几乎拒絕他上車时爭吵了嗎？他有助手，眞正的好助手，他热爱他們，并且相信他們。是她不了解他呢还是他自己变样了？像上次一样，从对面曠野里吹来陣陣冷風，于是他拉起軍大衣的領子。好吧，战士，随你怎么打馬吧，上尉反正也要快一点赶回連队，到自己的战士中間去！他感到同他們在一起比同試驗室里的沒有生命的試管在一起更习慣得多，难道这是一个冷酷的人嗎？一个渴望和别人交往的人能說是冷酷的嗎？

不久，馬車进了村，漸漸慢下来了，曼奈夫上尉从早上就看到，在連队的庫房附近聚集了一大堆战士，他們坐在院里的劈柴堆上，好像在注意听什么，上尉輕輕地

从車上跳了下来，走近他們。坐在边上的战士們看到他以后，說了句什么，接着从人堆里鑽出了蔡諾灵巧的身軀，他利落地喊口令：

“起立！向右看——齐！”

“出了什么事嗎？小伙子們！为什么聚在一起？”上尉問。

直到这时他才看到身材矮小的圖書館員手里拿着报紙站在人堆中。

他又高兴又害臊地說：“我們收到了邮件，上尉先生，我們剛剛念完前線的消息……”

“这么說，阿列克西是个勤快的通訊員了？”上尉微笑了。

他在战士們中間感到很舒服，他愉快地看着他們这样和睦地、有礼貌地聚在一起，臉上帶着友爱的表情。

“嗯，很好，很好！啊，怎么？——念完了嗎？”

“还沒有呢，上尉先生……現在我們正要念里斯托收到的信……是他的小女兒写的。……”

“我的穆拉丹卡写的，上尉先生，”里斯托在人堆中說，臉上流露着父親的驕傲。

“讓我們听听吧……”

他坐到劈柴堆上，跟战士們在一起，其余的人也都圍着他坐下了，臉上露出親切的微笑。斯托揚站在大家

前面，打开信紙，向連長丢了一个神秘的同謀者的眼色，慢慢地念：

“親愛的爸爸，我們很好，你好嗎？媽媽給你寄了一副手套、果脯和一点兒燒酒，可是你还沒有写信告訴我們你是不是收到了……”

“我沒有收到！”里斯托惋惜地說，斯托揚責备地望了他一眼，又接着念：

“親愛的爸爸，現在天气已冷，你应該穿暖和点。我們这兒大家老談論着前綫，老师告訴我們說，你們正在为全世界的自由而战斗，我很高兴，你在为全世界的自由而战斗。我要求你勇敢地战斗，可是要保重自己，别讓德国鬼子把你打死。親愛的爸爸，你不用掛念我們，現在大家都很照顧我們。村長常来問我們需要什么东西，前天还給我們拉来了劈柴，他們也給村里别的軍屬送了，給盧康叔叔和蔡察的爸爸也送了。村長对媽媽說，他們春天还要来替我們耕地播种呢！昨天留宾打了我的背，老师对他說：你也不害臊，她爸爸在前線，你还打她，后来还把他拉到全班同学前面，申斥了一頓。

“親愛的爸爸，媽媽和米尔乔哥哥都很好，他們向你問好。我吻你和所有的为全世界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們。你的女兒穆拉丹卡。”

在信快念完的时候，里斯托重新掏出骯髒的小毛巾，不好意思地用它擦着眼淚，别人都感到兴奋和激动，

不出声，但从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信中簡單的字句已深深打入他們的心坎。斯托揚念完信以后很久，战士們还呆在原地不动，分成一小堆一小堆兴高采烈地談着話，一下子就叫人明白：原来他們大多数人都收到了信，家里人都在信中誇耀政府的关怀和照顧。曼奈夫上尉在回家以前，看到他的战士們的臉都已流露着快乐的笑容。兩个年青的农民出身的战士，想不出别的办法来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就抓住腰帶摔起跤来。在他們周圍的人立刻圍起了一个圓圈，战士們向他們开玩笑，出坏主意，在精神貫注的摔跤手靠近圓圈时，战士們就很快地把他們推到当中去。喘息声漸漸加重了，血湧到兩个年青农民的健壯的臉上，最后那小个兒的战士机伶地把脚放在对方腿下，很快地把他的兩肩貼在潮湿的地面上。于是活躍的战士們高声鼓起掌来，喧鬧地喝采，接着另一个新的摔跤手进入場子中央，开始挽起袖子。

从这天晚上起，斯托揚每天都召集全連战士上时事課。起初他只給他們念些前綫报紙上的消息和国內报紙上的比較重要的文章。后来改进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在曼奈夫上尉的帮助下，圖書館員跟师部的前線通訊記者建立了联系。每天晚上，在别的战士都睡下以后，他从电話里收听最近的战事新聞和保加利亞国內外的重要消息，电話員房間里那架破旧的大打字机几乎总要嗒嗒地响到半夜，可是这样每天清早在早餐以前，战士們就能

知道全世界广播电台所广播的消息了。

連队一下子看到了全世界，战士們知道了苏軍的胜利进軍、苏軍的巨大的胜利、法西斯軍队逃向德国旧国境等情况——知道了前綫發生的一切事情。起初，他們对战事消息似乎幷不很感兴趣，陌生的城市名称幷沒有向他們說明什么，数字也只是冷冰冰、死板板的数字，可是后来漸漸引起了他們的兴趣，战士們开始懂得，他們也是这巨大的統一战綫中的一个小环节，在遙远的战場上發生的一切事情也都跟他們有关系，决定着他們的命运。战士們每天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时事报告，每天早上他們匆匆地走向集合地点，幷不是急着怕赶不上早飯，而是要按时赶上时事报告。斯托揚不知打哪兒找到一張匈牙利出版的欧洲大地图，他每天在地图上划出战綫的变化情况。战士們看到北方紅色区域逐漸包括越来越多的新城市，包括了新的巨大的地区，可是在南方，他們那边的紅綫却依然不动，战綫固定住了。这情况开始使他們生气，激起了他們的競爭心，难道他們的战線就不会移动了嗎？他們难道就不会再前进了嗎？战士們看看地图——在他們前面的路上有着一串陌生的大城市、生疏的地区和国家，可是到底他們到这里来也不是为了把整个战爭时期都消磨在这个偏僻的匈牙利小村子里的。

曼奈夫上尉有时也来听时事报告，可是与其說他是

来听时事的，还不如說他是怀着渴望的心情来观察战士們臉上的表情的，他們的面孔已經不是他刚来連队时看到的了，臉上已經有了生气，目光中已經有了活力，表情中已經有了濃厚的兴趣。战士們常常提出一些使图書館員为难的問題：“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線落后了？”“德国人是不是故意把衞戍部队留在被包圍的波蘭城市里？”“布达佩斯很快就要攻下来嗎？”斯托揚感到十分困难，急得流汗，他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来解釋苏軍总司令部的意图。从来沒有拒絕回答过大家的問題。在曼奈夫上尉的臉上現出暗示的微笑时，年輕的战略家就大胆而自由地發揮他的理論，預測未来的軍事行动：“只要布达佩斯一攻陷，”他說，“你們就会看到我們这条战綫会怎么样向前移动……現在就只是布达佩斯这座空城阻擋着我們……”

“可是匈牙利人說，好像德国鬼子要發动反攻呢，”一个战士不服气地說。

“胡說！”图書館員受委屈地叫了起来。“他們連防御的力量也沒有，还說什么反攻……这純粹是胡說……”

“不知道！”战士妥协地聳起了双肩。“匈牙利人这末說的……我是从我的女房东那兒听来的……”

“你听女人饒舌……匈牙利人怎么会知道德国將軍在想什么呢？”

“他們扔过傳單，”那战士完全勉强地咕嚕說，“他們用飞机撒过匈牙利文傳單……”

“好，我們等着瞧吧！”斯托揚用有点威脅的口气干巴巴地結束了这次报告。

过了一会兒，趁战士們都去吃早飯的时候，連長把斯托揚叫到一边。

“你知道什么叫做战略陰謀嗎？”他問，一面漫不經心地从軍大衣上拍去麦稭。

“是，我知道，上尉先生。”战士紅着臉說。

“当一个人淸楚地懂得他不能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就不再追求胜利了，而会在断气以前想尽办法进行破坏活动……現在是战爭的最后几个月，我認为突然發生坏事是极可能的。对德国人說来，战爭已經不是按着嚴格的規律和邏輯进行了，否則他們早把它結束了……現在鬼才知道他們在想什么……所以总地說来，我看，应該教育战士們提高警惕，而不应使他們高枕無憂……”

斯托揚好像認錯似地沉默了。后来曼奈夫上尉在食堂里又重新想起跟图書館員的談話，他給他提了宝貴的意見，可是难道不应該对自己也提这样的意見嗎？他在連队里的对手难道不能單独給他什么坏的意外嗎？敌人已經失去了在公开斗爭中重新夺回已失去的地位的一切希望，难道他不会进行陰謀活动嗎？对，当然是这样的——提高警惕从来不会是多余的。

曼奈夫上尉很快就給班代拉找到了工作——委任他組織業余舞蹈队，还叫他教連队唱几支战士的歌。起初班代拉竭力反对——他說他不会指揮三部合唱，可是后来他很快就同意了試办齐唱队，他教的第一个歌是“喀秋莎”，第三天全連已經相当順口地唱这支好听的苏联歌曲了。这些成績鼓舞了班代拉，他迫不及待地又組織了一个小型乐队，連队里本来就有一根洋笛，后来又找到了一个手風琴手，可是还沒有手風琴。到处打听了很久，終于在烏克蘭第三方面軍政治部贈給保加利亞軍队做为礼品的一堆战利品中找到了一个手風琴。洋笛和手風琴——对于連队来說，已經足够了，听众是不会苛求的。

不久，每天傍晚就成了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刻，在第二連庫房前面寬敞的院子里，常常聚集了从别的部队来的战士，他們在尖厉刺耳的、甚至于刺激神經的洋笛声中跳起了保加利亞霍洛舞①。最后，在匈牙利人习惯了洋笛的声音以后，他們就开始聚在战士們的霍洛舞周圍，滿有兴趣地看着这种不熟悉的舞步，兴奋而滿意地点着头。一个姑娘冒險地抓住战士們粗糙而坚硬的手，开始和别人一起随着节奏可笑地跳起来；在他們周圍，

① 霍洛舞是保加利亞的一种民間舞蹈，一般都是圍着圈子跳的，人数不拘。

那些沒有参加霍洛舞的人，好奇地望着，拚命忍住自己的欢笑。手風琴手早就偷偷地学会了匈牙利的卡尔达什舞曲，过了一会兒，舞蹈就摻混起来了。可是保加利亞战士跟匈牙利人不同，他們很快就学会了艰难的舞步，院子里傳遍了笑声、愉快的鞋跟撞击声和欢乐的叫声。最后，值班的軍官总要几次走来，告訴狂欢的人們說：大家都該回家了。

一天早晨，斯托揚飞快地闖进連長的房間，臉上由于兴奋而發着光彩，这已清楚地說明：他帶来了好消息。

“布达佩斯攻陷了！”他剛进門就喊，“师部剛通知我的……”

这眞是个了不起的消息，連長兴奋地沉思着，在房中来回踱步，在窗前站住了，忽然說：

“該想法慶祝一下……使战士們了解，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們該怎么做呢？”

“我也正在想……要是我們能从农民那里買到一只小猪，那就好了……在連队的錢櫃里还有点兒錢……以后我总会想法子向会計解釋的……”

“有时农民是賣小豬的，”图書館員滿心情願地同意了。

午飯时，每个战士領到了一塊烤得很香的嫩猪肉，

新炊事員在做菜时几乎因高兴而咽住了气，吃过飯很久以后，他还悄悄地走到一个个战士面前，征求他們对烤豬肉的意見。連長簡短地講了几句話，战士們齐声欢呼“烏拉”——無法弄清楚究竟是为了勝利呢，还是为了烤猪肉而欢呼，——可是他們雷鳴般的呼声傳遍了全村，叫匈牙利人都驚奇地从窗戶里向外張望。布达佩斯已經攻陷，軍队面臨着新的、重大的任务，战士們的脉搏已和前線連成一气，許多师团都开始轉移，后方的道路上到处排列着部队的漫長的行列，公路上整天隆隆地响着卡車，飞馳着摩托車，砲兵部队的重砲深深地陷在泥濘中。有一次过来了一支坦克部队，战士們讓出路来，怀着驕傲和充滿希望的心情看着这些龐大的鋼鉄怪物，它的履帶沉重地發出隆隆声，它噴吐着一团团青灰色的汽油煙霧，在公路上前进。前線傳来的悶壓的砲声越来越頻繁了，晚間西北方閃爍着紅色的火光。前線漸漸变得有生气了，好像在这最初几天，在它还沒有用战报和总司令的命令向全世界响亮地發佈以前，只不过是在輕輕地試試自己的声音，这战役的总司令远在克里姆林宫，他稳健而智慧地掌握着人类的命运。

* * *

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發給了曼奈夫上尉一匹馬。这是曼奈夫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他在学校和服役的整个期間，事情总是碰得这样不凑巧，使他从来沒有

騎过馬。这牲口無疑是健壯的——細長的腿，小而結实的腦袋，一双易怒的眼睛。在战士緊緊抓住繮繩时，牠就用前蹄踢着潮湿的地面，憤怒地从鼻孔里噴气。利切夫中尉仔細地看看牠，这时連長注意到中尉的無恥的眼睛正在愉快地閃动着。

“好馬！”利切夫中尉說，尽量掩盖自己的嘲笑。“我簡直嫉妒您……”

“看得出来，是匹好馬，”連長不在乎地拍拍肌肉發达的、平滑的馬頸，意味深長地說。

利切夫中尉看了一下聚集在周圍的战士，狡猾地說：

“哎，怎么样——您不騎着試試嗎？”

“我要試的，”上尉含怒地答道，他覚得自己全身有一点出汗——自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發窘，因为他連从那一边上馬都不知道。一会兒他坐上了馬鞍，四面望望，彷彿看到迪米特尔眼中有点惊慌的神色。

“上尉先生，”他担憂地說，“您騎馬內行嗎？”

难道他上馬上得那末糟糕嗎？上尉抓住馬繮，冷冷地回答道：

“我騎过馬，你別担心……”

“我要說的是——这馬不听話……給沒有經驗的人騎不合适……”

上尉沒有回答，用脚后跟踢了一下牲口潮潤的兩

肋。馬吐了一口气就慢慢地走了起来，他过去曾听說，应該随着馬步子的节拍輕輕地从馬鐙上抬起身来，可是他現在感到这节拍完全是混乱的，不均衡的，馬好像不断地使他向右边傾斜，在他从混乱狀态中稍微恢复过来一点的时候，他看見迪米特尔正在慢步跑上来。

“上尉先生，”战士有点不好意思地說，“您最好只把脚尖套在馬鐙中，别用整个脚底套着……这是匹劣馬，万一把您摔下来，您也不至于弔在馬鐙上……”

“好，迪米特尔，”連長溫和地回答，“請你去了解一下，是誰管馬的事……”

到村口时，他已經习惯了馬步的緩慢的节拍了，他已經牢固地坐在馬鞍上，不往一边滑了。順着公路到隣村大概有三公里——足够讓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于騎馬了。走了一公里以后，他就稍微增加了速度，馬在公路上較軟的一边迈着标致而均匀的小步子。他那种不愉快和不安的感覚已經完全消失了，他感到自己紮实地坐着，牲口甘心情願地听从他的一切命令和动作，为什么說这是一匹劣馬呢？迪米特尔对馬的知識一定也和他差不多。他的心剛剛鎮定下来——突然在公路上出現了一輛卡車，从它的飞快的速度看来，可以断定是空的，車篷上卸下来的防雨油布飄得远远的像一对翅膀，曼奈夫上尉覚得牲口吓怔了，神經質地豎起了耳朵，他便緊緊夾住了兩膝，抓住了馬繮。馬几乎停住了，在他跨下

跳动。

后来他实在記不起發生了什么事，馬一定是被防雨布吓住了，抬起前腿，接着像鳥似地飞快地在沒有人的公路上跳了一大步，曼奈夫上尉像在神怪故事里似地伏在馬背上，后来他忽然發現自己正昏乱地飞騁在平原上，馬風馳电掣地在漫長而平坦的大道上奔跑，不舒服的顚簸已过去，馬的步子像波浪一般，虽然快，可是他却覚得現在坐在馬鞍上更容易了。但他很快就控制住自己，試叫馬停住，可是受惊的牲口繼續瘋狂地沿着公路奔馳。在空曠的田野上这还沒有什么可怕，可是漸漸靠近村子了，会闖禍的。縱然他覚得嚼环已經把馬的嘴角都勒破了，但是使馬停住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他正在轉念头和想办法，忽然覚得陷了下去，接着自己就像从馬鞍里彈出来似地忽地翻过了馬头。

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正仰面朝天躺在潮濕的公路上，馬站在他旁边，伸長了美丽的脖子，用像人样的眼光注視着他的臉。他不好意思地站起来，竭力控制住双腿的微微战抖，很快地抓住了馬繮。馬已平伏下来了，認罪地低下了头，輕輕地喘息着。曼奈夫上尉向四周看——一个人也沒有，沒有人看見他这愚蠢的結局。他又跨上馬往回走——开始时用慢步，后来用小跑步，尽力想忘掉这次不幸的摔交的回忆。他一直用小跑步騎进了村子，往連队的庫房走去。迪米特尔快活

地跑过来，别的战士也都从劈柴堆上站起来，利切夫中尉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現了，他臉上始終浮現出譏諷的神色，眼中閃着隐約的嘲笑。

“您恐怕是摔下来过了，”曼奈夫上尉下了馬以后，利切夫中尉似乎輕描淡写地說。

“您是怎么想出来的？”連長發怒地叫起来。

“我瞧見……您背上淨是泥……”

站在旁边的战士微笑了，可是他們一下注意到連長在生气，就很快收斂了笑容。利切夫中尉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走开了，嘴里快活地吹着口哨，手里灵巧地揮动着削得很光滑的短杖。迪米特尔牽着馬繮，馬还回过头望了主人一眼——曼奈夫上尉覺得馬似乎在对他表示嘲笑和抱歉。

傍晚，在上尉走进軍官食堂的时候，涅伊科夫中尉親暱地向他招手，一边做出一付气派十足的慷慨姿态：請这边坐！曼奈夫上尉漫不在意地在他旁边坐下，馬上就聞到了一陣酒味，他自己从不喝酒，也很难忍受喝醉酒的人。涅伊科夫中尉打算給他講一段冗長紊乱的故事，說什么一个叫山道尔的爵士藏有“柏連卡”——匈牙利人是这样叫燒酒的——“如果上尉願意賞光的話……”，可是曼奈夫上尉几乎沒有听見他在說什么，故意堵住鼻子，防止酒精和湯菜的濃味，厭煩地吞食菜飯。于是涅伊科夫中尉滿有信心地向連長俯过身来，悄

悄耳語說：

“上尉先生，今天您恐怕是馬把您翻下来过吧，嗯？”

“誰跟您說的？”連長溫和地問，可是他已覺得自己的臉在發燒。

“还有誰呢？除了瓦斯卡①……”

“哪一个瓦斯卡？”

“利切夫……他跟我說这些还沒有什么，可是他的伙伴把是非搬弄得到处都是……”

曼奈夫上尉那么使勁用湯匙舀湯，把湯都洒到桌子上了。湼伊科夫中尉把头放得很低，朝他噴散着酒味，又輕声說：

“我要告訴您另外一件事，上尉先生，这是眞話——讓这件事只有我們兩人知道吧！……他們早已替你做好这圈套了——还在十天以前，他們就商量好了要發給您一匹胆小的馬，然后在战士面前出您的洋相。他們就是这一流人……我淸淸楚楚地知道。”

某些片断的回忆模糊地掠过上尉的腦际——他們曾經朝他的餐桌这边看，还咧着嘴笑！就是說——眞是这末回事！他轉問中尉，生气地說：

---

① 瓦斯卡是瓦西尔的愛称；副連長利切夫的全名是瓦西尔·利切夫。这里只用了他的名字。

"那您为什么不早告訴我呢？"

中尉頓时着了慌。

"我总以为他們是不会这样干的，上尉先生，"他認錯地嘟囔着。"我想——他們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如果昨天我及时看見了馬，我会馬上告訴您的，可是我来到的时候，您已經騎过馬回来了……我对这匹馬知道得很清楚——好几个月来誰也看不中它。其实馬倒是匹好馬，就是容易受驚……在路上看見个兔子也会跳起来的……"

可是第二天当涅伊科夫中尉看到連長騎在那匹机伶而英俊的馬上时，他完全給吓坏了。馬在泥濘的路上小步地走着，生气似地用眼白瞅着过路人。曼奈夫上尉在馬背上警覺地抓住繮繩，他的臉顯得嚴肅而陰沉。

"您在干什么，上尉先生，"涅伊科夫几乎驚訝地叫了起来，"昨天晚上我不是提醒过您了嗎……"

"事情也不是那么可怕的，"連長意味深長地微笑了。

"您恐怕会摔断頸子的！"

"到現在我还沒有摔断……"

涅伊科夫中尉在奔馳的馬从公路上消失了很久以后，还瞪着眼睛看，一面揚起眉毛搔搔自己肥胖的面頰。他什么也沒有想，可是又像有什么在腦子里轉，彷彿有一种感覺清楚地在說："跟这样的人是不能开玩笑

的……跟这样的人最好还是做个朋友！……”

曼奈夫上尉并沒有摔断頸子，可是眞有一天馬又把他摔了下来。微風颳起了一張落在公路上的报紙，受惊的牲口又瘋狂地飞奔起来。肇事地点恰巧同上次是一个地方——并不是什么偶合，而是因为公路在那个地方窪下去了，接着就是一座新修的小桥。当他閃了腰爬起来的时候，馬在几步以外等着他，上下点着头，好像牠也不完全同意剛才發生的事件似的。

几天以后，曼奈夫上尉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也是当着全連的面。連队已經开始在村子附近——在稀疏的小樹林和通往前線的田野里作战斗操練。連队唱着歌走出村庄，沿途匈牙利妇女們都打开了窗戶，用白嫩的胳臂撑在窗台上，長时間傾听着陌生的歌声。一位苏联司机甚至于把他的深綠色的大型“吉斯”卡車停在公路一旁，仔細地听了听，滿意地低声叫道：

“瞧，这些小伙子們！”

他面部的表情說明了，这个奇異的景象使他特别高兴，几乎使他感动了。外国人唱苏联歌——他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他鼓起掌来了。走在第一排的班代拉眼紅着頸子，彬彬有礼地微微鞠了个躬——并不比演員在台上向观众謝幕时的姿势差。他常認为人們在向他自己——战士合唱队的領导者和鼓舞者个人祝賀。

不一会兒，在他們面前展开了田野——光禿禿的、

綠褐色的原野，在远远的地平線上有稀稀落落的樹林，排成網狀。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二月天气，已經很热了，土地很快干了，好多大青蛙懶洋洋地在水溝旁注意地觀察战士們。各班各排都傳出了輕輕的談笑声，浮現出短暫的微笑，有时又大笑起来——整个連队像一羣嗡嗡响的蜜蜂一样飞舞在陽光普照的平原上。連長滿心高兴地听着他們的各种声音。不，这些已經不是他来时遇到的那些人了。連長为他們做了多少事，太少了呢，还是很多——他不知道。可是他覚得，成績的获得并沒有碰到很大困难。現在，笑容代替了愁眉苦臉，愉快的朝气勃勃的表情代替了辛酸的面容。只有利切夫中尉臉色有点發黄，嘴里咬着一根草，吊兒郎当的，看起来好像是作夢。他的举止变得軟弱無力，眼圈兒發黑，如果从他的打哈欠来判断，可以認为他晚上沒有睡好。涅伊科夫中尉曾暗地里告訴他說，晚上利切夫和食堂里的青年軍官打扑克牌玩到深夜；一定贏了很多錢，因为他的皮夾里老是塞滿了匈牙利鈔票。曼奈夫上尉偷偷看了他一眼——不像个贏了錢的人，他的样子是落魄和頹廢的。

連队离开了公路，走进沒有翻耕过的田里，战士們愉快地叫喊着，跳过了壕溝。馱着机槍的馬把鉄鞍搖得鏗鏗作声，不时低下头貪婪地用嘴舐着那才長出来的嫩草。連長看到，蔡諾虽然肩上扛着輕机槍，可是却很伶巧地躍过壕溝。在他寬大而發干的臉上顯出了从来沒

有过的笑容。他那永远陰沉的近乎冷漠而稍帶怒容的面孔也不見了，上尉看到他的鼻孔微微翕动，正在吸着干燥的土地所發出的暖和的春天的气息。这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好像第一次覚得回到了家鄉，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不能是孤独陌生的，也不能是陰郁的。在他前边不远，阿列克西和斯托揚像平时一样，經常在一起，兩人热烈地低声爭論着什么——年青人激动着，爭得面紅耳赤。从班代拉身旁發出了响亮的笑声——他一定是在講某一个有关战士的老笑話，因为他兩手緊抓着刀子，瞪着兩眼，使勁蹲着走。迪米特尔好心地看了看他，一边輕輕地微笑，一边踏着稳健的战士的步伐在不平的田地上前进。整个連队好像都沉醉在暖和的陽光里、在大地的蒸气里、在明淨的天空下了，可是沒有一个战士是迷迷糊糊或無精打采的。

不一会兒，連队散开了，进行操練。在宁靜的平原上响起了宏亮而干脆的口令。战士們由于整个冬天身体沒有活动，現在都兴致勃勃地跑起来了，更加兴高采烈地臥倒在潮濕而溫暖的土地上，向前爬动，他們快活地高声重复着口令，熟練地扳着槍栓。半小时以后，長長的陣綫来到了一个很寬、也許是相当深的水渠跟前。青蛙驚慌地跳到綠色的緩流中，一条水蛇突然探出了扁平的腦袋，一看到那么多人，吓住了，立刻又鑽进冷水深处不見了。战士們像孩子似地尖叫起来，往水里投下許多

大塊的泥土和樹枝，激起了高高的水柱，在陽光中閃閃發光，曼奈夫上尉走近他的兩个排長，一边半信半疑地搔搔头，一边用眼打量着渠的寬度。战士們聚集在周圍，七嘴八舌地討論着，还小心翼翼地用靴尖往水里試探着。

“我总覺得还是可以跳过去的，”連長最后說，好像眼中閃过一瞬即逝的快活的光芒。

“别提了，上尉先生，”涅伊科夫搖着头說。“太寬了，跳不过去……”

“如果有人在你后面放着机槍，我敢打賭，你就是用一只脚也能跳过去……”

“那是另外一回事……”涅伊科夫笑着說。

周圍的战士好奇地听着，打量着寬寬的水渠。

“有三米吧，”一个战士說。

“来吧，利切夫中尉，”連長說，“您为什么不試試？”

“太寬了，”軍官惡狠狠地咕噜說。

“听說，您过去是个运动健將……如果您不跳——誰还能跳过去呢？”

周圍的战士輕輕地騷动了，他們的眼光里隐藏着笑意。利切夫中尉的臉完全变黄了，他突然很激动地、神經質地解去軍用皮帶。全連人都聚在周圍，有些人还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好奇地打听着。利切夫中尉粗暴地推开挤成一团的战士，再一次用眼睛打量一下渠的寬

度。眼光中帶着犹豫的神色，可是要撤回已經晚了。

“讓出点地方来！”他神經質地厉声喊。“你們听見了嗎？我是对你們說的！”

战士們讓出一条寬寬的走道，津津有味地等着看热鬧。中尉把上衣解开，輕輕地咬住嘴唇，奔跑起来，他的步子輕盈，还加了冲力，看起来会跳过这个几米寬的水渠的。突然人声靜寂下来，軍官瘦弱的身軀好像在水渠上出現了，接着忽然听到响亮的击水声，濺起了亮晶晶的一大片水花，使战士們不得不往后退，在田野上立刻响起了青年們嘹亮而毫無惡意的笑声。

可是曼奈夫上尉的臉仍然是嚴肅的——臉上一絲肌肉也沒有动，嘴角也沒有被最小的微笑牽动一下。利切夫中尉很快游过水渠，爬上了岸。他滿臉高傲的神气好像都被水冲掉了，現在他看起来是困窘的、难为情的，又可憐又孤立。从他的衣服上滴着水珠，臉上黏着淤泥——他跺着脚，毫無意义地擰去帽子里的水。

“中尉先生，”一个战士幷無惡意地說，“瞧着点，别讓青蛙鑽到您的皮靴里去……”

这时軍官才清醒过来，狠狠地看了看那个战士，憤怒地叫起来。

“閉嘴，混蛋！”

笑声漸漸沉寂了，曼奈夫上尉走近一步，嚴肅地說：

"如果您每天按时睡覺，中尉，現在是能跳过去的……只差十公分……"

"什么十公分！"湼伊科夫几乎嗚咽地說。"这是开玩笑！"

"請您回家去換衣服吧！"連長命令說，接着轉过身去。

后来，操練完畢回營房的时候，湼伊科夫中尉找了个机会高兴地問連長：

"您大概是暗暗地报复他上次开您騎馬的玩笑吧，是不是？上尉先生！"

曼奈夫上尉笑了，沒有回答。連队又唱起了歌，在坚实的公路上踏着响亮的步伐，就这末唱着歌回到了村里。連長在解散队伍之前向战士們祝賀操得很好，他們用短捷而嘹亮的声音齐声回答他。是該这样回答！連長帶着愉快的心情往自己的住所走去。他覚得似乎好几年来都沒有过这种情緒了。

一天下午，營長突然到連队里来了，他是一个精干的軍官，有一双細巧而保护得很好的手。他的腰帶紮得很好，軍褲笔挺，挺能說笑話。从他敏銳的眼光可以看出他在进攻中是不会退却的，可是也看得出来他对日常的軍队生活却毫無兴趣。他馬馬虎虎地在廚房和庫房里張望了一下，漫不經心地看了一眼連队名單，在他不能說服任何人跟他"玩紙牌"以后，他就靠在一把缺腿

的椅子上，甚至不想掩盖自己眼中流露出的不耐煩的情緒。

“您很久沒有上我那兒去了，上尉先生，”他打着哈欠說，几乎露出了他滿嘴整齐而白淨的牙齿。

“沒有时間，少校先生，”曼奈夫上尉必恭必敬地抱歉說。“連队的工作已堆到我脖子上了……”

少校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后来寬恕地咕嚕說：

“我听到了不少关于誇奬您工作的好話，上尉先生，可是您还需要多用点腦筋……我这末想……是的，需要多用点腦筋，軍官不是昨天才有的，您应該懂得，他們有自己的一套老規矩。这些規矩甚至于比社会条件还不容易改变……”

雖然曼奈夫上尉已經清楚地了解了營長会把談話扯到哪里去，可是从表面上看来，他并沒有顯出对这些話很感兴趣。少校又好奇地看了一下上尉，用半开玩笑的口气繼續說：

“我不懂，讓軍官洗澡是什么規矩……”

曼奈夫上尉微微笑了一下，諷刺地說：“我們为什么要忘記基督教的旧习俗呢？”

營長完全不适当地大笑起来。

“您已經成了一位很不錯的施洗者約翰了，”他笑着說，“如果再有誰需要洗澡，我就把他們送到您这兒来……”

很明顯，利切夫中尉的控訴并沒有引起少校的真正关怀，好像他根本不願为营中的任何混乱現象操心。过了一会兒，他就和上尉告别，一躍跳上了被他驕养慣了的易怒的馬，奔向营部。在那兒，軍官們恐怕不善于說無聊的幽默話，而更习慣于“玩紙牌”。

第二連加緊了战斗操練。快到二月底了，模糊不清的警报像看不清的霧似地在漫長的战綫上傳开了，晚上飛机飛过村子的次数多起来了，远方的砲声也响得更沉重更頻繁了。人們在談論着大挺进和小战役，这些都是大規模的春季攻势的預兆。突然間，德国人不声不响地进行了几次强有力的攻击，越过了南斯拉夫巴尔契近郊，可是僥倖地到河边就停住了，沒有从前綫上的大缺口鑽进来，襲击保加利亞軍队的后方。各师团又轉移了，很快就堵住了这意外的缺口，可是警报还沒有解除。只有曼奈夫上尉的連队所屬的兵团还留在原地，一公分也沒有移动过——留在遙远的宁靜的后方。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曼奈夫上尉迅速地加緊了操練。現在所有的小事都已經安排妥当，他一个鐘头也不离开連队——白天晚上都和連队在一起积极准备。

有一次，操練完畢以后，里斯托在給他倒水洗臉的时候，不知所措地咳嗽了几声，接着突然說：

“我說，上尉先生，今天出了件事，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該告訴您……”

“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告訴您……只会讓您生气……”

“哎，看你……当然应該告訴我……”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这是我在吃午飯时听到的……我到格里郭尔那里去取点热水，听見門外几个人在閒扯……我靠攏去，廸紹正背朝着我，沒有瞧見我，我是在無意中听到了他們的談話，而他們像是躲躲閃閃地談論什么，又像怕人知道，看見了我以后——迪紹最先說話了：沒什么，如果你願意听的話，听吧！”

“当时有多少人？”上尉打断他的話問。

“我哪兒知道……有五六个人吧……我告訴您，最初是迪紹开口，他說：‘看起来：連長不坏，他很关心全連。現在伙食也改善了，衣服也發了，給养也按时發，可是对这些事我并不太感兴趣。我們在跟过去的連長一起时更好些……。’上尉先生，老实說，这时就有几个人駁他。他們說：‘連長挺好，可是如果你更欢喜利切夫——你自己可以把他捧在头上……’迪紹說：‘不是这样的，你們說得不对。的确，在跟过去的連長一起的时候，我們常常挨餓，因为他那个人就是那样，滿不在乎，对工作也不負責任，可是我宁願在战場上挨兩三个月餓，也不願在这兒剩下一把骨头。’”

“啊哈！”

“他就是这末說的，上尉先生，我記住了他說的話。他說：‘我更喜欢随随便便的長官，喜欢吊兒郎当，混日子的長官。假如你看見勤奋的軍官，到处工作責任心很强——要求什么都按規章办事的軍官——你先别高兴。他今天把你养飽了，明天就能在操練时剝你的皮……’”

“你当时沒有說什么嗎？”

“沒有，上尉先生，我沒有出声只靜听着……迪紹又接着說了：‘如果只有操練，那还沒什么，倒的霉还不厉害，可是明天就会开始战斗，我們那連長是这末一个勇敢肯干的人，他准会把我們送到战斗最激烈的火綫上去，讓我們像小鷄一样被殺死。那时，腦漿呀什么的全都从你的鼻孔里流出来。可是利切夫呢，你們是知道的，他不是这种人——他总会想法混过去，不讓我們太吃苦。难道只有我們是战士嗎？讓別人去打好了，再說要德国人完蛋也不用費很大勁了，为什么我們要在战爭快結束的时候当犧牲品呢？’上尉先生，本来战士們都想反駁他，可是他說了这些話以后，全都不作声了……”

“你一直到最后都沒有說話嗎？”

“我一直沒有說什么，上尉先生……只听了听，可是一下子气极了——就走开了……”

“你还記得那时跟他在一起的都是那些战士嗎？”

"只記得兩三个人，上尉先生……可是假如我好好想一下，就能想起来……"

当天下午，曼奈夫上尉下令逮捕过去的通訊員。涅伊科夫中尉帶着兩个武裝战士一起在宿舍里找到了迪紹，把他逮捕了。消息像閃电似地，不但在連队里，而且还在全村傳开了。在警衛兵所住的楼前聚集了一大群战士，想从窗洞里亲眼看看被拘的人。当然，他們什么也看不見，因为哨兵很快就把他們赶走了。半个鐘头以后，利切夫中尉来到連長的房間里，面色蒼白，怒气冲冲。

"出什么事了，上尉先生？"他剛近門坎就問。"为什么大批逮捕人？"

"并沒有大批逮捕！"連長近乎粗暴地回答。"只逮捕了廸紹一个人！"

"我能知道他是为什么被捕的嗎？"

曼奈夫上尉开玩笑似地望着他。

"我想您应該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是为什么被捕的……"

利切夫中尉的鼻孔微微翕动了一下，可以看出他竭力克制住自己的狂怒。

"我不懂您說的話是什么意思，上尉先生，"他緩慢地說，"这件事我并不感兴趣……可是作为被捕者的長官，我有权力了解他是为什么被捕的……"

“到您該知道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是这样嗎？”

“对，就是这样……”

“那么請允許我說最后的几句話，上尉先生……依我看，您的一切行动和命令完全是根据您个人的專横和暴力决定的，我相信，您早晚一定会为这付出代价的，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利切夫的臉完全蒼白了，眼睛嚴峻而充滿惡意地瞪着，曼奈夫上尉笑了。

“您說得倒很有意思，中尉。”他平心靜气地笑着說。“可是我問您，我什么时候要付出沉重或者更沉重的代价呢？恐怕是在历史車輪倒轉的时候吧！”

他接着就作了一个愉快而善于辯論的姿势。

“您爱怎么解釋就怎么解釋吧！”利切夫突然爆發了。“上尉先生，您爱怎么解釋就怎么解釋，可是別忘了……即使您忘了，也会有人来提醒您的……您相信吧……”

利切夫中尉轉过身，很快离开了房間。曼奈夫上尉从窗戶里看見他几乎头也不回、那里也不看就冲到了泥濘的街上。上尉想——在一个人决定了要做什么，帶着这种想法到別的地方去的时候，才会这末猛冲。可是他上哪兒去呢？很清楚，应該在上級机关沒有插手以前先訊問被捕者。他鎮定地穿好衣服，系上皮帶，就走出去

了。

被捕者仰天躺在一張寬大的秫稭舖上，情緒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連長进来时，他沒精打采地抬起了头，沒有站起来，仍坐在床上，衣服上尽是摺子，头髮蓬乱，胸前撒滿了烟灰。他的眼睛陰暗無光，眼皮好像垂得更低了。臉上流露出一种坚决頑强的表情，隐約地暗示着，要他說話是不容易的。上尉背着手冷冷地看着他，接着問：

“你知道你为什么被逮捕了嗎？”

战士慢吞吞地看了他一眼。

“是这样！”軍官聳聳肩。“你像是什么也不知道……你好像是战場上最無过錯的战士……”

战士不响。

“你沒有覺得你有罪嗎？……你难道沒有做什么感到后悔的事情嗎？”

“我不知道，上尉先生……可能我做了什么……不自覺的……”

“唔，不自覺的……好，就算是不自覺的吧……可是你难道記不起是什么事了嗎？”

战士不作声了，上尉覺察到他正在努力思索。

“战前你是做什么的？”

“职員，上尉先生……”

“那你为什么是个普通兵呢？”

“因为我沒有从中学畢業……”

“啊，享受一种特权——沒有从中学畢業就当职員……”

战士怀恨在心，不滿地沉默了。

“过去你在哪兒工作？”

“在出版总署，上尉先生……”

“做什么事？”

“档案科的校对員……”

上尉停了一会，后来斷然問：

“你难道不記得你在廚房前面向战士們說了些什么嗎？”

战士的臉好像一下子突然發亮了，他那个眼皮也微微抬起，睜开了一只快活而輕松的眼睛。“这是在我預料之內的！”連長很快就明白了，“这还远不是他的最嚴重的罪狀。”

“我想起来了，是的，好像我說了些——愚蠢的話！”

“你把这叫愚蠢的話嗎？”

“那是什么呢？上尉先生。……”

“問題就在这兒，我可不这么想……你所做的并不是什么無关緊要的瑣事，而是嚴重的罪行。首先——你瓦解了战士們的情緒，你說我要把他們投入战火中燒死。你摧毀了最难樹立的东西——战士的覺悟。你說，不值

得在战爭即將結束的时候打仗，有别人来为我們做这件事。你还想說明德国人已經在投降前夕了，你企图用这种办法来痲痹战士們的警惕性。你說，一个軍官越肯干，越嚴格，对战士就越不利，你想用这种方法来破坏連長的威信和他的工作。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嗎？我老实告訴你：这叫为敌人作敌意宣傳。如果你碰上个比較嚴厉的審判官，你能因这些話吃鎗彈！你現在懂了嗎？”

战士惊慌失措地看着他，臉色蒼白得厉害，曼奈夫上尉更靠近他，很快地說：

“你自己也看得出——我不是坏人，我不找你的岔子，我只要求連队成一个优秀的遵守紀律的队伍。可是只要有人在破坏我的努力，連队就不能成为优秀的和遵守紀律的。告訴我，是誰指使你对战士們說这些話的？你說出来，我立刻就放你。我以軍官的身份对你說老实話，只要你告訴我是誰指使你对战士們說这些話的，我就能馬上釋放你。”

战士的臉上一瞬間出現了犹豫的神色，后来又变得强硬了。

“沒有人指使我，”他用沙啞的声音回答說。“是我自己脫口而出的……是我自己糊塗……”

上尉站起来在房中走来走去。

“給你一分鐘时間……假如一分鐘以后你还不說实

話，我就要給檢察官写公函了。我的良心也过得去，你自己要为一切不幸的后果負責。”

但是上尉从战士的臉和他那激怒的表情已經明白，他只会沉默下去，什么也不会說的。他看着手錶想：“沒有希望了，他們兩人被坏事緊緊地纏在一起，不敢招供另一人。”他嘆了口气，藏起錶，轉身向着战士，战士仍然沉默地望着骯髒的、扔滿烟头的地板。

“就是說你什么也不招供囉！是嗎？”

战士还是不作声。連長不再多看他一眼，馬上走出了房間。天色已近黃昏，最后几个匈牙利人在街上匆匆忙忙地赶着回家，远方迴响着沉重的隆隆砲声，低沉的回音在空曠的街道上蕩漾回旋。忽然他听見背后响起了急促的好像在奔跑的脚步声，有人喊：

“上尉先生！”

他轉过身，看見斯托揚向他快步走来，一边兴奋地揮动着手，他那年輕的臉完全由于激动而变紅了。

“請等一下，我要立刻告訴您点事，上尉先生，我馬上还要赶到电話員那兒去收听报道呢，”他有点口吃地說。“我听到了很重要的新聞……”

“出了什么事啦？”上尉惊慌地問。

战士察覺了他惊慌的心情，令人寬慰地笑了笑，意思是說：不是，这新聞对我們并不坏！

“上尉先生，我偶然听到利切夫中尉战前是做什么

的……他在战前是国家宣傳总署的处長，您能想像得出来嗎——一个在保加利亞宣傳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处長，他是个眞正頑固地道的法西斯份子……或者說，是戈培尔的走狗。”

“这是什么人告訴你的？”上尉緊接着問。

“我是从师部的通訊記者那兒听到的，他是个職業記者，过去曾跟利切夫打过交道。今天我从电話里收听下午的电訊时，他自己先問：‘喂，你們那里有沒有个叫利切夫的中尉？’我馬上就知道，我会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況……据他說，利切夫除了这个職务外，当时还是索非亞領导机構的活动份子呢，上尉先生，您可以看到，簡直再找不着比他更地道的法西斯份子了……”

“好……謝謝你，斯托揚……这消息正是我們很需要的……”

可是当时曼奈夫上尉几乎沒有意識到他多么快就用得上这个意外的新武器。第二天早上，电話員給連部送来了一个命令——請曼奈夫上尉立刻到团部向副团長阿塔納索夫少校报告工作。这个緊急的召喚是不是跟昨天的逮捕有关系？一定是！恐怕利切夫中尉并沒有白打电話，也許他讓自己的保护者相信了些什么事，假如忽然上面来了个命令叫釋放被捕者，那怎么办呢？上尉开始慌張地在房間中踱来踱去。不，不能这样——这种事不管怎样也不能讓它發生。突然他想起了利切夫中尉昨

天下午在他的住所里那副兇狠狠的样子。如果他沒有得到权威人士的支持，他哪兒会有这副狠勁？他敢这样断然进行威脅嗎？他想可以不进行战斗就离开战場，然后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現，这种想法使他異常忿恨。

在往团部的路上，上尉繼續苦苦思索。天气还是这样晴朗和充滿陽光，几乎叫人覚得有点热——就像最近兩个星期以来那样，田野是光禿禿的、寂靜而荒凉，虽然陽光充沛地照瀉在大地上，看起来景色是悲愴和凄凉的。尽管早已到了下地的时候了，田野里哪兒也沒有农民的踪影，听不見耕畜的低沉的吼叫声，也看不見哪兒有銳利的耕犂在陽光下面閃光。农民們害怕下地干活，他們怕那离得不远的战線，怕那埋在土里的数以千計的要命的地雷，而大多数农民已被动員到前線去，或是在部队的后方挖壕溝。被砲声惊起的野兎在空曠的田野里乱竄，吃得飽飽的烏鴉在空中緩慢地扑打着翅膀，一会兒落在被丢弃的鋼盔上，一会兒又落在被击毀的汽車架子上，从那里冷淡地看着急行的馬車。馬車在橫穿鉄路时，并沒有減低速度。那里有折弯了的轉轍器和銹得發紅的路軌。那座窗戶已被打碎、四周全是沒有叶的黑色樹木的軌道巡查員住的小屋，一会兒就落在他們背后了。

曼奈夫上尉在車上稍微伸了一下腰，他背后的車里發散出陣陣的干草香气，瘦得露了骨的馬背在他眼前有节奏的晃动。他又沉入了深思，这思想苦惱地在他腦子

里繞成了唯一的圈子：不应該讓步，应該爭取最后的可能。他忽然这末孤独地一个人在空曠的田野上，穿着这样不合适的軍裝，腦子里充滿了这些不成熟的想法——他覚得自己好像已經不是从前那样的一个人了——已經不是榨油厂实驗室里的曼奈夫工程师了，那是一个沉靜不好交际的人，喜欢看探險家叙述野獸和沙漠的故事，念过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多少年前的一个傍晚，曾在荒凉的公园里痛苦地等着后来变成他的妻子的一位姑娘。难道这是同一个人嗎？現在生活在群众中，善于和战士們交往，了解他們的思想，容易被希望、憐憫、爱、憎各种情感所激动。最后結論是什么呢？——誰把誰改变得更多呢？他把連队呢？还是連队把他？

曼奈夫上尉在副团長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副团長。他一进門，少校就微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面前，他的年青的臉被太陽晒黑了，被風吹得干裂了，可是仍是那么愉快开朗、精神飽滿。他热情地跟上尉握了手，曼奈夫上尉便輕松地在椅子上坐下来。直到現在，他才發現屋子里还有第三个人——一个長臉、皮膚發暗而臉色蒼白的青年，穿着副营長的軍服。他一定还不到二十歲，可是他的臉看起来已經有点蒼老，有一对稍微發暗的眼睛。

“这是你們的副营長，”少校介紹說。“这就是我們剛才說到的曼奈夫上尉……”

年青人伸出了瘦小、沒有汗毛的手，不好意思地微笑了。

“我們应該很早就認識了，”他低声說。“可是我最近病了，我有肋膜炎，老病每年春天都要犯……”

他用有点不安的声調說，似乎在道歉。

“我故意請你們兩位一起来，”少校說，“我們应該共同考虑一下……”

“出了什么事？”上尉問。

阿塔納索夫少校愉快地笑了。

“您以为什么事也沒有發生嗎？唉呀，这兒的人簡直想用控訴来轟倒我呢！”

“眞的嗎？少校同志，”上尉嚴肅地說，“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值得譴責的坏事。”

少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知道，您幷沒有做什么坏事，可是問題不在那兒。假如說有人控訴您，这些控訴至少按現行軍法来說都是有充分根据的。昨天我們的团長还收到一分师部送来的相当長的、申訴您在第二連的行为的材料，幷指示我們要嚴厉懲罰您。控訴您很多事，首先說您做事非常專横，幷采取暴力手段……”

“粗暴的專横和暴力，”上尉点点头說。“是这样写的嗎？”

少校很惊訝地望着他。

"恐怕有这样的句子……您从那里知道的？"

"我已从一个人的嘴里听見过这話了，少校同志……还写了些什么？"

"别的……还說您曾經最無理地打击过您屬下的軍官的威信，忽視他們的意見，实际上使他們处于今后不可能再执行指揮員职权的地位……材料还証明您曾对他們用無礼的語言，使用恫嚇手段，企图使一些战士捏造証据来揭發您屬下的軍官是不可信賴的人。总之，您不擇方式，也不擇手段，只为了要在連队中建立專制独裁，在您周圍有一批亲信，他們监視其他战士的活动并向他們灌輸不团結的情緒……無論怎么說，应該承認，这一切都編得很好，很仔細……"

"簡直不像是师長編的。"上尉皺着眉头說。

少校又微笑着說：

"您認識师長嗎？"

"我甚至于看都沒有看見过他。"

"哎，您要是認識他，那一定会知道，您开了一个很恰到好处的玩笑。"

"那控告書中所提出的說法，"上尉又开始說，"是不是有什么事实根据呢？"

"問題就在这里，事实差一些。"少校愉快地說。"那就靠我們的运气了，他們仅有的重要証据就是关于您的專横独断。例如提到了这些事情：您不顧軍官們的

警告，把不能动用的儲备分發了，也沒有向上級机关請示。……还有些什么？……啊，对了，您用連队的錢買了一头猪，大吃大喝了一頓。……”

“大吃大喝！”上尉憤怒地叫起来。

“不必这样生气……您对这些有什么要說的？”

“我連一口猪肉也沒有吃，事情到是眞的，为了慶祝布达佩斯陷落，我用連队的錢買了一头小猪，战士們为了慶祝苏軍的胜利打了一次牙祭……。”

“是这么一回事，做得对……，另一件事呢？”

“沒有得到准許我就把不准动用的儲备分了，虽然我知道这是非法的……”

“您为什么这么的呢？看你这个人！”少校用微帶斥責的口气咕噥着說。

“少校同志，連队襤褸到这样的地步，連一天也不能多等了。除此以外，相当多的战士可以說都是光着脚的……。对这些衣不蔽体、光脚和挨餓的战士們我能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工作呢？要是按着正規手續办事，事情就可能拖一个月，而我不能把时間浪費过去。我坦白地告訴您——我完全有意識地冒了个險……。”

副营長搔了搔头。

“怀中有蛇的时候，冒險是危險的。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呢？那我就会很快很容易地解决这問題。”

上尉想了一下，接着嚴肅地說：

“这的确是我的錯誤……”

“您看到了嗎，上尉同志，”少校又接着說，“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說我还年青，并不聪明也沒有什么經驗，但是我在监獄里的时候从老共产党員那里至少还記得这么一回事，就是永远不要單干！找帮手，找同盟者，不要过于自信。监獄眞是一个大学校！假如您来同我們一齐商量想个办法，那就不会搞到这个地步了，不会要我們对您进行審訊調查了。”

“審訊調查嗎？”上尉吃驚地叫了起来，“您說的是眞的嗎？”

少校笑了。

“不要慌，事情还不是那样糟糕……，可以这么說吧，我已把罪名担当起来了。我对上校說，您是按我的指示做的，老头子就不响了，虽然他一点也不相信我。您看到沒有，現在的情况是多么为难？假如我們早保持联系，假如我們共同商量过，那又是一回事了。自然，我在这件事情上也有錯誤，应該抽出时間来多关照您，但不管怎么样……糟糕的事情还不止于此。今天师長非常气憤地来找我，他說，您沒有多么大的理由就逮捕了一个战士，因此在整个团里对您引起了不必要的公憤。他命令立刻釋放那个战士并对这件事进行調查，嚴懲肇事人……”

“什么？”上尉惊惶地問。“發出了这样的命令

嗎？”

少校又微微地笑了。

“事情就在这里，我回想起来，在监獄里人們是怎样教我的……。但是最好你还是把一切从头說起，才能讓我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

曼奈夫上尉誠摯地、詳尽地把他到了連队后所發生的一切比較重要的事情都叙述了一遍。副營長注意地听了，但是利切夫中尉以前的职業并沒有引起他特别的注意。

“我不是对您說过嗎！”副營長稍有些得意地大声說。

“你对我說过什么？”少校突然惱怒地問。

“我告訴过你，他是个下流貨！”

“可是我也沒有把他当做聖人。”

“您覺得这消息不重要嗎？”曼奈夫上尉小心翼翼地問。

“对我們是重要的。”少校回答說，“这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讓我們放开手不用繞很多圈子去办事。可是我認为，这对上級領导并不能說是什么王牌。”

“怎么不是王牌呢？”这次連長發火了，“还有什么比这張王牌还大的呢！”

“現在你倒孩子气起来了！你沒有听过人們常說：一个人过去干了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在战斗

中怎样表現，而在战爭过后——就看表現了！”

“似乎賣国贼也能成为爱国者！”

“这个我知道，但是他們不这样想……。假如人民法庭派人来調查他，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能在通緝他呢！”曼奈夫上尉惊惶地說。

“我已經查过了，名單上沒有这个人。”

“怎么会在名單上沒有他呢？”青年人气憤地說，“我們的人在后方是怎么搞的？”

“你跑去問問他們是怎么搞的。事实就是这样，在名單上沒有他，恐怕是把他給放过去了……”

“就算他們把他放过了，那我們为什么还把他放过去呢？”青年人問。“难道只有那里有法庭嗎？”

直到現在少校才把眼光怀疑地看着他的助手。

“你想說什么？”

“就像你說的——我們該放开手干。”

少校咬着嘴唇，沉思地敲着桌子，接着慢慢地說：“我不要你們兩人去干傻事情……。放开手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要在法律范圍里放开手。”

沉默了一会，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事，后来曼奈夫上尉問：

“你們对逮捕的事怎样处理？預备把他放了嗎？”

副营長笑了。

“說什么也不能釋放……。我今天就同副軍長联

系，要求他替我們做主。总之，这事情您放心好了。”

他沉默了一会，就微笑地接着說：

“我应該告訴您，上尉同志，我們的任务执行得很不錯。虽然，現在我要承認，在开始的时候我是非常怀疑的……。只有洗澡这回事……我該怎么說呢，是得不償失，您不应該做这件事……。这种事情不是共产党員干的……”

“对什么人——办什么事……”

“正对！”少校嚴肅地說，“現在讓我們来慶賀一下工作的成就。”

这时不知在窗下什么地方的公雞已經沙啞地在叫了，他弯下腰从床下取出了一瓶白蘭地酒，慢慢地打开了瓶口上的封条。

* * *

保加利亞軍队在匈牙利展开大規模的攻势是在三月三十日將近早晨三点鐘，在短促而異常强大的砲火中开始的。在滿佈防御工事的匈牙利小鎮納德亞塔德周圍狹窄的地方上百十种不同口徑的砲噴出了火焰，迫击砲嘶啞刺耳地吼叫着，出現在第一道防綫的裝甲車不間息地扫射着德軍的碉堡。德軍陣地被集中的砲火打得沸騰起来，籠罩在硝煙和泥土的崩裂中間，并且被沉重的爆炸从地底下震撼着。战壕上瀰漫着暗色有毒的硝烟，隨着微弱的晨風，沿着真空地帶緩慢地吹向保加利亞陣地。

砲的轟击一分鐘比一分鐘厉害了，最后它变成一个連續不断的震耳欲聾的吼声。在平坦的曠野上，剛才还到处冒着綠芽，突然長出了一片因砲火爆炸而形成的奇異的像树林似的黑烟柱。

黎明时，各师發动了进攻。德軍防綫在极大的压力下动搖了，接着突然在硝煙、爆炸和毁灭中崩潰了。

天亮的时候，那座佈满碉堡和机槍火力点的要塞城鎮納德亞塔德被攻下了。保加利亞部队穿过打得稀爛的城鎮繼續前进，他們走上綠色的原野，消失在广闊的矮叢林中了。战斗、短促瘋狂的肉搏和急剧的冲击所發出的各种声音的混杂不齐的回声一直也沒有間断过。

太陽光特别亮，天气特别暖和，差不多像夏天一样。战士們被沉重的背包压得精疲力尽，穿着厚厚的冬季上衣，热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仍繼續沿着打爛了的村間的道路前进。在整个匈牙利未必能找到另一条这样难以通行和無路可走的地方，而最困难的是在每一条小路和每一塊土地上德国人都密密地埋上了地雷。各个团在难以穿越的樹林里常走入“杜鵑巢”①和埋伏里，常常在密佈兩村之間的羊腸小徑上迷失方向，不断地向在叢林中迷了路的殘余的小股德軍射击。快到中午的时候，天气热得难熬，战士們全身都浸在汗水里，渴得要命，

---

① 指敌人設的小埋伏。

但是还不断地前进。佈滿地雷的田野、敌人的埋伏、縱橫在平原上的障碍水溝、以及因掩护德軍撤退而留下的軍心渙散的匈牙利部队的抵抗都不能阻擋他們。第一天，保加利亞的先头部队就到达了德軍的“馬尔吉特”防綫。

进攻暫时停止了——必須进攻新的防綫了。而各团还正在从樹林里和密密的灌木叢里鑽出来，战士們都减輕了身上的負担，因为在灌木叢里鑽来鑽去背包都被撕得稀爛，餓着肚子，精疲力尽，但是战斗意志特別旺盛。部队默不做声悄悄地进入了新的陣地，清点了伤亡的人数，跟失去联系的友隣部队接上头，派通訊員到司令部去，等待着命令一来馬上就投入新的战斗。虽然沒有人对战士們說过什么，但是战士們都感觉到不会就停在这里的，还要繼續給敌人更大的压力。

司令部开始緊張地工作。哨兵們在前面警戒着，上百副望远鏡的鏡片在陽光下面晃动閃耀着，不断有人送来从俘虜口中得到的口供和情报。对方工事的不清楚的輪廓漸漸地看得清楚了。掩护部出現了，有机槍孔和砲口的碉堡从小樹林的綠色弥霧中露出来了，尖尖的战壕蒺藜、电網、地雷陣、筑着砲壘的田野和护壕河等都清楚地看出来了。各团和各营都划定了自己的地段，热烈地在研究自己的地段，又把它們按連按排划分开。虽然战場被一种不时为砲兵連短促的射击而打破靜穆的气氛籠罩着，然而所有的人都感到將要發生一件重大而有决定

意义的事情。各团都不耐煩地等待进攻的命令和焦急地凝視着前方。初春用新鮮、明亮而稀疏的綠網复罩了他們眼前的小山丘，早开的櫻花在路旁和沿着山脊美丽地泛泛發白。在田野和小樹林之間有靜止的綠色的小魚塘。水溝里的水慢慢地淌着。从望远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村旁工事附近穿着綠色軍裝的德軍来回走动着，馬达在很远的地方嗡嗡地作响，可是看不見在那里，在由于水蒸气蒸發而变为乳白色的天空中不时迅速掠过德国飞机，發出尖厉的声音。在第一次得手以后，战士們都感到德軍新的防線也是擋不住保加利亞砲兵暴風驟雨般的轟击和步兵的猛不可当的沉重打击的。

四月一日，担任攻击的兵团用全力打击敌軍。第二連的战士們穩蔽在掩体里欣賞敌人化費了好几个星期才修成的防線在具有殲灭性砲火的重击下几分鐘內就土崩瓦解了。曼奈夫上尉的眼睛一直沒有离开过望远鏡，焦急地观察着砲兵部队的工作。

“敌人已經乱作一团了。”最后他說，把望远鏡交給在他后面已等得不耐煩的蔡諾。

在他眼前猛烈地噴起了一片黑沉沉的濃漿，后来慢慢地落到地下，令人窒息的煙复盖了一切。战綫蔓延到兩个小村子里，从左面直到右面。起火了，黃色的火苗很快地包圍了村头的房子。在非常近的一个地方欢騰地响起了反坦克砲，一定是發現了那个德軍的碉堡开火了，

所以現在赶快反击过去。蔡諾那一張又黑又瘦的臉，已有兩天沒有洗了，他連一秒鐘也不願放下望远鏡。

“你看見战壕了嗎？”連長問，“看得很清楚……”

“看見了，上尉先生。”

“在正中間有堆矮樹叢，看見了嗎？……右边有兩棵樹……”

“砲兵現在正对着那里打呢，上尉先生……”

“我看，砲兵干得眞好，”連長安靜愉快地微微地笑了，“这些樹正是我們确定向前进的目标……。我們这个連，正像你所見到的，將向正中进攻。”

“懂了，上尉先生……”

斯拉夫切夫少校率領的一个营所占的战綫相当短——左右兩面緊压在兩个小村子里。正好在这地方除了几个碉堡以外，德軍沒有什么特別的防御工事，但是这个营的任务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突破德軍陣地，夺取在德軍腹地的兩个佈滿碉堡和砲壘的村子，估計在这兩个村子里的敌人会頑强死守。曼奈夫上尉估計了一下自己的地段，了解到要付出最少的牺牲只有以尽快的速度切断德軍的防御和插入隐蔽在村庄房子里的敌人的后背。

这个战术过去已奏效过。第二連在进攻第一道防綫的时候表現得特别突出幷得到团長的表揚。第二連一口气就攻入了德軍的据点——以这样飞快的速度，战斗虽

然是激烈的，但全連只牺牲了三个人，負伤了几个人，其中沒有一个是曼奈夫上尉所接近和最重視的战士。只有斯托揚在太陽穴的旁边輕微地擦伤了，包紮后立刻就回到了連队。

“不！”連長現在还在想，“一連好几个星期每天的軍事訓練並沒有白費。一天接一天他們無尽头地演习了一切可能遭遇到的情况，跑步穿过障碍地帶，跳过障碍，夺取碉堡和築有工事的屋子，强渡河溝、鉄路路基、难以通过的小樹林，所有这些可能遭遇到的都預先受到了考驗。德軍在远处和附近的防線發动了十五天攻势的时候，連队一天也沒有間断过自己的練兵。战士們瘦了，被三月的寒風吹黑了，晒得又干又瘦，但是他們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变得更活潑更愉快，笑声变得更爽朗。第二連的战士的覺悟和战斗意志每时每刻在增强，已經沒有人落后了，在病員名單中也沒有二連战士的名字了。春天的伤風和感冒似乎小心地繞过了这个情緒飽滿、頑强的連队。只有利切夫中尉得了扁桃腺炎——或者是假裝生病，連長沒有提出疑問，反而感到很幸运，至少有十来天可以擺脫这个自己并不需要的助手。眞的，利切夫中尉从团部医院回来时变得又白又胖，但是無精打采——顯然医院中單人的軍官病房并不能够激起他美妙的臆想。批准了一个祇拜不参加上操，他便在村子里無聊地来回閒逛，連敬礼都是慢吞吞的，無精打采的，他異乎

寻常地沉思着和憂慮着，但是总还想撑着个外表——經常刮鬍子，从住所出来的时候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

曼奈夫上尉不知道利切夫中尉在哪里，空的时間同什么人在一起混，但是常遇見他帶着一种繚乱和昏迷的眼光，走起路来脚步不穩。一天晚上曼奈夫上尉回宿舍时，远远看見他搖搖晃晃地走来。很明顯，他喝了酒，也許是和医院里終日閑得無聊的年青軍医們玩了牌。在这段时間內，上尉派他帶第一排到村外操練，晚上，蔡諾气呼呼地向他报告了情况：操練只化了大概半个鐘头的时間，而其余的时間却坐在樹蔭下，閒聊第三师在德拉瓦河战役中的巨大損失。晚上曼奈夫上尉單独在連队办公室里尖銳地批評利切夫中尉。利切夫中尉帶着一肚子的怨气嘟噥了一陣，說什么他的腰痛得很厉害，綳着臉就走了。

很快就要进攻的消息在人們之間傳开了，曼奈夫上尉命令大家徹底仔細地擦拭武器，整理軍需品，准备行軍。連队进入陣地时准备得很好，立刻就收到良好效果。在进攻的时候沒有一个掉队，沒有一个驚慌得連自己的同志也不去照顧了。甚至于連涅伊科夫中尉也表現得像一个眞正的战士——在一个緊要关头他从一个不准确的射手中把輕机槍拿了过来，用准确的火力打掉了敌人一个步兵砲的据点，这座砲正对着第二連扫射。只有利切夫中尉那边的消息不太好，虽然他沒有掉队，但只

是在形式上率領着自己的一排人，沒有一点热情和斗志，只因为战士們个人的斗志才使全排在进攻中沒有落后。

曼奈夫上尉看着表輕輕地說：

“我們还有半小时……你留在这里观察，我到連上去轉一轉。”

蔡諾不作声地点了点头，眼睛沒有离开德軍陣地。連長回过头就笑开了，原来里斯托在他身后，靠在战壕里，微微弯着腰，眼睛一直盯着連長，耐心地等着。使連長發笑的是他的軍帽，比他的腦袋大得多，而又戴得这样靠前，使他几乎看不見面前的东西。

“去巡視陣地嗎？上尉先生？”

“去巡視陣地。”連長点了点头。“你留在这里吧……”

里斯托这才往自己的背包上一坐，把討厭的鋼盔从头上摘下来。連長在淺淺的战壕里弯着腰走过去，一面用很仔細的眼光打量战士們的臉。虽然很多战士們的臉上看起来很嚴肅、沉着，但是沒有一張臉顯得驚惶恐懼。他們有很多可想的事，面前是一片片光禿禿的田野，再过一会就要沸騰起砲火和地雷。他們默默地注視着每一叢小樹、每一个小坑和小高地，想着在沒有重新挺进之前在哪里能掩蔽几分鐘。連長在一边帶着热爱和驕傲的心情偷偷地观察着他們。这就是他的連队——不是

破破爛爛漠然無情和毫無生气的連队，而是風馳电掣、勇往直前不可阻擋的連队。战士們都晒得黑黑的，混身是泥土，在太陽穴下面風塵僕僕的臉上有一条条白色發亮的汗水流过的痕跡。上尉用經驗丰富的眼睛看到战士們的裝备都捆紮得很利落，井井有条，鉄鏟和彈葯箱都安置在固定的位置上，沒有任何东西能阻擋勇往直前的进击。从他們身后走过，他們稍稍轉过身来，用微笑的眼光看看他，他感到心在愉快地顫动，因为他們愛他，信任他。

阿列克西和斯托揚同在一个班，并排站在战壕里。图書館員从通訊員那里找到了一張新报紙，現在正輕声地唸給他的朋友听，他注意地听着，心不在焉地搔着头。連長走过来时，他們站了起来，笔挺地行了个礼。

“今天沒有战报？是嗎？”連長开玩笑地說，稍停了一会。

“沒有，上尉先生，”战士苦笑着点点头。

“現在我們在編战报。輪到他們来公佈我們的消息了。”

涅伊科夫中尉在指揮的地方蹉縮着，帶着厭惡的神气吃着一个已变味的罐头。連長从他身边走过时，他用刀尖挑着一塊糖醤，反感地說：

“您看看，上尉先生，我們的人做了些什么臭东西来……簡直叫你作嘔……”

"那怎么办呢？扔掉算了……"

"嘿！"軍官有点受委屈地叫了起来。"不加点油就这样进攻嗎？"

班代拉在自己的战壕里，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个口琴，那是他在进攻的时候不知在那兒拾到的。在他身旁放着一挺擦得很干淨、上过油的輕机槍，上面裝着准备好和檢查过的子彈夾。在槍身上他已划了許多道道，可是他不肯說这是代表什么的——这些道道隱藏着歼灭敌人的确实数字。上尉知道迪米特尔在左翼的尽头，正像他知道他的战士們每个人的位置一样。上尉走近时，他敬礼并热情地笑了。

"有什么新情况？"上尉問。

"一切都正常，上尉先生！"

"你的心情怎么样？"

"該怎么样就怎么样，您可有得看的了……"

"利切夫在那兒？"

"到那边和友隣部队聊閒天去了。"

利切夫中尉回来的时候，連長走到他身旁，为了不讓周圍的战士們听見，用很小的声音說：

"当心点啊，中尉，不要讓您的排落后。"

接着他稍稍想了一想，毫不在意地补充了一句：

"其实您已很清楚了，沒有得到我的命令以前不許停止或者退却。"

利切夫中尉沒有回答，看了看手表。

“还有十五分鐘！”他無精打采地說。

“还有十五分鐘！連長沿着战壕往回走，一面盯着看战士們的臉。他所看到的，使他感到亲切的这些人之中，哪些將永远不能回到祖国去？他是不是能够保护所有这些人，把他們全体都送还給他們的妻子和母亲。不行，一定有人要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他是不是也是牺牲者中的一个？連長想——提到这些預感是多傻啊！在这一刹那什么都不会預料得到的——会在进攻中牺牲还是活着？他对死感到不自然和不公平，但是幷不怕死。假如眞發生这样的事，牺牲了，难道現在这样为死而苦惱又会有什么用呢？人死的时候他自己是知道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打消最黑暗、最折磨人的毒素——死的念头——把它拋在腦后。

蔡諾仍然用望远鏡观察德軍陣地，在他身后的战壕里，里斯托坐在那兒差不多睡着了，头低垂在兩个叉开的瘦骨稜稜的膝头之間。

“有什么有趣的事？”連長問，“沒有發見什么动靜？”

“什么也沒有，上尉先生。”

蔡諾直到現在才把望远鏡放下来。他那明亮的、紅潤的、很結实的臉看起来非常安詳。連長在进攻前的几分鐘看着他，感到一种令人不可捉摸的悲痛在他心中絞

劲。什么是兄弟？同是一个母亲生的，也可能使你討厭，因为他走到敌人一面去了，他有过这样的兄弟，可是不要想他，已把他永远从心里赶了出来。这是兄弟嗎？或者是一起經过生死和考驗，一起臥在战壕的泥地里，一起挨雨淋，都是为同一事業而高兴的兄弟。战爭就要結束了，这个年青小伙子將消失在一个陽光充沛的、肥沃多产的什么原野上——他还会見到他嗎？上尉看了一下表。还有五分鐘。

德軍以異常强大的砲火来对付这次进攻。沿着整条进攻的战線快速和惡毒地响着快速砲，砲彈爆炸着，熾热的彈雨迫使进攻的队伍只能在地下爬行。斯拉夫切夫少校率領的营急速地向前猛攻，但是很快就屈从在砲火下，兩側翼开始慢慢地落后了。只有第二連繼續勇猛和穩步地向德軍战壕推进，又不急躁，但也不慢，穩穩当当有条不紊。德軍用令人眩暈的砲火压在第二連上，在第二連后面的綠色开闊地开始出現了穿着褐色軍裝的犧牲的和受伤的战士。但是連队好像仍然嚴格地兇猛地繼續前进。

少校很快决定和团部联系。上校亲自接的电話，还沒有听营長說完就冒火地咆哮起来。

“为什么我們要阻攔第二連！……为什么干这种傻事情！”

“否則它就要單独进攻了！上校先生。”“不会單

独进攻的！你們要加强兩翼各連队的行动。”

少校心中紊乱，默不作声。

“沒有后援很难办到，上校先生！”他为难地說。

“什么后援！”上校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話，“才开始进攻就要后援！假如以后德軍反攻，那时你們还要什么？要我把你撤职嗎？”

“是，上校先生！”少校机械地回答，剛預备把耳机放下，但就在这时候，听到上校气忿忿地說：

“从克魯莫夫大尉的营中帶兩个排去！”

“非常感謝，上校先生！”少校对着耳机叫了起来，然后松了一口气往后一靠。

直到現在他才發現副营長一直很注意地在观察他。他那年輕人的藍眼睛很嚴肅，臉上充滿着焦虑的神气。

“上校答应……”

“知道了！”副营長打断了他的話，“可是等到我們把兩个排投入到战斗里，还不知会發生什么事呢？”

“可是曼奈夫，难道他的任务就是瘋了似地往前衝嗎！”少校擺了擺手随着轉身向通訊兵說，“立刻叫維托莎①！”

“曼奈夫是个負責任的軍官！”副营長用干啞的声音說，“假若別人也都像他那样，那末現在我們也不会

① 維托莎本是保加利亞的一座山名，这里是曼奈夫的代号。

發慌說怎么办了！……”

“維托莎……維托莎！”通訊兵向听筒叫着。

“少校先生，我走了！”副营長皺着眉头說，“我呆在这里不合适！”

“您到哪里去？”少校惊奇地問。

“到第一連去……恐怕那里落后得更多了……”

少校根据經驗知道，同自己的助手爭辯是毫無意义的。第一連是在他的营的右翼，它确实好像更掉在后面了。虽然用眼睛也能看得很清楚，他还是举起了望远鏡，想要証实一下。第二連一直向前推进，少校看到第二連的战士一直保持着战斗队形，連一公尺也沒有离开攻击的方向。不幸的是其他兩个連仍然掉在后面，而第一連好像完全重新組織了进攻。他緊緊咬着嘴唇，就在这时他看見副营長把黑瘦的身体弯成兩截，有点令人發笑地快跑着穿过战場。他的老毛病肋膜炎好像这时候又在搗乱，因为他一直用右手压在胸上。

“不会赶到的！”少校不安地想着。“眞是怪人！不躺在医院里反而自己鑽到砲火下去！”

“維托莎……維托莎！……”

“这維托莎怎么样了！”他急急地叫着。

“沒有回音，少校先生！”

“怎么会沒有回音？不会是电線断了吧！”

“不会，电線很好！”战士緊張得滿臉是汗，嘆了

口气。

“可就是沒有回音。……”

副营長跑到第一連的时候，喘着气，因为身体虚弱，臉色發黃。肋膜炎剧烈地刺痛着他，几乎中断了他的呼吸，喉嚨發干，眼前發黑。“倒霉的病！偏偏現在来找上了我！”他生气地想着，一面困难地嚥着空气。第一連連長泰麦尔科夫中尉是一个骨瘦如柴的，有一对凹陷的太陽穴的后备軍官，他以前当唱歌教員，他用受惊和混乱不安的眼光迎接着副营長。副营長的嚴厉的話已到了嘴边，一下子又沒有了，他知道泰麦尔科夫中尉是一个謹愼勤奋的軍官，眞心热爱人民政权，但是他同自己的犹豫畏縮和胆小的缺点作斗爭的决心还很差，他以前在工作中屈从得太厉害了，在督学和校長面前太馴服了，以致目前的新事物很难一下子使他有坚强的意志。

副营長帶着疾病的痛苦，看着泰麦尔科夫中尉穷酸的臉，瘦削的兩腮，就用比他自己想用的更溫和的口气說：

“这里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連队停止不前进了呢？”

“砲火太猛了，副营長同志！我們連动都不能动！”副营長听見几顆槍彈尖声嗖嗖擦过耳边，赶緊就躺到地下。战場立刻从他眼前消失了，眼前只留下复上一層葱綠色的矮田壠。

“可是曼奈夫怎么向前进的呢！”副营長急躁地

說，“难道他那里沒有砲火嗎？”

泰麦尔科夫中尉默不作声，不知說什么好。太陽穴上淌着渾濁的、發黏的汗水。

“讓我們赶快把連队拉上来！应該和曼奈夫拉平，一起进攻！”

“是，”中尉用沙啞的声音說。

整条战線上的砲火声更加激烈了，副营長一下子就發現砲兵部队正对着第一連的前方猛射，在掩护第一連前进。是营長想出来的嗎？那么已經向前伸展的曼奈夫的連队將会怎么样呢？砲击的回声在平原上空猛烈地震撼着，夾杂着机槍噠噠的声音，在右边远远的地方傳来了輕輕的“烏拉”喊声，在远远的地方正在进攻。

曼奈夫上尉不久就感覚到在連队陣地前方的砲火減弱了。德軍的轟击越来越瘋狂了，德軍的快速砲越来越兇猛地朝着他們嗖嗖飞来。但是更难以忍受的是迫击砲火，它最能擋住連队的压力。他們追近了德軍陣地，但是友鄰連队一直还沒有跟上他們。單独攻击嗎？不行，这是冒險。連队已經不是在飞速前进，而是在爬行——最多也不过俯身跑过这一段短距离。在离德軍战壕几百公尺的地方，他終于命令連队停止前进，迅速修工事。疲劳不堪的战士們开始拚命地用鉄鏟挖着淺淺的射击掩体。

“挖呀！”曼奈夫上尉在沒有掩蔽的田野上一面爬着一面鼓励着，“挖深一点，掩蔽起来！”

亮閃閃的鉄鏟在陽光下閃耀着，战士們充滿了新的力量在干着。他們已經知道挖得越深，德軍的砲火对他們就越沒有危險。曼奈夫上尉一面爬着一面猜測地注視着战士們的臉：他們动搖了嗎？被砲火嚇倒了嗎？有沒有人存在着更往后退一些、离考驗更远一些的想法？但是战士們的臉是嚴肅和坚定不移的，只有几个顯得較陰沉一些，有几个感情更抑制一些，有几个拿不穩鉄鏟。

他回去了，發現里斯托跪着，用勁替連長挖掩体。他的精神很集中，好像正在干一件重要的事情，一点也沒有恐惧的样子。

“臥倒啊！”上尉責备他說，“为什么你站得比誰都高！”

“槍彈打不着我，上尉先生。”里斯托一面回答一面用舌头舐着干裂的嘴唇。

“我讓你臥倒！現在迫击砲彈就要朝我們头上打过来了！”

“要做工作，就要順手。眞要是那样，那就要碰运气啦！上尉先生！”里斯托喘了一口气，臥下了，可是繼續在嘟囔，“我对这事已習慣了，要是工作不順手，沒有运气，那我才不干呢！”

“上尉先生，”有人在近处叫，“迪米特尔找您！”

战士很快就爬过来了——帶着惶惑不安和受驚的样子。

“第三連退了！”他喘着气說，“左翼的連队向后轉了……”

“怎么就这样退了！”上尉吃了一驚。

“就是这样，支持不住，退了！”

在战斗的时刻沒有比这个再坏的消息了。

“那你們呢？”上尉皺着眉問，“你們修战壕了嗎？”

“修了，上尉先生！”

“赶快回去！”上尉干巴巴地說，“告訴利切夫他要是敢动一动……”

“是，上尉先生……”

迪米特尔的臉上掠过犹豫的神气，好像还想說些什么，但是沒有出声，很快地从掩体里爬了出来。机槍一下子扫射在他眼前湿潤的泥土上，他一动也不动地卧着，后来迅速地向旁边爬过去。曼奈夫上尉費力地思索着。第三連撤退了！假如第一連也退了，那情况会变得非常嚴重。只有他們孤立在离德軍战壕几百公尺的地方，能支持得住嗎？德軍一定会集中全部火力来对付第二連，或許还会組織反攻。“糟糕！”他想，用尽腦力在想应变的办法。最理智的办法是看看第一連到底怎么样，然后再同营長联系一下。

曼奈夫上尉很快地向右边爬过去，剛爬过了十来公尺，就遇見了副营長向他这边来。

“我正在找你！”他断断續續地說，一面吃力地喘

着气，一个手按着發病的胸口，“他們告訴我說你就在附近！”

一顆砲彈在离他們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他們都弯下了身子。

“第一連怎么样了？”曼奈夫焦急地問。

“第一連不錯！”副营長突然微笑起来，疼痛使他的笑容很难看，“我已將它帶到前面来了，現在正在你們旁边筑工事……”

曼奈夫上尉喘了一口气坐在地下。既然第一連坚守自己的崗位，那第二連就不是孤單的了，情况总是会好轉的。

“但是第三連后退了！”曼奈夫說，“我剛剛接到报告。”

副营長的臉又变得嚴厉起来了。

“眞是豈有此理！”他气憤地叫起来，“剛把这边整好，那边又垮了。”

“靠两个連也能撑下来了！”曼奈夫想安慰他說，“情况并不可怕！”

“問題不在那里——撑下来——”年輕人皺着眉头說，“問題是要重新組織进攻，要完成战斗任务！团長要我們进攻！克魯莫夫大尉的营派了两个排来增援两翼的力量。”

“我已准备完畢，”曼奈夫回答說，“可是少了第

三連是危險的！”

一挺德軍机槍又扫射着离他們不远的潮湿的泥地。

“臥倒，副营長同志！”曼奈夫担心地补充說，“要打着你了！”

副营長沒有吭声臥倒在地上。德軍机槍又扫了一梭子，后来就把火力轉到右边去了。副营長的臉色仍然是嚴厉和沉思的。

“我到第三連去了！”他好像对自己說，“您放心吧！我会使情况扭轉过来的！”

“曼奈夫上尉一个人回到射击掩体里，里斯托还在那里用勁地用鉄鏟挖着湿潤的泥土。

“又是泥地！”他喘着气看了看連長一眼說，“我跟你說过了，这不是泥地，是宝貝①。”

砲队又將火力轉到第三連的陣地前面，对面的德軍沉默了一会。战士們更努力地繼續挖战壕，到处都能听到战士的声音，战士們此呼彼应，互相商議着。正当曼奈夫以为情况已完全穩下来的时候，迪米特尔臉上惊惶失措地爬近射击掩体。

“第一排后退了！”他报告說，已經累得喘不过气来了。“利切夫中尉帶着第一排撤了。”

曼奈夫上尉感覚到在他的眼前彷彿掛着一層由于憤

① 因为泥地容易挖壕，所以称为“宝貝”。

怒和絕望的怨恨交織成的血色的帷幕。

“为什么不槍斃他！”他狂怒地說，“为什么不像宰一条狗那样干掉他！”

迪米特尔窘惑地不出声。

“怎么能沒得到命令就撤退！誰也沒有叫他后退啊！”

“他跟着第三連退的，上尉先生！我在原地喊他，但是他罵了我一頓！……五六个小伙子留下了，还有兩挺輕机槍！”

曼奈夫上尉从掩体里跳出来得那么快，以致迪米特尔楞了一下。他的臉發白，气得直喘。他已不是在地上爬，而是弯着腰在跑了，朝着后面略为偏一些的方向跑去，想截住这个排的退路。槍彈嗖嗖地兇狠地从他耳旁擦过，砲彈在他前后爆炸着，但是他一刻也不停也不臥倒。憤怒策使他向前，不讓他安靜，不允許他有时間来考慮，来思量該怎么做。他的腦子里除了不好的字眼和罵人的話以外，沒有別的。

他很快就赶上了臨陣脫逃的傢伙，他难受地吐了一口黏吐沫，沙啞地喊：

“站住！你們的排長在哪兒！”

“哪个排長！”离他最近的战士不安地問。

“利切夫在哪兒？”

“他在左边不远的地方，上尉先生。”

曼奈夫上尉又跑了十来公尺，后来完全失去了耐

心，暴躁地喊:

“利切夫中尉！利切夫中尉在哪兒！”

“什么事？”有人在不远的地方答应。

这声音很憤怒和倔强，是好不容易才抑止住气而变得有些顫抖的。曼奈夫看見了这个逃兵，憤怒地叫。

“这兒乱七八糟的是怎么一回事！您把这个排拖到哪兒去！”

利切夫中尉用肘撑着身体。他的臉是灰色的、惡毒的，眼睛里閃着憤恨的光芒。

“您說話要規矩点！”他突然發火說，“我是軍官，我知道我自己的事！”

“是嗎？”曼奈夫用一种出乎寻常的緩和和难以辨認的声音問。

“正是这样！……您嚷什么，您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嗎？”

“我命令您立刻把这排人帶回原地！您知道了嗎？快，开步走。”

“是我对这一排人負責，而不是您！”利切夫尖声尖气地，几乎是神經質地爭吵着說，“假如您像野蛮人投入火中似的，那我……”

“我問您，帶不帶这一排人回去？”曼奈夫突然大声嚷起来。

利切夫中尉的眼里掠过恐懼的神气，接着他的手本

能地靠近了自己的手槍。在他还沒有来得及摸到手槍以前，單調地傳出了几声槍响，利切夫中尉的手就無力地垂了下来，他悄悄地倒在地上了。曼奈夫拿着手槍一动也不动站了一会，还想着这几顆直接射过叛徒的軍裝上衣的子彈，接着自动地把手槍放进了槍套，吐了一口又干又苦的唾沫，用厭惡的眼光看着利切夫的屍体。他的臉貼着新長出来的草地，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从他臉上冒着殷紅的鮮血。周圍的战士們大家都吃驚地屏着气，看了看連長發白的臉，都低下了头。好几顆砲彈帶着嘯声在离十来公尺的地方爆炸了，把泥土都炸飞了，空气充滿了火葯味道。等大家再抬起头看看他們的連長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直挺挺地跪着，好像是掉了魂似的，臉上的表情好像什么也沒有听見，什么也不知道。

“你們看見是怎么一回事了嗎？”他用出乎意外的又安詳又低沉的声音問。

“是，上尉先生！”一些站得最近的战士們不約而同地回答，“我們都看見了！”

“那現在就向前进，跟着我走！”

正在这时候他看見了迪米特尔，他剛赶到，正摸不清头腦，看着軍官的屍体，上尉犹豫了一下，接着就發出了新的命令。

“你帶領这个排！这排人你負責到底！”

“是，上尉先生！”迪米特尔仔細看着軍官的屍体

回答說。

在远远的地方砲队重新發出了强大的震耳欲聾的响声。

*　　*　　*

半小时后营队又發动了进攻。虽然事先采取了一切措施，但是第二連仍然是單独地冲在前面，猛烈地冲向德軍工事。德軍还沒有等到刺刀来就迅速后退了，但曼奈夫發現，德軍不是向后退，而是向兩旁撤。当上尉正在犹疑是不是要繼續追击还是等着友鄰的連队一起追击的时候，發生了从沒有想到的事：德軍猛烈地从兩翼反攻上来了，重新恢复了被打垮了的陣綫。在进攻中表現得这样卓越的第二連被切断了，孤立在德軍的腹地。

曼奈夫上尉覚得困惑，不知所措了，第一次命令停止連队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該怎么办呢？他緊張地咬着嘴唇，这时，保加利亞的砲队又用所有的火力轟击着德軍陣地。毫無疑問，德軍一定已打退了另外兩个連的进攻，現在砲队在掩护他們撤退。那他該怎么办呢？是轉身往回走呢，还是进攻德軍腹地，还是重新冒着側翼猛烈的砲火打开一条路，然后繼續撤退，讓德軍的机槍和迫击砲瘋狂地在这孤零零的一个排的背后扫射？能把即使是一个排撤到出發的地方去嗎？值得怀疑！总之，对他来說沒有其他出路，沒有，沒有其他出路！德軍傾注在他們头上的火力加强了，在矮樹叢中隐

隐約約地晃动着草綠色的制服。时間不能再浪費了，每一分鐘都是宝貴的！正在这时候蔡諾不知从哪里鑽出来，臉上顯得很疲憊，但却是鎮定和坚决的。

“上尉先生，”他用平稳的声音报告說，“在我們剛打开的缺口上發現了兩門德軍自动砲。”

“不会有絕望的情況！”上尉淸楚地想，“只要人还活着，就不会有絕人之路！”

“怎么都是一样的！”他鎮定地說，“我們要打开一条退路！”

“我們要打开一条退路很难，上尉先生！……就算我們打开了，还会碰到更糟的情况呢！”

曼奈夫上尉惊奇地看着这小伙子。

“嗄，怎么着，我們投降嗎？”他發怒地問，“你还想說什么？”

“按我的意思，我們应該向前冲，上尉先生，冲到德軍腹地去！”

“你瘋了嗎？”連長不能自制地嚷起来，但立刻就明白了，这样淸楚和直截了当地懂了，連他的心都由于愉快而顫抖。

“就是那个高地，上尉先生，”小伙子还是那样安詳地說，“到那边也許有半公里光景。”

曼奈夫上尉甚至連看也不看一眼那个高地，他从地图上已經都摸熟了。甚至于也不只一次在望远鏡里看到

过。那是个圆圆的，相当陡的高地，假如按照敌軍陣地佈置来判断，那里一定有工事。这个高地根据进攻計划估計是一个德軍据点，在德軍主要防線被攻破时，德軍可能在这个据点进行頑抗。

“这个想法妙极了！”他大叫起来，情不自禁地拥抱了这小伙子。“你想像不到这个办法是多么妙啊！”

“德国兵，”战士有一点發窘地接着說，“本来在这条防線上連一兩个鐘头也支持不住，……何況要支持一整天，那非慌作一团不可，直到……”

“快！”連長打断了他的話，“赶快跑到涅伊科夫那里去，把方向指給他，讓他們尽可能用最大的速度行动起来。”

在开始的时候战士們有点沉悶，不很乐意地前进着。上尉从他們惊惶的眼睛中好像看到他們在說：“不是往那边……我們要往这边去……到自己人那里去，最好是往自己人那里去，那怕要付出一切代价！”不，現在不能把他們集合在一起給他們作报告。

“快一些！”他急躁地指揮着，“加快脚步！”

在路上他們很容易地打散了半个匈牙利后备連，这半个連孤單單地掉在后面，摸不清情况，一看見外国軍队就以为只剩下了自己在对待敌人，所以赶緊跑了。小山头由德軍一个班占据着。第二連的战士們一刻也不停地猛烈地冲向防御工事，沿着斜坡往上爬。接着就听到

短促而气喘的“烏拉！”声，手榴彈爆炸了，暈头轉向的德軍一定也像匈牙利軍队那样以为只剩下他們孤單單地对付进攻的保加利亞軍队，轉身就跑。班代拉第一个爬上了高地，很快架好机槍立刻对准了德軍开火。几个穿着綠色制服的德軍倒下了，跌倒在新嫩的草地上，其余的都丢下了槍。

現在他們有足够的时候来看一看在德軍海洋中的自己的小島。曼奈夫上尉迅速地巡視了这个小山头，对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很滿意：从未見过这样好的防御工事。高地上三面都有兩道深战壕环繞着，尖利的蒺藜網使敌人难以从前面攀登上来，修得很坚固的碉堡甚至于可以經得起砲轟。擺着一挺一挺机槍的三座碉堡在防御工事系統的頂端。到处都能見到逃跑了的德軍的痕跡——乱丢的背包、鋼盔、裝滿机槍子彈帶的彈葯箱、空酒瓶、成箱的罐头食品，甚至还有一架無線电發报机。在指揮部里有一張不知从那里拉来的上过漆的矮桌子，上面擺着还沒有人动过的食物——香腸、黄酪干、罐头、几塊巧克力糖和几瓶封得嚴嚴的葡萄酒。

“我們打扰了他們剛要到口的午餐。”班代拉挺滿意地嚼着巧克力糖說。

連長又走到外面，他从指揮部陰暗的地方走出来后，那藍色天空耀得他的眼几乎看不見东西，从远处平原吹来的暖風好像人的手一样在撫摸着他。毫無疑問，

高地防御最弱的一部分是后面，他命令立刻在那里修筑防御工事。当然德国人沒有預料到高地会从后方受到攻击，而这回对他們有利了。好像是为了补償后方修得不巩固而給第二連造成的不便似的，德国人留給第二連部分武器——碉堡里的机槍、一堆手榴彈、几箱子彈。曼奈夫上尉又巡視了一下高地，發出了最后的指示。

“現在讓他們来吧！”他对蔡諾說。蔡諾一直在跟着他并用嚴肅的眼光看着周圍。“我們將要好好地招待他們一下。”

“上尉先生，我們可以在这里呆上一个星期，”蔡諾抑制住喜悅的心情說，“我們需要的东西，手下都有了。”

“只缺少水。”上尉覺得喉嚨發干，發覚了这个問題。

“不会需要很多水，”蔡諾自信地說，“我們的人很快就会打过来的。”

“現在我們有点像降落傘部队，”上尉笑着說，“我們將会記着这些……。”

在他剛走近指揮部的时候，砲彈就开始在高地上爆炸了。战士們稍稍弯着腰，但是还繼續在后面挖机槍巢和战壕。上尉吃了几口食物，喝了一杯葡萄酒，先前的疲劳很快就消失了。毫無疑問，他們的新处境是困难的，但是充滿了好的征象。現在有什么任务呢？沒有别的，假如敌人决定要拔出脚掌上的危險的刺，那就打退德軍

的进攻；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以便以后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是的，这完全不是輕而易举的任务，完全不是輕而易举的任务……。

蔡諾又走进了指揮部，在暗淡的光線里眨了眨眼睛，报告說：

“全連缺員十五名，上尉先生。除此以外，有五名伤員。”

“發現主力部队有什么行动嗎？”

“主力部队还远着呢，上尉先生，看起来，他們正沿着前線打得很激烈，不能分一部分力量来照顧我們。”

向高地射来的砲火越来越厉害了，但德軍直到两个鐘头后才开始进攻。进攻的德軍約有一百人，很容易就被防守的保加利亚軍队击退了，連手榴彈都沒有用上。只有一个人受伤，就是阿列克西。砲彈片击中了他的胃，曼奈夫上尉去看他的时候，只見他臉色腊黃，無力地躺在指揮部里輕輕地呻吟着。他一看見連長，就停止了呻吟，用一双發暗的痛苦的眼睛望着連長。

“伤在肚子上嗎？”連長不假思索地問，雖然知道得很清楚，就是伤在肚子上。

“是的，上尉先生，”他回答，他那悲伤的眼睛一直看着連長。

“医务員說沒有危險，……假如你躺着不动的話。我們的主力部队很快就会打过来，那时……將会有經驗

丰富的外科大夫替你动手术……。”

“是的，我知道，上尉先生，”阿列克西嘆了一口气回答說，“假如我們不讓德軍冲到这里，那我会活下去的……。”

“我們不会放他們过来的，你很知道，我們是不会放他們过来的……”

“是的，我知道，上尉先生。”

曼奈夫上尉在門口和斯托揚撞了一个滿怀，斯托揚跑来看他受伤了的朋友。他站了一会，敬了禮，喘着气說：

“一輛坦克向我們这里冲过来了，上尉先生。”

“坦克？”

“坦克！我亲眼看見的……我現在就回去，上尉先生……。”

其实不是坦克，而是自动砲。自动砲駛近高地时，就把長長的砲口对准高地，开始緩慢而有节奏地射击。自动砲不断变换着地位，注意地瞄准，一刻鐘以后就打毁了三座碉堡，但是战士們終于把机槍从最后兩个碉堡中拖了出来。战士們对这个裝甲的怪物無能为力，都憤怒地咒駡和威嚇着它。

三点半鐘左右，在高地右方村旁的公路上出現了六輛卡車，滿載着穿黑制服的精銳部队。他們在很远的地方就停下了，接着都散开同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的德軍混在一起。这回情况比过去嚴重得多了。敌人增多了兩

倍，还有一門自动砲，除了用它的砲火威脅他們以外，还可以用来做裝甲的盾牌，黑色的敢死队員可以在它后面一直爬到山头的頂上来。

半个鐘点后，进攻开始了。德軍一下子从各方面發动了冲鋒，而自动砲慢慢地爬向山頂。在它的后面德軍像一条尾巴一样躡手躡脚地蠕动，手里緊握着冲鋒槍。蔡諾站在战壕里，首当其冲，手里拿着一束手榴彈。他的臉上嚴肅而緊張，他的眼睛靜靜地在燃燒。自动砲越来越近战壕了，它那馬达和履帶嘈杂地震耳地响着。当这鋼鉄怪物靠得非常近的时候，蔡諾輕捷地爬在壕前的土堆上，用力一揮手，就把手榴彈擲在履帶下面。听見猛烈地一声爆炸，蔡諾略为弯了弯腰，又扔出了第二束手榴彈。自动砲釘在原地不动了，但是馬达还在响，在嗆人的汽油味中顫动着。班代拉巧妙地躲在旁边兇猛地用輕机槍扫射，自动砲后面的精銳部队很快就被打散了。

在混乱中誰也沒有發現蔡諾怎样在土堆上抖动了一下，無声無息地滚到战壕里去了。德軍从各方面冲上来，用冲鋒槍扫射着，嘴里瘋狂地用德文喊着听不懂的咒駡語。肉搏战很短促，但是非常猛烈。有几个敢死队員甚至冲到了战壕里，但是都被打死了，其余的都被像冰雹一样的一陣手榴彈打退了，山坡上滿佈着穿綠色和黑色制服的屍体。第二連战士們用步槍打死了他們后，再用机槍对着逃跑的德軍射击，胜利地叫喊着。这时远远地在总战

線那边，保加利亞的砲兵部队以强大的威力在轟击着。

班代拉第一个發現了蔡諾，他仍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战壕里。他急忙放下了机槍，惊慌地跑过去，慢慢地把他的朋友的臉翻过来。班代拉站起来时，他的臉上白得像死人一样，嘴唇輕輕地顫抖着。

“死了！”他輕輕地說。

因为沒有人听見他的話，他高声地喊起来：

“他們把蔡諾打死了！”

曼奈夫上尉随着第一批人跑了过来。战士在自己的崗位上被打死了，一排冲鋒槍子彈在他胸口上怕人的打了好多洞。他那張寬闊、漂亮、健康的臉蓋上了一層死人的灰白色，透明的眼珠好像还敏銳地和憤恨地瞪着什么。一顆槍彈打爛了他的喉管，他的胸膛染滿了凝固了的血。連長帶着憤怒的心情，淚眼模糊地环視着周圍的战士們的陰沉悲痛的臉。

“把他从战壕里抬出来！”他用低沉的声音命令說。

他們把英雄抬到山頂上，把他放在綠色的草地上，他是冰冷的，不动的，俊美的。在他的上空閃耀着柔和的、憂郁而發藍的匈牙利的晴朗的天，微風輕拂着他那凝然不动的臉。廸米特尔在地下攤开了一塊白手帕，帶着痛楚的臉色，从死者的衣袋里把遺物取出来，一件件地放在手帕上。忽然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战士的手里拿着一張照片，照片下角蓋着一个藍印。那上面是一个在猙獰地笑着

的滿腮鬍子的憲兵，他右手扶在步槍上，左手拿着一个齐脖子砍下来的淺色头髮的小伙子的头顱。大家对这个被割下的头顱的面貌非常熟悉和亲切，就和現在躺在草地上胸口被射穿了的英雄的臉一模一样。不用說出他的名字，大家都認識这是他那个在游击战爭中犧牲了的哥哥。

大家用軍大衣蓋上了英雄的屍体，把照片放在他的胸口。現在晴朗的天空下躺着兩个人，战士和游击队員，靜靜地、無声無息地躺着，他們不能看到，也不能了解到悲痛的和被战斗硝烟燻黑了的战士們的心灵在輕輕唏嘘，怎样忠誠地宣誓，心中怎样交杂着眼淚、爱情、仇恨和忠誠。矮矮的、黑黑的、心情激动的曼奈夫上尉默然地站在屍体旁边，最后开始說：

"同志們，一个优秀的战士犧牲了，一个我們的同志在同人类的敌人作斗爭中犧牲了。讓我們跪下来为他哀悼吧！"

像在傳奇中所說的似的，發生了这样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議的事。在一个誰也不知名的匈牙利的綠色小丘上，在敌人的腹地，在死亡和殘暴的包圍中，在迢远的、晴朗的藍天下，第二連的战士們默默地跪着，柔和的微風吹拂着他們的溫暖的臉，平原湿潤的香甜气息送进他們的鼻孔。在很近的什么地方，随着一种强烈的冲击声展开了战斗，保加利亞部队生龍活虎地击潰了德軍的陣地，向山头挺进，挺进……。

譯后記

保加利亞人民是勇敢、勤劳、热爱自由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傳統。不論是在历时五百年的土耳其長期压迫下，或是在保皇的專制統治和德国法西斯的奴役下，他們都进行了百折不撓的斗爭，終于取得了人民的胜利。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保加利亞人民在苏联軍队的帮助下，在保加利亞共产党的領导下，推翻了保皇的法西斯專制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然后，緊接着勇敢地投入了衞国战爭，同苏联兄弟和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人們一道，进行最后击潰希特勒德国的斗爭。

解放以后，保加利亞的旧的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并沒有完全被打碎。共产党人在新組成的內閣中仍占少数，但是許多地方政权实际上已經掌握在共产党領导下的祖国陣綫委員会的手中。当时，为了立刻参加反法西斯战爭，来不及根本改組軍队，保加利亞共产党就采取了在軍队中任命副司令員的制度，即在旧軍队的基础上

进行部分改組，任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高級軍事部門的副司令員，以保証軍队的战斗力和順利地进行对希特勒德国的战爭。

小說“第二連”就是描写一支旧軍队怎样变成人民的軍队和保加利亞軍队在衞国战爭中的英勇事迹。

巴維尔·維任諾夫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九日生在索非亞。他畢業于瓦尔納市的一所中学，后来，在索非亞大学讀哲学。他做过“盾”、“文学展望”、“艺术与批評”等刊物的編輯工作。解放后，維任諾夫参加了衞国战爭，編輯“前綫战士报”。現在，在諷刺报紙“大黄蜂报”社做編輯工作。

維任諾夫开始从事写作的年代，正是保加利亞工人运动的高漲时期。他当时虽拥护这一运动，但是在資产阶級文学思想的影响下，写了“白天和夜晚”、“藍色的黄昏”等一些帶有頹廢色彩的作品。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解放后的巨大的革命变革，給了維任諾夫的創作發展和艺术改造很大的影响。直接参加衞国战爭，对他的艺术改造有特别重大的作用。

在維任諾夫的小說中，关于衞国战爭的描写同資产阶級作家的描写迥然不同。他掌握了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創作方法，揭示出衞国战爭的偉大历史意义，描繪了正义战爭的許多方面。維任諾夫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

对保加利亞軍队中的德国奴役者的代理人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因此，我們在他的作品里，一方面可以看到新人物、英雄、游击队員、共产党員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内部和外部的殘酷野蛮的敌人的形象。此外，保加利亞和苏联战士之間的友誼，在小說里也有真摯动人的描写。

維任諾夫的其他著作有："沒有鋪石的道路"（一九三八年）、幽默故事和諷刺小品集"柔軟的家具"（一九四八年）、为少年兒童写的关于衛国战爭的小說"为了祖国的光荣"（一九四九年）、"运动場上的旗帜"（一九五〇年）、"在原野上"（一九五〇年）等。其中"在原野上"曾榮获一九五〇年季米特洛夫獎金二等獎。

这篇小說是作者的小說集"第二連"（一九四九年出版，共收七篇小說）中的一篇，是維任諾夫的代表作之一。这本小說集也曾获得一九四九年季米特洛夫獎金二等獎。

1956年5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第二连
作者＝（保加利亚）维任诺夫著北索译
页数＝１６０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１７６
出版日期＝１９５７年０２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正文